

# 造反才有自由與生存—— 傳奇性十足的松本哉

文 / 劉黎兒（旅日知名作家）

松本哉是我的鄰居，我在東京住過阿佐谷多年，現在的中野也住了多年，松本哉和他的素人之亂基地高圓寺正好在阿佐谷和中野之間，高圓寺是我每兩天就會去一次的生活圈，我以擁有松本哉這樣的鄰居為榮，高圓寺、阿佐谷或中野這一帶的居民大多也和我一樣吧！

松本的頭銜或許是二手店店長，或許是革命家，或許是思想家，或許是作家，也或許是反核運動家。「素人之亂」或「貧乏人大造反集團」，都跟他這個主策畫人劃上等號，連電影《晚安龍宮貝》（おやすみアンモナイト）也以他的造反史為主要描述對象。他在日本儼然已是傳奇人物。

松本愛造反，  
反對管理教育、反管理社會、  
反那些靠某種機制就自動賺錢的資本主義、  
反對有錢有權人搞的核電、反對都市開發……等，  
是個打游擊的造反王。  
他的造反有大有小，小的有要求公廁衛生紙免費化，  
大的有要求房租免費、廢核。

雖說是素人造反，但他的造反已經有相當成熟的智慧，或許算是造反的玄人，而非素人。又，即便近來每次的造反都很成功，但松本依然維持著素人精神。他的造反或可稱為是認真的搗蛋，因為造反的課題很嚴肅，目標很明確，但是一定要

好玩，他的表情永遠有大頑童的調皮，是永遠的孩子王。

造反是對於操控社會、個人的國家機器及資本、權力的抗拒，但松本不僅止於反抗而已，因為他對於人跟人的關係有最基本的信賴，也對他生活的地區、街坊鄰居有愛，因此他再怎麼胡鬧、造反，他所在的商店街的老爹、老闖娘們都支持他，就算鬧得過分了，也頂多要他在下次的祭典裡多幫點忙。

說起來，也許整個地區或甚至整個日本，都需要像他這樣有胡鬧、造反精神的人存在，才有活性化的可能，不再死氣沉沉。

松本哉相信只要有人跟人的牽絆關係，只要跟生活的社區、街坊有連結、感情，人沒有錢也能活得下去，不會遭到操控，活得更自在，也不會受制於全靠錢所建立的價值觀，不會輕易為了還不起貸款、遭裁員或找不到工作就去自殺。人不管怎樣都是活得下去的，沒有錢也沒什麼大不了，而這正是他的「なんとか（沒什麼大不了的）主義」！

日本反核運動也因為有素人之亂在二〇一一年四月十日率先在高圓寺商店街反核，居然一口氣匯集了一萬五千人，是三一一之後首次大規模的反核行動，而且普通年輕人、商店街阿桑的反核，不再是左翼或工會、環保團體的專利。許多如京都大學原子爐學者小出裕章和社會學家們，也都認為松本哉發起的這次反核，讓日本的反核運動進入一個新紀元。

松本哉是一個有爆發力的思想家，不時會湧出好點子的智多星，也有對人的基本熱情，因此是天才活動家；這或許跟他的出身有關，他的父親是研究東京下町（老街）作家永井荷風等的文學評論家，拿兒子的名字當筆名，因此在日本文壇，「松本哉」代表的是親子二人，是少見的奇妙；母親是曾參與學生運動的左派翻譯工作者，想過自給自足的生活於是自行遠去外鄉。父母都是不在乎世間常情看法的自由人，從不要求他要跟別人一樣，松本哉雖然進大學後就跟父母沒有什麼關係了，但他身上確實流著兩人的血無誤。

松本哉在江東區、墨田區等下町地區長大，或許也因此對於街坊格外有認同，覺得街坊是屬於自己的，所以怎麼鬧都不擔心。他從東京東邊的下町經過在市谷的法政大學，二〇〇四年起落腳在東京西邊下町的高圓寺，同樣適應、認同得很快，迅速成為高圓寺的一部分，而高圓寺也少不了他。

松本哉讀的法政大學也是日本當時（九〇年代）還算殘存有學生運動或左翼活動遺風的大學，讓他大開眼界，發現了胡鬧、造反的可能；從反對大學再開發，要



廢核！八一六銀座示威活動。素人之亂領導人松本哉表示日本有八成的國民贊成廢核，但當權者卻無適當回應。

求自己的大學維持大學應有的窮酸味，其後還在全國幾處著名大學也成功發起類似的組織及串連。

窮酸味就是人情味，是很珍貴的味道，校園或市區更新再開發，就會無機化、喪失人情味。因此這些活動在他離開大學後等於又延續下去。他不相信造反是青春時代才能做的事，他讓人覺得窮學生、窮人造反有理，至少給窮人一點征服世界的預感、一點希望。他跟一起造反的人都不覺得自己搞的活動是能賺錢的，而是普通的人上街頭一起搞音樂、表演，大家就這樣玩起來，不花錢也能創造文化、連結不認識的人。這是松本哉認為有意思的事，慢慢地也變成是許多日本人認為有意思的事。

松本哉自己拒絕了樣板式無趣的人生，也提醒了日本人，世上還有很多其他的價值、文化存在。有些是日本已經喪失了的，如果不去反抗，稍微胡搞一下，活在東京其實跟活在鄉下一樣都是井底之蛙。社會不應該只有競爭和消費的原理在運作，這樣的社會不正常。人應該要擁有遠離競爭社會生活的可能性，用更輕鬆的方式活下去；人應該要確保擁有隨時能逃脫的選擇，才不會因為綿密的人生計畫走樣，而走上絕路。

松本沒希望自己的價值觀有人繼承，只是單純希望創造出有各種價值可以選擇的環境：大家造反，即使沒有推翻權力，但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裡，建立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革命後的世界」，也是夠了。就算回到不依賴幕府又沒有那麼多強制性管理的江戶時代也不錯呀。

松本哉對於那些強悍的有錢有勢或擁權者常開口大罵「ふざけるな！（別開玩笑了！）」雖然他自己明明也是很愛開玩笑的，幽默滿點，但若不反抗、爭取，權力是會不斷壓迫過來的。因此堅決反對高高居上的權力強加給市民的無意義規定，是有其必要性的。在做法上，松本是非常細膩貼心的，三一一核災之後，他會對上門來買東西的客人提醒「今天下雨唷！小心輻射污染，要撐傘唷！」能影響一個人就算一個人的熱情也影響了我，令我格外期待他也用素人之亂的造反精神、方法影響台灣，讓台灣人同樣拒絕屈服於權力的管理、欺壓，自己創造所想要的街坊、城市或國家，活得更自在輕鬆，不受勝負競爭、消費社會的單純價值所束縛！



1. 松本哉的店裡擺售有他及父親兩位「松本哉」的書以及他的韓國版的《素人之亂》。從展售櫃就看得出該處原本是化妝品店。
2. 本書譯者陳炯霖（左）與松本哉在「沒什麼大不了Bar」合影。炯霖身為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一員，也是本書重要的牽線人之一。
3. 本文作者劉黎兒與松本哉在其經營的二手店「素人之亂五號店」店內合影。

# 素人輩人 都來亂

文 / 黃哲斌（前《中國時報》資深記者，自由撰稿人）

我是個輩人，是個庸人俗人，忘了什麼機緣什麼來處，我聽到松本哉其人其事，一聽，就著了迷，於是大量搜尋閱讀他的資料，破報、苦勞網、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我一面讀，心裡不斷發出聲音：「這傢伙，真是太讚太有趣了。」

再仔細想想，我最早是從苦勞網裡，讀見松本哉來台參加反核活動的訊息；而苦勞網正是台灣少數具有「素人之亂」氣質的媒體；然後，出版社就邀請我幫這本書寫幾個字，這一切拼裝起來，真是巧合到太亂來了。（笑）

松本哉其人其事，這書後頭就有了，容我不再贅述（浪費紙張篇幅，是要多砍樹的呀）；我被他打動的，是關於我們這個時代，惡搞者的反抗精神。

這時代，很難是革命兒女攜手共赴國難的時代；這時代，很難是烈士慷慨就義上刑場抹脖子的時代；這時代，是連艾未未都以裸照、以借據、以肉身展演，來對抗全世界最大流氓集團的時代。

這時代，是孩童般的奇想與笑聲，  
對抗大人世界腐敗惡臭的時代。

然後，我想起一群人。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九日，《蘋果日報》A10版出現一個半版廣告，標題為「要做事？做好事！——保留90%，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廣告右下方署名「本

廣告由四百多位部落客與「HEMIDEMi」黑米共享書籤網友發起與贊助」。

這是台灣首次由部落客自發性募資委刊的報紙廣告，一群背景迥異、興趣紛歧的網友，因為一項公共議題——樂生療養院因新莊線捷運被迫拆遷，開始在網路上討論、交換資訊、形成共識，最後採取行動。他們除了集資二十萬元，在《蘋果日報》刊登廣告、組織樂生巡守隊，也在四月十五日發動街頭遊行。

在這之前，台灣的政商集團共謀攫奪樂生療養院，以捷運通車帶來的土地利益、周邊開發的龐大商機，壓倒性地掩蓋了部分院民不願搬到醫療大樓的事實、掩蓋了樂生院舍具有歷史價值的事實。

主流媒體刻意忽視這則新聞，  
或是淡淡地輕描數筆。  
一名大報地方特派員曾如此評述，  
「樂生的新聞很無聊，沒有人會想看。」

直到這群年輕部落客發起行動，不斷抗爭，樂生議題成為二〇〇八年總統大選的重要辯論議題，直到今年，二〇一二年總統大選辯論會，樂生仍是場外抗議的焦點。

社會不會自動改變，除非我們介入。

後來，那群參與樂生運動的部落客，豬小草、Wenli、董福興、Portnoy、瓦礫、

# 窮人街頭 藝術家

文 / 黃俊隆 (自轉星球出版社社長)

本書簡直可以媲美《宅女小紅の空虛生活智慧王》，上知搭霸王車，下知賣咖哩飯，造福廣大窮苦逼哀的上班族。

不過松本哉是窮人生活的街頭藝術家，小紅則是一秒不講垃圾話就會暴斃、一天到晚閒閒在家沒出息的宅女。

但請放心，這兩本書給人一樣聰明的生活智慧，只是其中一本看完比較不空虛！

胡恰……他們有的進入職場奮鬥，有的出國念書，有的加入跨國部落客翻譯計畫，有的成立另一個網路搞笑團體：「台灣幹得好新聞社」，以嘲諷手法，日日惡搞台灣的政治與媒體。

他們及其他網路的愛情故事，諸如三鶯部落議題，諸如苗栗大埔事件，諸如國光石化抗爭，深深深深地影響了我，讓我做出自己的生命抉擇，離開主流媒體，重新流浪另一種人生。

我不知道，歷史將如何看待這些樂生運動的年輕人，如何看待松本哉，如何看待這一整個世代；畢竟，我們已非身處於一九六九的年代，我們是一個全新的，素人輩人都來亂的世代。

# 自序： 貧窮人的逆襲 ——免錢的生活方式

歹勢！怎麼一開始就講得好像有點過頭了，什麼免錢的生活方式？科科，坦白講，其實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事啦。

但是，請千萬冷靜！別急著打我啊！我早已研發出超越這個目標的無敵作戰法計畫了，大家請放心哪！

說起來，這世界真是愈來愈無聊了。老是有人要出來呼籲該怎樣過生活，這個不能做，要拿那個誰誰誰做榜樣……真夠煩的你們知道嗎！

最近有個很常被掛在嘴上的詞，叫做「格差社會」<sup>(註1)</sup>，是個大家一聽到，就馬上緊張地想拚命往上爬的詞。只是，我們怎麼可以被這麼笨的社會潮流給淹沒了呢！當我是白痴嗎！當個不上不下的上班族，用三十年的貸款買房，想跑也跑不掉。跟無聊的男人結婚，過著百般無聊的家庭生活，最後又受不了壓力掐死自己小孩？向公司宣示效忠，想像自己將被提拔成高級主管，結果卻發現自己只被當成耐操的廉價勞工，最後還得憂鬱症然後翹辮子！還有比這些更笨的事嗎？

嘿！  
但反正事情都已經演變到這地步了，  
那我們是不是更該豁出去，  
來過個任性的人生咧？

(註1) 指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社會現象。

(註2) NEET，英文全名為「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指不是學生，沒有工作，也沒有意願工作的成年人。

(註3) Freeter，非正式員工的打工族。

看看現在社會上的輔導就業政策，說要支援什麼尼特族<sup>(註2)</sup>、飛特族<sup>(註3)</sup>，結果還不是都在勸人「認真打拚」！

好，那我們看看什麼叫做認真打拚？薪水低得要命又要被操到半死，放假時想上街輕鬆一下，商店裡卻堆滿了一拖拉庫新產品，似有若無地不斷刺激著你的消費慾。剛領薪水的你很容易被誘惑，一個不小心就買下十萬圓高級微波爐之類的白痴東西，口袋又再度一毛不剩。想找個地方休息，一到公園，卻發現長椅上被裝了幾個莫名其妙的手把，想躺下來睡覺也不行，車站的候車室被拆掉改裝為星巴克，走到哪裡都在向你要錢。百般無奈地回家，打開電視，就看到融資公司的正妹廣告說：「大家來借錢唷！」以為去借錢可以碰到美眉，結果那裡只有一台冷冰冰的自動借款機在等你，最後還會被臉色很難看的硬漢們討債……（喂！這跟當初說好的不一樣吧！）

那好，我們不借錢，每天辛勤工作，努力存錢，買了液晶電視，也買了乾洗衣機，再拚命點買台TOYOTA（當然是貸款），在千葉或埼玉等鳥不生蛋的郊區貸款三十年買棟小房子，花光退休金買塊好墓地。一直到死為止，你都必須把賺來的錢吐得一乾二淨，這就是在這個「格差社會」裡認真打拚的下場呢！  
嗚嗚……這是什麼世界？聽起來未免也太無聊！

「我是正職員工，結了婚生了子，也買了自己的房子，我該算是人生勝利組吧？」正在想這些事的你，實在是又傻又天真呢！告訴你，你早就是個大窮人了。真正的贏家，是沒事幾年不工作，錢也會自動滾進來那群人。但是想成爲這種人，必須心狠手辣，想辦法幹掉身邊的競爭者，也就是一般人通常做不到的事。更何況，錢會自動滾進來，正代表別人正在代替你辛苦工作。如果想過這種生活，最好覺悟一件事，那就是自己隨時可能被世上的窮人們窮追猛毆。

那……平凡的我們如果不工作，又會怎樣呢？  
當然是一下子錢就花光光，窮到連吭都吭不出聲來啊！  
必須一步一腳印生活的我們，真是不折不扣的窮人呀！  
我甚至可以說，  
現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這樣的窮人！  
頂多只是優秀的模範受刑人和麻煩製造者的區別而已，  
說穿了大家同樣都是囚犯唷！  
嗯……到了這個地步，看來是非逃獄不可了！

不過在這個社會上，只要一有人說出「我只想過自己喜歡的生活」這種話，一堆煩死人的傢伙就會馬上展開勸說：「不行，你要更努力才是啊！」、「要爲社會貢獻哪！」……等屁話。而我，只想請各位記住一件事，那就是繼續相信著「爲社會打拚→促進社會經濟繁榮→從中乞求一丁點兒溢出來的榮華富貴」的生活模

式的人，不是被那群有錢人騙了，就是相當優秀的奴僕。所以，請別再自欺欺人了，爲公司做牛做馬，最多也只是換得一點卑微的零用錢罷了！

相對的，如果是用「做喜歡的事→發生困難→想辦法解決」這種思考模式的話，就顯得正常多了，而且能爲人生帶來許多大快樂呀！

好！那麼就決定任性地生活了！耶！我們再也不要聽那些無聊傢伙講的話了！一起輕鬆快樂地生活吧！屬於窮人的力量要開始猖狂了！就這麼決定了！慶典開始了！Party開始了！來亂了來亂了！

讓那些傢伙知道窮人的力量有多可怕吧！

## 序：再讓我補充一下

等一下！揪兜嘛ㄉㄟ！你們這群傢伙，別太緊張嘛，來，再聽我說兩句。

這個社會比我們想像的更現實。如果你下定決心過快樂的日子，接著很衝動地辭掉工作，開始在公園做吊床，每天在那裡睡午覺的話，有很大的可能會有附近的小孩跑去向大人告密說：「把拔，那裡有個白天不工作的叔叔好奇怪……」引起社區騷動。

更何況，如果不幹活，成天睡午覺的話，一下子錢就會花光喔。被退學、被家人唾棄、遲付房租跟房東大吼大鬧、沒東西吃只好去當小偷、勒索國中生失敗被反

霸凌，實在沒辦法，跑到附近老房子跟裡面的歐吉桑說：「你家出現了大量白蟻，隨時可能崩塌！付我兩百萬，保護美麗家園！」結果騙不倒他反而被揍得鼻青臉腫（老一輩的歐吉桑可是比預料中強哪！）最後無可奈何，只好回吊床睡覺睡到餓死。這哪裡快樂呀？這樣下去一點也不好玩呀！

那到底是該怎麼辦！

首先，  
我們必須學習盡量不花錢的生活方式，  
這可不是叫你當個小氣鬼！  
我們要學的是足以應付各種危急狀況的求生術。  
你也能邀街坊鄰居一起加入這個行列，  
這樣大家就能互相支援，生活將更加輕鬆。  
也可以集合眾人力量，創造屬於自己的工作或娛樂，  
如此一來不但壓力大減，  
也不用再擔心錢會被黑心商人污走！  
如果政府想出一些企圖妨害我們生活的餿主意，  
讓我們自覺遭到脅迫，  
大家還能一起站出來大喊「你給我小心點！」  
如果連這個抗議技術也學起來的話，  
那就更加無敵了！

看看每天醉醺醺的越南餐廳老闆吧！回想一下江戶時代，那群笨蛋古人過了中午就沒事在街上晃，看到色情版畫（也就是浮世繪）還會興奮地呼朋引伴！可見，當人們慵懶地生活時，地球還不是如常旋轉，何不一起追尋前人的腳步？

不要再像奴僕一樣地追求「人生贏家」的目標了吧！這本書將教你，如何靠自己的力量快樂隨興地生活！總而言之，這本書是我們窮人階級的求生祕技攻略本！怎麼樣，準備要五體投地了嗎？

吵吧亂吧！慶典即將展開！趴踢要開始啦！



# 台灣版序章—— 歡迎光臨日本的白爛窮人社會

正在各地無所事事的窮人們！大家好嗎？詳載各項窮人求生祕技的超白爛實用書《素人之亂：日本抗議天王寫給22K崩世代的生存祕笈！》中文版終於出版了！耶，我想該是放鞭炮慶祝的時候了！

各位台灣的朋友們！  
你們知道現在日本正發生什麼事嗎？  
前一陣子我們還被人叫做「經濟大國」，  
轉眼間這幾年的景氣就一路跌到谷底，  
就在大家著急著經濟老是沒起色之時，  
史上最大的超級地震和大海嘯又來鬧，  
整個日本陷入大恐慌！  
然後隔天核電廠又大爆炸，  
長久以來政府宣傳的「核電絕對安全」神話徹底瓦解，  
輻射不知道要害死多少生命！  
搞什麼呀？  
口口聲聲說的核安都到哪去啦？

就因為災難接連不斷地降臨，現在世界上的人只要聽到日本兩個字，都會很擔心地問：「日本沒問題嗎？要加油呀！」嘿！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其實這幾年日本各地的笨蛋窮光蛋們，突然一個接一個覺醒，每個都活蹦亂跳地在搞自己最喜

歡的傻事！我甚至可以說，這幾年下來，日本追求個人財富的人已經急速凋零，反而是脫離傳統價值觀、自己跳出來搞些有趣玩意的人愈來愈多！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以富人為主的世界正步向末日，那些只懂依靠財團勢力生活的人，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更難過了。

是的！窮人正在對富人展開全面性的反擊！日本的真實樣貌早已和你所想的大不同！太強了、太猛了！日本總算變得愈來愈好玩了！

就是在這樣的潮流下，本書於三年半前在日本出版。許多人讀了這本書後，開始辭掉原本的工作，拒絕乖乖當有錢人的奴隸，開起莫名其妙的謎樣店舖，過起悠哉的生活！嗯……真不錯！相信等到你翻過本書，體會了現在日本最先端的生活方法，就能理解。

歡迎光臨日本的白爛窮人社會！

# Contents

- 
- 002 推薦序：  
造反才有自由與生存——傳奇性十足的松本哉 / 劉黎兒
- 008 推薦序：  
素人輩人都來亂 / 黃哲斌
- 011 推薦序：  
窮人街頭藝術家 / 黃俊隆
- 012 自序：  
貧窮人的逆襲——免錢的生活方式
- 018 台灣版序章：  
歡迎光臨日本的白爛窮人社會
- 
- 022 第一章：貧窮人救急生活術
- 070 第二章：無敵的席捲街坊大作戰
- 110 第三章：一起造反
- 166 第四章：連這種店都可以活下來
- 178 第五章：兩宮處凜（右翼）×松本哉（左翼）  
對談集
- 
- 204 松本哉年表
- 222 結語：窮人可是不會乖乖聽話的！
- 225 台灣版後記：We are the 99%！
- 



貧窮人救急生活術

---

第一章

## 便宜 住宿法

各位窮人們！阻撓我們自主生活的頭號敵人，無疑就是「房租」。東京的貴房租舉世聞名，在東京租個房起碼要六、七萬日幣。以一般打工的時薪八百日圓下去換算，竟然要八十個小時才付得起！光為了個放行李、睡覺的場所，竟然要工作十天！實在是太過分、太畜生了！正因如此，我們首先就要先來研究便宜住宿的方法。

### 破公寓研究

#### 尋找超便宜租屋的最大祕訣

想便宜住宿，傳統的做法果然還是找老舊公寓。我們就先從如何找公寓開始研究吧！

一開始要做的是逛遍房屋仲介公司，總之就是逛愈多家愈好。現在的仲介都把資訊貼在網路上，所以常有跑再多家，看的房間都是網路上那幾間的情形。可是請不要氣餒，因為不管是哪一家仲介，都一定有未公開的私房菜，發揮耐心多跑幾次的話，一定可從業務員口中打聽到這些不外傳的機密物件。

靠仲介費生存的業務員，一開始通常都會從貴的房子先介紹，<sup>(註1)</sup>若無其事地撒謊說：「唉唷！這條街上最

(註1) 日本的租屋仲介手續費通常是該房一個月房租的一半金額，也就是說房租愈高，手續費就愈高。

(註2) 日本租屋面積以榻榻米的單位帖來計算。兩帖等於一坪。

便宜的租金都要六萬起跳啦！四帖半的小房間早就沒了，現在大家都嘛喜歡住大間的……」<sup>(註2)</sup>記住！千萬不要被這種說詞給騙了，絕對有超乎你想像的超便宜破房的。如果你時間允許，請先把附近的房屋仲介逛上一遍，然後開始跑第二輪。一進店門，看到業務就哭訴說：「唉，怎麼都找不到呢？難道真的沒有好房子了嗎？」說不定他就會稍微被你的悲情打動，鬆口說：「唉呀，其實是有個不大值得推薦的地方啦……」然後默默地從抽屜抽出一本神祕的檔案夾，一邊看一邊喃喃自語：「這間一定不行啦！樓下是居酒屋，又吵又髒……」這時如果你大喊：「這個很好呀！」他搞不好會狐疑地說：「這樣也好？那還有這個，你看怎樣？」愈來愈多不外傳的祕屋就會陸續出籠！

此外，像那種藏在小巷子裡，一個懶洋洋的阿伯在顧的店，也常出乎意料地擁有許多便宜房子。可千萬別小看他們！跟三不五時就慫恿房東：「這裡的房價可以再高喔！」的大型連鎖店相比，那些不需謀取暴利，和慈祥房東交際甚久的阿公店，是絕對擁有萬年不漲的優質物件的！

所以，找房子還是要多跑幾間，挖出網路上沒有的資訊，找出不可置信的奇屋，才是勝敗關鍵呀！

### 房租免費！3DK<sup>(註3)</sup>三萬！！

實際上去找房子後，肯定會發現不少便宜貨。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高圓寺有一萬六千圓，豐島區的雜司谷有一萬三千圓（都是三疊）的雅房。葛飾區有一間月租三萬圓，附停車場的3DK透天厝！只可惜「最近車站：從公車站徒步二十分鐘距離」。但請各位小心，一味追求便宜的話，難說不會碰上發生過全家屠殺案的大凶宅！所以請務必嚴厲拷問業務員，讓他老實吐出便宜貨的來龍去脈。

稍微郊區一點的國立市，則有「房租免費」的房子。因為那裡是教會，入住條件是「每個禮拜天請來祈禱」。喜歡禮拜六晚上出去狂歡，喝到早上才回家的人就不大適合了。

在年輕人嚴重流失的鄉下城鎮，甚至有地方政府願意出錢補助單人房房租。我記得不大清楚了，但應該是在北海道的鄉下，有一間月租兩千圓的六帖房。我到現場一看，竟發現那是一間東京也常見、有老舊木窗的破公寓！那個房間，每到冬天就會有零下幾十度的寒風從縫隙吹進來，據說就算出門時開暖氣，回家時也會發現所有的家具都結冰了。果然是個不得了的房子。嗯……請問是有誰會想住？

(註3) 三房一廳一廚房。

### 縱列三疊房，或是像出租倉庫的房間

當你認真找房子時，除了能找到便宜貨外，也可能會遇上「超白痴房子」。我遇過最好笑的是一間三疊房，因為它的三疊竟然是縱列一排，整個看起來又窄又長！站在門口會覺得窗戶離自己好遠，幾乎要以為自己是個住大房間的好野人了。只是……喂！是以為窮人都很好騙嗎！這麼窄是要怎麼住人！家具要怎麼放！真是的。而且仔細觀察房子的隔間後，才發現那根本是用走廊硬隔出來的。嗯……會做到這種地步的黑心房東搞不好會隱瞞更多祕密，千萬要小心！

我也看過從池袋站走路三分鐘到，月租八千圓的超便宜房。不過仔細一問才知道那裡是「地下室、兩帖、沒有窗戶、廁所共用」。這……這真的不是倉庫嗎？看它裡面有一個壁櫥讓人放行李，才很不情願地承認好像是可以住人。喂！可是這種根本更適合拿來監禁女童的房間，搞不好真發生過什麼社會事件吧！真是恐怖得叫人不敢住！

還有以前在新宿的仲介公司，還看過房屋介紹一覽表上，有個房子在廁所的項目寫：「廁所：附近有公園」真的是非常強大。

## 決死的殺價交涉作戰

好！決定房子以後接下來就是錢的問題了。可千萬不要任憑房東或仲介擺佈，努力地殺價吧！像押金、保證金這種本來就會還回來的錢，一開始若設定為高金額，那下殺的空間一定很大。不過，在以東京圈為中心的各個區域存有一種惡名昭彰的風俗叫做「禮金」，租房子時若沒有向房東奉上禮金，就無法入住，而且還是固定金額，就算法律根本就沒有這種規定，但事實上如果不付的話，房東就絕不簽約。像這種不成文的規定實在很奇怪。譬如我們辦網路時，常聽到電信公司的促銷案說：

「前三個月免費」對吧？明明房租也該用同樣的手法促銷才對，怎麼會反其道而行？簡直莫名其妙。但也正因為此，只要你敢喊價，識相的房東通常也都會願意把禮金降低。（應該說，這筆錢本來就不該付！）

至於仲介費，因為是仲介公司的收入來源，往往很難殺。但如果是小巷子裡的那種阿公店的話，偶爾還是能遇到可議價的。總而言之，就是多試沒錯！

再來講講殺價祕訣。一般來說，最傳統的手段是雞蛋裡挑骨頭。「廁所的水龍頭關不緊！」、「瓦斯爐竟然要用火柴才點得著！你當我白痴嗎？」……諸如此類。只不過，這個方法其實效果不大，而且容易得罪房東。為

了怕他日後找你麻煩，還是節制一點比較好。

打聽房子的現狀，通常還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房東正準備重新裝修，就說：「壁紙不用換呀！」「地板那麼乾淨！不用重鋪了！」……等，這樣的話房東也樂得輕鬆，自然願意降價。比方我在高圓寺租的一間原本是辦公室兼店舖的房子，本來房租是十萬圓，交涉的時候我提議，前任房客留下來的辦公室雜物、垃圾全部交給我來處理，沒想到就這樣成功地殺到七萬！簡直效果絕倫。

還有個搏感情的大作戰法！就是在和房東初見面時，多說些真假難辨的話來拉攏情誼，比方說：「什麼？阿伯您也是島根縣來的？我阿公的小弟的堂弟的孫子的老婆也是島根人耶！哈哈！真是巧！」（是說如果穿幫會被人瞧不起，所以沒事還是別說謊得好）如此一來，房東搞不好就會說：「哈哈！原來你也是島根人。從鄉下一個人上來很辛苦，沒辦法，就讓你砍五千吧！誰叫大家都是島根人呢，哇哈哈！」

總而言之，黑心業務通常喜歡調高房租來賺取手續費，最重要的還是跟房東打好關係！

## 房租變便宜了？付房租大作戰

好，總算入住了，接下來的挑戰就是房租。其實如果你的房子物美價廉，房東也算好人的話，乖乖付錢當然是優質房客應盡的義務。但如果你住到黑心房，房東又是個認錢不認人、整天只盤算著如何壓榨我們這些窮人的黑心肝，我們當然擁有反抗的權利！乾脆就一直不付錢，拖到被罵時再付一點點（延遲作戰A），也可以隨機式繳納，也就是有時照付，有時不付，讓敵人陷入混亂（延遲作戰B）。也能穿個黑西裝，咬著雪茄突然出現在房東面前，丟下一疊鈔票說：「看你也蠻辛苦的，這個月讓你吃點紅吧！多的就不用找了！」以這次多付，下次少付，結果算一算還是少付的手法欺敵（一口氣亂付作戰）。或是每個月小拖幾天，拖到最後，其實一年只付了十一個月份房租（十一月份大作戰）。我們有多項巧妙戰術可以對付敵人。如果有天突然房東抓著你喊：「仔細想想，你這傢伙根本沒付錢嘛！」請直接裝傻：「不會吧？有這種事？」一邊心不甘情不願地掏錢，再從頭開始研擬策略！（無條件投降作戰）

也有不透過仲介，直接找房東租屋的祕技。對初來乍到的外地人來說，或許會覺得不大可能，但如果住一陣子，在附近工作一段時間後，其實也並不難。利用在社

區裡拓展的人脈尋找房東，或造訪下一章介紹的「町內會」，問他們附近有沒有空房，爭取和房東直接交涉的機會，如此一來，不但房租好喊價，也能省掉仲介費，請務必一試！

除此之外，租店舖或倉庫、辦公室，然後順便住在裡面節省生活費的方法也有。但只怕房東說你違約什麼的，引起糾紛很麻煩，所以還是先摸清鄰居、房東和仲介的屬性後，再來執行這個作戰比較好！

## 超行動派！愛車作戰！

雖然，「有車就是有錢人」這種事，說穿了只是個刻板印象，但還是不能小看車子的強大性能，隨著用法不同，車子當然也能成為你最強的好夥伴。沒錯！車內生活不是夢！

建議大家，要買就買最具實用性的輕型麵包車。買車要租停車格，但輕型車<sup>(註4)</sup>專用的停車場收費較便宜，連在東京都內都能找到月租兩萬圓以下的車庫。再加上車險等稅金，一個月也不過數千圓。兩年一次的車檢不要讓保養廠做，自己勤勞點，把車開到公家的車檢廠做「自助車檢」，這樣算一算，每個月的花費其實跟住便宜公

（註4）日本稱六百六十c.c.以下的汽車為輕型車。

寓差不了多少。買中古車的預算大概在十萬到二十萬之間，這也跟入住普通公寓的頭期款差不多，是不是非常棒？

更何況開車也能使交通費大幅減少。輕型車就算在都市裡，一公升汽油也能撐個十公里，這比坐電車或巴士都便宜太多了！

但是適用此項技能的人，基本上還是以喜歡亂跑的行動派為主，不然堆滿行李的車廂非但不好睡，用電也會受限制，一直發動引擎看電視或上網的話，油錢可是會嚇死人喔！所以如果不是生活瀟灑的行動派，還是打消這個念頭比較好！

## 超推薦！找伴一起住！

四帖半的破公寓雖然便宜，但若有附廚房、個人衛浴、洗衣機放置場的四帖半房，就又是另一個境界的高價位了。最近公共澡堂的入浴費愈來愈貴，果然還是在家泡澡最好！可是仔細想想，洗澡一天頂多三十分鐘到一小時，洗衣機起碼一個禮拜才用一、兩次，也就是說一天有二十三個小時浴室是放著不用的，洗衣機就更不用講，那我們又何必特地多付幾倍的房租來獨享這些東

西？能共用的東西，還是大家一起分享比較好。

想這麼做，最基本的手段就是與人合租房子。在東京都租單人套房要六到七萬。但是2K房<sup>(註5)</sup>只要六至十萬，如果跟室友一起合買洗衣機或冰箱，水費、電費和網路也一起平均分攤的話，一個月省下來的錢將相當可觀。有時候食材、調味料也能共用，減少食物浪費。綜觀種種面向，都比一個人住要來得經濟實惠！

不過，同居生活的首要問題，當然還是人際關係的維持。不過也有聽過和女友同居，結果因為懶散的作息惹惱對方而分手的例子。也有和最要好的朋友當室友後反目成仇的例子。所以說選擇室友非常重要。神經質的人跟粗線條的人同居，一定會造成彼此壓力。其實不爽的原因通常是小事，吃完飯不洗碗、放在冰箱的牛奶被喝掉，許多磨擦都是日積月累來的。

要避免這些事發生，最好的方法還是保持共用場所的公共性，讓彼此擁有各自的完整私人空間最好。確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把隔間分配好（設法讓大家從共用場所回到各自房間時，不須穿越某人的房間）。會說出「我們感情很好，一定不會有事的！」這種話的人，往往有超過九成的機率不歡而散，千萬要小心！雖然偶爾會遇上極端的例子，但終究是特例，不可同一般論。像我認識的兩個住一起的朋友，屋子裡雜物四散，垃圾

(註5) 兩房一廚。



山一般，報紙雜誌有的沒的大概堆了二十公分高，睡覺時一律推向一旁，久了之後整個房間就變得像滑雪道一樣斜斜的。廚房、走廊、廁所……等，都如同十八層地獄般慘不忍睹。更慘的是隔間分配又不好，想去廁所或門口都要先穿過垃圾的縫隙，再跨過熟睡中的人才能抵達。像這樣的生活條件，不禁令人懷疑，他們兩個人是不是每天都在打架？但其實他們竟然還異口同聲說：「我們的房子沒有很亂啊！」好像住得很開心一樣。所以說，契合度才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的話，現在是和朋友四個人合租一棟房子。裡面有四個獨立房間，月租是十四萬，所以分攤下來一個人大概三至四萬。當然房子裡有浴室也有洗衣機，還有很大的廚房。每個月水電費加一加也頂多五千日圓。這種價位和生活品質，在東京是能去哪找？

另外，找人合租的話，還可以用租破公寓的價格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質。再也不用在窄得要死的流理台拚命切菜，不小心弄掉菜刀還差點插到腳。再也不用去一百圓五分鐘的投幣式淋浴機，訓練自己在四分五十五秒內完成所有動作，也不會再發生想把卡住的一百圓硬幣踢下來，結果一腳過去後熱水變冷水，凍得你驚聲尖叫的慘事了。

只要能找到契合度高的人，建議還是馬上邀來當室友吧！

## 必殺！露宿作戰！

前面介紹了許多便宜的住宿法，但不管是哪個方法，多少還是會花到錢，而且還要具備高超的交涉術。人在社會上打滾，總是會遇到進退兩難、什麼辦法也沒有的時候。此時如果能驅使無敵的露宿大法，絕對能保你安度難關。

不只如此，如果你利用稍後將介紹的超便宜移動法離開家門去遠遊，便會發現睡覺的地方將是個大問題——都已經花這麼大力氣在省錢了，結果還要讓貴死人的旅館狠坑一筆是怎樣！更何況不只遠遊，包括不幸和房東吵架結果被趕出去，以及欠了一屁股債非跑路不可之類的情形，露宿都絕對會發揮無比效用！只要能精通這堪稱我的傳家祕計之露宿大法，任何危機都能迎刃而解！

---

### 借住朋友家

---

在進入露宿的主題前，先來找找其他的住宿手段吧！如果是旅行，找朋友家住是最好的辦法。從朋友的朋友之類人脈中，尋找住在目的地的夥伴，讓他家成為新據點，絕對是不二法門。當然，只叫人犧牲是行不通的，

爲了往後著想，也要避免讓人家認爲你就是只想借住，維持對等的關係自然是王道。要讓別人願意收留你，當人家來你這裡玩時，回報是一定要的。回教裡有一條教義是這麼說的：「遇上有困難的人也好，不認識的人也罷，就帶他回家住吧！帶他去吃飯吧！」真難怪世上的回教徒這麼多，因爲他們隨時都在結交夥伴嘛！我們可不能輸給他們！廣結善緣，每個新朋友都是一個新天地，如此一來，我們就能更自由地在日本（或世界）各地漂泊了！

還有一招，是就算真的不認識半個人，也能硬來的招數。如果在某地有演唱會、舞台劇，還是參加什麼活動時，結束後一起去他們的慶功宴，找個當地人爽快地喝上兩杯後問：「有誰家可以借住一晚的嗎？」往往能得到滿意的答覆。但是請記得，像雲門舞集或滾石樂團這種世界級表演的慶功宴，都絕對不是你想混就能混進去的。勸你還是先搞清楚底細，不要做傻事。

只不過，無論朋友再多、多麼會混進別人的慶功宴，總會有找不到地方住的時候，這時候如果能學會舒服的露宿方法，就算長期在外流浪，也一定能度過愉悅的每一天。無論是爲了住宿花上大筆金錢，還是爲了找借宿四處奔波把自己累死，說穿了都很悶。還有，當租屋契約更新，黑心房東想把房租加碼時，有沒有辦法露宿街

頭，將成爲你談判的重要關鍵。所以說，露宿才是窮人家真正的大絕招呀！

---

### 尋找露宿地點

---

第一個問題是露宿場所。不慎選地點的話，不但會被警察叫醒，甚至可能被在地的流氓霸凌。所以確保一個能夠安睡的地方，非常重要。

首先要考慮的是治安。一定要選個有點醒目又不會太顯眼的地點。如果只求不被人吵，老是找巷子尾還是公園的陰暗處睡覺反而更危險，會發生什麼事根本不知道，遇上搶匪，財產全部被搜刮一空也說不定。這時候如果是大喇喇睡在燈火通明的地點，讓大家知道「有個怪傢伙在那睡覺」的話，來的恐怕就不是搶匪，而是充滿正義感的囉嗦歐吉桑跑來說教，或是前來盤問的警察，搞到最後根本沒辦法好好入眠。所以，還是找個路旁拉麵店的停車場，或是公園的長椅等適當地點睡覺吧！

還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要睡在會影響他人的地點。這與其說是爲別人著想，不如說是爲了讓自己能安心睡覺。譬如睡在人家店門口時要確認開店時間，在開店前快點撤離。睡在車站或候車室時要注意首班車的發車時間。

還有，睡在公園時要先向那裡的流浪漢首領打聲招呼，以免侵占到別人的勢力範圍。

當你真的開始露宿，就會發現街頭其實有許多有趣的睡覺地點。如果是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隔天不開門的銀行或證券交易所門口，將會是絕佳的睡眠場所。如果是普通店家的話，也建議在該店的定休日前晚入住。不過烤肉店或拉麵店的前面常有蟑螂或老鼠出沒，還是小心點好。中小學校雖然乍看之下是個好地點，但最近侵犯兒童的社會案件太多，校園警衛通常會很神經質地過來盤問或趕人，所以還是別去得好。相對地大學校園就顯得寬鬆多了。我還曾經爬上工地的鷹架睡過，雖然睡得很爽，但醒來時發現自己睡在一個莫名其妙的高處，感覺還是怪怪的，所以就不強烈推薦了。

### 祕傳！露宿時的心理建設

其實露宿時的心理建設，說穿了就是一句話，「快點睡」。不要聽到周遭有什麼聲音就緊張得不敢睡。你必須告訴自己：「有什麼事睡醒了再說。」

如果要防範壞人，那麼帶墨鏡睡覺會是個好方法。戴墨鏡後，別人會搞不清楚你到底是醒著還是睡著。遇到兇

惡的搶匪就另當別論，但如果只是小偷的話，大概就不敢接近你了。

如果是女孩子，在睡覺時被侵犯可就不好了。只要覺得身旁有壞人走動，最好把身體全部裹入睡袋，別讓他發現這裡有人存在。寫到這又忽然想到，用畫筆畫上鬍子扮男人似乎也是個好辦法，可是就怕騙不倒壞人不打緊，早上醒來時忘記自己的裝扮，在街上走動的話可是會被人笑死的，還是別輕易嘗試好了。

### 露宿的全身裝備！

#### （一）睡袋及睡墊——

接下來要談裝備。露宿的基本配備是睡袋跟睡墊。大賣場在賣的睡袋一個大概一、兩千圓，也有比較高級的蠶繭型或寬廣的信封型睡袋，按照個人的喜好購買就好。睡墊的話，貼有銀色隔熱材質的墊子最便宜，其他像帳篷的價格也不貴。當然，搭帳篷睡覺一定比較舒適，但相對會非常顯目，不大適合在都市裡露宿時使用，還是看情形隨機判斷比較好。

還有一點請注意，我們在研究的，並不是第一次露營就上手的方法，而是窮人被逼急時的最終殺手鐮。所以若

準備得太周全，反而會很奇怪。假設你今天是錯過末班電車，逼不得已才在車站睡覺，結果卻搭起帳篷，甚至開始洗米煮飯，讓人看起來像個預謀犯的話，要怎麼跟前來盤問的警察或站員解釋呢？所以還是好好考慮周遭情形比較好。

再說一個僅供參考的意見。其實警察的盤問並不具強制性。如果你不想講自己是誰的話，你是有權不理他的。但最近常有些不識相的警察，一發現你不理他，就兇得不得了，這時只要運用智慧把他打發走就是了。如果乖乖地講出住址及姓名，警察當然就不會囉嗦，但有時太老實也不好。如果那天附近剛好發生什麼案件，路過的你不幸被列入重點嫌疑犯的話，接下來可是會有許多麻煩事的。所以想想還是把警察哄回去準沒錯！

#### （二）塑膠垃圾袋——

好，話題回到裝備上。基本上只要有個睡袋和睡墊，就OK了。但還是會有預想不到的情況發生，比方說睡到一半下雨把整個睡袋給淋個濕透，可是會令人極度不爽的！要預防雨水入侵，請準備塑膠垃圾袋（45L容量），把它捲在睡袋上，再用膠帶綑綁好就行了。不過注意，請不要神經質到從內側把垃圾袋完全封死，不然會被悶死喔！垃圾袋可以防止任何水氣，有時隨著季節或氣候

不同，就算沒下雨，早上的露水還是可能把睡袋弄濕，所以還是多活用垃圾袋或塑膠帆布吧！

#### （三）蚊香——

夏日蚊蟲多，又因為太熱，沒辦法完全補腦睡覺。所以還是要靠蚊香的力量。要注意的是因為蚊香吵，很多人喜歡把蚊香放在耳朵附近，結果睡到蚊香被風吹到耳旁，耳朵被烤焦熱到跳起來，那可不得了！還是把蚊香放在安全點的地方好些。附帶一提，以為帶耳栓不讓蚊子吵你就沒事。可別小看蚊香的力量，當你早上醒來發現自己的臉被叮到變形時，就太遲了。

#### （四）報紙、暖暖包、厚紙箱睡法——

當然也會有冷到爆的時候。此時能派上用場的，除了強力的幫手暖暖包，無疑就是保暖度極高的報紙了。特別是在夜晚溫度極低的地方，腳常會凍到痛得睡不着。此時如果用報紙包住暖暖包，把它裹在腳掌上，再將膠袋整個套住的話，保證能讓你不知冷為何物。報紙的保暖性也很高，建議在睡墊下多鋪幾層厚紙。還有，因為體溫容易被冰冷的地面吸收，為了減少與地面的接觸面積，側身會比仰睡或俯睡來得保暖。還有穿羽絨衣睡覺，也能提升睡袋的保暖性。我曾

個方法，用春夏秋三季限用的睡袋睡過零下七度（岐阜縣秩父）的地方，也曾用冬季睡袋撐過零下三十三度之處（北海道朱鞠內）。

順便也講一下我的失敗經驗。有年冬天我於北海道旅行，在無人車站的終點站下車，想要就地露宿時，突然發現自己的睡袋忘在電車的行李架上了！我著急地打電話問鐵路公司，結果職員還以爽朗的口氣說：「我們找到了喔！請明天去○○車站拿。」（混帳東西！不知道今天沒睡袋我就會凍死嗎！）沒辦法，只好把車站破廁所的木板牆壁拆下來升火取暖，穿著大衣睡在備用的普通睡袋裡，才總算撐過去。廁所呀，真不好意思！

只要別喝過頭，用酒取暖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在寒冷的天氣喝酒，酒精會循環較慢，很容易就過量，等到鑽進睡袋，酒精的後座力一股腦衝上來時，頭會痛得讓人想自殺！更何況神經麻痺後，會察覺不到寒意，不小心感冒的話就不好了。

說到這裡，想必你已瞭解露宿是怎麼一回事了。其實露宿街頭大多出乎意料地舒適，建議你不管是狗急跳牆，還是想節省旅費，都不妨一試。

## 飲食節約術

繼住宿費之後，占生活費比率最重的，無非就是飲食了。喜歡美食的人，當然不必刻意省飯錢折磨自己，但如果是真的山窮水盡，還花一堆錢去大吃大喝的話，毫無爭議就是笨了。看看街上的拉麵店，最近想花三、四百日圓吃頓飽餐真是愈來愈難，一些招牌上用醜陋毛筆字寫著「究極美味拉麵」的黑心麵店卻愈來愈多。一碗麵說要八百圓，你是在搶劫嗎！菜單上還寫什麼「使用○○○的潔淨純水，使用○○○熬煮出來的甘醇湯頭」，誰管你什麼水呀！我是窮人耶！那麼貴誰吃得起！

抱歉，我激動了。還是來好好研究貧窮人的重要課題，飲食節約術比較實在。

## 乞食作戰

利用人脈吃免錢的，絕對是第一選擇。

首先，找個平常掌管食物的人做朋友準沒錯。如果能和飯館阿伯打好關係，當你向他哭訴：「怎麼辦，快沒錢了……」的時候，搞不好就能要到打烊後剩下的食物。和經常可以拿到大量的過期便當或熟食的超市或便利商店打工仔做朋友，也是選項之一。當然，慫恿朋友去打工，或是自己下海也行。但聽說便利商店打工很辛苦，

可別去了之後才在那邊後悔，我是不會負責的。

還有，跟老家有種田的人當朋友也很重要。如果他家很大方，那大概一年到頭都會有吃不完的農產品。就算用買的也是直銷，一定比外面便宜，而且品質掛保證，光是買米就划算多了。

只不過，別忘記本書的基本原則，是「靠自己隨興生活」。如果爲了頓飯老是去纏別人，那就沒意思了。討飯討太兇會惹人厭，更何況老是受人照顧，奢望別人垂憐的話，那跟那些依附在黑心資本經濟的笨蛋消費者相比，又有什麼不同？

如果變成一個人人輕視的討厭鬼，那就真的沒救了！所以當你手頭稍微寬裕，還是剛好有多餘食物時，還是盡量大方地請有困難的朋友們吃飯比較好。

## 霸王餐作戰

這是一個超越尺度的超級作戰計畫，需要相當大膽。因此，有許多重點必須注意。

第一就是不要選錯對象。絕對不要在個人經營的小飯館裡做這種事。再說一遍，我們窮人要團結，絕不能互相殘殺。我們必須找黑心高級餐館下手，以霸王餐的手段

對抗他們平日向窮人吸金的惡行。提醒一下，吃霸王餐是觸犯法律的行爲，真的執行的話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如果你很想做我是不會擋你，但請別忘了這是個高風險行爲，還是參考一下就好。

以前我不幸被警察抓走時，曾在牢房裡遇上一名前科紀錄高達二十六次的詐欺犯。在此介紹他推薦的祕技：

首先，別以爲在拉麵店吃個麵，然後突然拔腿狂奔就是霸王餐。如果拉麵店的阿伯跑得比你快那就糗大了。吃霸王餐的第一步，是先想辦法取得常在手機店看到的展示用假手機。去跳蚤市場或手機店的話，都可以便宜買到。接著就是找家高級餐廳坐下來，點些高貴美食盡情享用，然後重點來了！吃到一半時，站起身來一邊作勢點菸，一邊拿起假手機說：「你好，是○○先生嗎？你到了嗎？不對，你走錯了，我現在就去接你，你在那稍等一下。」接下來這個動作最重要！把一個看起來像是重要文件的牛皮信封及假手機放在桌上，若無其事走向門口，然後一去不回頭！經過櫃台時，如果能吩咐服務生：「幫我送兩杯咖啡來。」那就更完美了！因爲手機和資料都放在桌上，幾乎沒有服務生會起戒心。他說，這個方法可從來沒失敗過。

這種像演肥皂劇的白痴演技真的能騙倒人嗎？偏偏這個詐欺犯阿伯的語氣非常篤定，說自己以前沒錢時都嘛是

用這個方法吃大餐的。嗯……真是強者無誤。

## 混進不認識的派對

吃免錢飯的機會總在意外的地方出現。城市裡或大學的禮堂，常會舉辦某某大人物的無聊著作出版紀念派對、黑心企業辦的名片交換會，或是大學謝師宴……等莫名其妙的聚會，不要懷疑！這就是我們的手下目標。參加這種派對的人彼此都不大認識，所以很容易混進去。我自己就試過幾次，還蠻好玩的。進去後可能會碰上傻蛋大學教授問些「你是哪個研究室的？」之類很無聊的問題，只要隨便敷衍個兩句，就可以自然大方地漫步會場不會出錯。

最重要的是，無論任何時候，都不要停下你的筷子。還有就是不要客氣，盡量挑好東西吃！當然邊吃還是要邊注意周遭氣氛。如果有人遠遠丟出「那個人是在幹嘛？」的冷眼視線過來，基本上就是要準備落跑了。所以一定要趁早拚命多吃些鮪魚肚跟魚子醬，在包包裡塞滿罐裝啤酒後趕快回家吧！

有個祕訣就是不要穿得太隨便。如果你看起來像個路過的窮人，那在你大口咬住牛排的五秒之後，保證馬上被

攆出去。所以還是找件正式的衣服穿要好些。

不過還是會遇上警衛或報到台的傢伙很硬的時候。這種時候就不要勉強了。該放手時就放手，人最重要的是不要太執著，抱著有就算撿到的心態去會比較好。總而言之，在街上如果發現疑似有錢人的聚會時，就盡量在旁邊晃來晃去吧！搞不好有什麼好康撿也說不定。

## 麥當勞作戰

麥當勞漢堡很好吃。咦？不對吧，肯定是廣告搞的鬼。那種對身體不好的垃圾食物怎麼可能會好吃？唉……可是怎麼還是覺得很好吃？以前看過一部美國記錄片《麥胖報告》（*Super Size Me*），拍的是導演本人每天三餐都吃麥當勞整整一個月，結果把身體整組搞壞的事。可是我看完後反而羨慕起那個人，開始每天去吃麥當勞。好吧，我承認我是有點怪。

小時候在龜戶的貧民窟長大的我，還記得自己常流連在雜貨店，舔著顏色鮮豔到可怕的黃黃綠綠糖果，邊喊「好好吃喔！」邊開心地跑來跑去的景象。有時我還會冒著被雜貨店阿婆抓去毒打的危險，順手牽羊把黃色和紅色的糖果帶出來……是啦，像我這種傢伙哪有什麼

味覺可言，但是像什麼「我們是使用○○的潔淨純水唷……」的鬼話，聽不懂啦！我可是喝日本最爛的金町淨水場的水長大的！

不好意思離題了。好，所以我想到了麥當勞作戰。麥當勞的滿福堡算是相對便宜，但可別一口氣把它吃掉，這太奢侈了！它不是漢堡，是一層麵包加上一層漢堡肉再加上一層麵包！分開來吃的話早餐就能優雅地邊喝咖啡邊享用麵包，漢堡肉就拿來配白飯當晚餐！怎樣？一堡雙吃很棒吧？可別再傻傻地去買什麼冷凍漢堡肉了！

二話不說馬上開始作戰！把麵包烤一烤，再塗上乳瑪琳咬一口，呃……好噁！好難吃！這可不行。不過沒關係，還有晚餐。在漢堡肉上抹調味料，放在平底鍋煎一下，再配上剛煮熟的白飯開始吃，呃……怎麼這麼難吃！整個肉都沒水分，肉也沒肉味，難吃死了！可惡！我被騙了！搞什麼呀畜生！

不行不行，本作戰宣告失敗！

## 榻榻米作戰

各位窮人，平常愛亂花錢的你們，是否也當過月光族咧？有沒有慘到連去跟朋友借錢的車錢也沒有，萬念俱

灰，最後只能待在房裡挨餓的經驗？

此時眼前出現的，就只剩下榻榻米了！畢竟小木桌看起來有點硬，書本的紙有墨水，看起來對身體不太好，所以也只剩下榻榻米了！馬上拿出菜刀開始切丁，高湯倒進去，調味料也倒進去，開火燉熟準備上！

呃……吓、吓、吓！吃不下去！太難吃了！作戰停止，停止！

## 一起來煮飯

以前當窮學生時，不但有試過麥當勞作戰、榻榻米作戰，還有衛生紙作戰、雜草作戰……等。但這些對身體都不太好，還是不建議大家如法炮製。畢竟連我這種高手都失敗了，各位還是小心點好！而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最棒的省錢方法，還是自己做菜。只是做菜要花很多時間，如果天生愛下廚也就算了，一般沒有那麼多閒工夫的人，這種時候，找人一起共鍋也不失為是一個好方法。從鄰居或室友中尋找願意一起做飯，互換料理的朋友。如果是在管理比較鬆散的地方上班，中午也不妨試著在公司自己做飯。

雖然我覺得煮飯很麻煩，自己不大喜歡。但爲了省錢，乖乖學做菜就是了。



## 必殺！ 移動手段

我們一向一忍再忍，不能忍也忍，忍受著貴到不行的交通費來往各地。平常上班或逛街時被上司和老闆壓榨就很氣了，連交通工具也要花這麼多錢，真是誰受得了！

在都市裡，一趟電車大概都要數百圓，如果是搭新幹線或飛機去遠一點的地方，起碼都要花上兩、三萬圓。要是一直乖乖付錢，荷包豈不是一下子就見底，想去哪都不能去，不然就是加班加到過勞死。出差的話公司會出錢，換成自己有事想出門就要被剝削，這根本是不准我們離開家門嘛！當我們是江戶時代的農民嗎？

既然如此，也只好研究一套專屬於窮人的移動大法了！

### 大眾運輸活用法

其實如果還願意坐長途巴士從東京到大阪<sup>(註6)</sup>，一趟還花不到四千圓。還有使用「青春十八」的特惠票<sup>(註7)</sup>，就可以在限定期間的五天內，無限乘坐各種JR普通列車，算算一天只要兩千三百圓，就能長途移動了。如果查好換車時間，從東京出發，一天就能一口氣坐到熊本或青森。只是每站停的普通列車會非常消耗精神體力，還是做好心理準備再來面臨這個挑戰吧！

也有些航空公司有早鳥優惠制度，愈早訂位愈便宜。但

(註6) 車程約八小時。

(註7) 只在夏季或冬季等特定時期發行的JR普通車優惠票。

是拜託，我們又不是愛好旅行的有錢人，哪有可能幾個月前就在那邊排行程？我才不想讓這個優惠制度綁住自己的行動！世上隨時都會有突發狀況，到時會怎樣都不知道，退票還要罰錢，這種制度根本就沒路用！（更何況也沒便宜到哪去）

有個稍微越界的手段，叫做「兒童票」，從自動售票機買兒童票進場。雖然用這張票過自動剪票口時，閘門會逼逼叫還會有閃光，但只要趁人多，或跟在小孩後面進去，就沒問題了。車錢折半可是很划算的，僅次於坐霸王車吧，比方說買最便宜的車票進站，抵達下車站時，再想辦法通過柵欄還是剪票口就行了。搭霸王車要注意的是，如果搭快車或是站距很遠的班車，閒著沒事幹的車掌就會來查票。為了躲過查票，還是緊急下車脫逃為上。抵達目的地時，再記住一個離該車站最近的無人車站站名、從那個車站到這裡的車錢，如果連那個站的模樣都能清楚描述的話，肯定更萬無一失！你就跟站員說你的車票掉了，然後回答上述問題，就有機會順利脫逃。

但我還是要告訴你，無論是買兒童票或是搭霸王車，都是違法的，風險很高。雖然我不會阻止你，但也不建議你真的去做。更何況想要成功坐霸王車，需要具備有勇氣、膽識、判斷力、能直視對方眼睛並口齒清晰的談話

能力、說服站員的說話術……等高級業務員才擁有的專業能力，我想一般人恐怕不大容易做到。  
還有，如果去那些經營不善，即將廢線的鄉下地方坐霸王車，搞得人家真的倒閉，害當地人陷入困境的話可就不好了，請有點愛心。

## 自行車&摩托車&汽車

### 汽車

使用大眾運輸不但要擔心發車時間，有時還會錯過末班車，徘徊街頭不曉得該怎麼辦，不方便的地方很多。如果想追求自由，開車還是首選。

先從選車開始。窮人往往認為有車子就等於有錢人，但就像我之前寫的一樣，買台便宜的老爺車，找個巷子內便宜的停車格停放，還是能發揮節約效果。

最省油的輕型汽車，是貧窮人移動的最佳選擇。舉例來說，東京和大阪相距約六百公里，如果一公升油能跑十五公里的話，只需花四十公升的油。汽油一公升，貴的話也才一百五十圓，算一算大阪只要花六千圓就能到達。如果找朋友四個人一起去的話<sup>(註8)</sup>，一個人只需付

(註8) 日本規定輕型汽車限乘四人。

一千五，簡直是嚇死人的便宜。

### 摩托車

再來介紹摩托車。這也是個省錢利器。譬如騎一公升能跑二十公里的機車，去離高圓寺五公里遠的新宿，就算油錢貴到一公升一百五，也只需四十圓就能抵達。坐電車一趟要一百五十圓，騎摩托車竟然只要四分之一！

(註9) 原文 Super Cab。

再拿全世界最猛的摩托車，本田的超級小野狼<sup>(註9)</sup>來說，這傢伙省油得不得了，一公升可跑六十到八十公里，這麼一來十圓就能到新宿了，像在詐騙一樣。

以前我曾試過，用最省油的本田小野狼跑大阪到東京，究竟要花多少錢？當然機車速度不比汽車，我足足花了兩天才到，但是油錢竟然只要八百五十九圓！真是無敵呀！騎車的省油祕訣就是盡量不要煞車。都好不容易催出速度了，突然減速不是很浪費油嗎？如果可以的話連紅燈都想闖了。還有，加速很耗油，千萬不要大力催油門。總而言之，急衝急煞都是大忌。提醒自己盡量保持定速前進，就可以實現超省油的跑法！

雖然騎車有怕下雨、不能戴太多行李等缺點，但總結起來，絕對是個極度便宜的移動方式。

## 自行車

基本上這是個免錢移動法。腳踏車是我們貼心的好夥伴。這傢伙可神了，不管去哪都不用錢。一般而言，半徑五公里內，都是腳踏車的移動範圍。而且也不用擔心酒駕問題（雖然最近政府好像做了一個禁止酒駕腳踏車的混帳法律），或者像汽車或機車一樣要煩惱停車位。雖然不大適合長途移動，但只要你的決心夠，也不一定沒辦法。

以前我曾在喝醉時對朋友起鬨說：「淑女車到底能騎多遠？」結果還真辦了幾場淑女車競賽。那時我騎淑女車環繞過東北一圈，移動距離很要命，一千五百公里，花了恁爸十天的時間才騎完。雖然沒花到半毛交通費，但是騎車會口渴，如果一路上拚命跑便利商店買飲料的話，一切心血就都白費了！所以我當時都盡量找公園的飲水機喝水。

只不過騎腳踏車時的意外狀況也不少。曾經爬山路時突然龍頭掉下來，整台車撞上山壁，還有過年的時候在秋田縣爆胎，沒辦法只好去附近的民家敲門，把人家硬挖起來借工具，真是狀況連連。所以我想如果打算用腳踏車做長途跋涉，還是需要相當程度的覺悟才行。

## 攔車（Hitch Hike）講座

好，最後教授的，就是真正的傳家祕技了——攔車大法。不但不用花一毛錢，運氣好的時候還可能被請吃飯，是最強的移動手法。如果能學會這招，你將可以自由自在地往返任何地方。

蠻多想省錢的旅行者，對攔車都有很大的抗拒感。確實，它似乎是個難以上手的技術，也的確具有危險性。比方說一個女孩子在路上攔車就有點危險。相反地，如果你長得太像陳松勇，就怕別人誤以為你要搶劫，報警來抓你也說不定。也有一些含蓄的人，常以誠惶誠恐的口吻說：「何必爲了省錢去麻煩不認識的人呢？」喂！可是請你好好想想！全日本有那麼多車子在跑，真正坐滿的車子又有幾台？幾乎都是一兩個人坐一台嘛！這樣不是很浪費嗎？幹嘛放那些空車在路上跑來跑去呢？不要再假仙了！好好利用它們吧！再說，一個人獨占車子這種高級道具的話，可是會觸犯眾神的！你想想，如果有人戴手錶，又不告訴別人時間，不就像是個不識相的討厭鬼嗎！同樣的道理，搭便車也一樣。爲了享用我們人類的共同財產，避免浪費，請堂堂正正地去攔車吧！還有，如果能學會攔車法，就不再需要害怕迷路。只要你學會這個最強技能，沒錢也能旅行，被黑道討債時，

不用花半毛錢就能跑路，假設遠方有朋友約你一起去懲罰有錢的壞蛋，也可以隨時跑去支援，幾乎是神之技能了。

### 攔停止車輛

好，那就趕快來研究吧！說到攔車，或許大家腦裡都會浮現出一個人站在鄉間的單線道，伸出一根大姆指等車停的景象。但我個人是不大這麼做的。站在那裡等人停車是要等到何時？我不喜歡這種令人焦躁的做法，還是去攔停在路邊的車子比較快。

停在臨時停車場、高速公路休息站、街道旁拉麵店的車子幾乎都往同方向走，試著去問問看，一定比想像中容易。問的時候不要太限定目的地，要用「我想往○○的方向走，在中途下也行」之類絕對會逼得對方難以拒絕的委婉說詞，成功率將大幅提升。

還有，如果不趕時間，建議就找普通轎車下手，因為比起送貨司機，搭正要出去玩的人便車，比較容易發生許多預期不到的趣事，等到你實際演練，就能明白。

攔車時也要慎選對象。正要出遊的情侶還是開賓士的黑道是一定不會載你的，出差的歐吉桑很無聊，比較願意

載。不過還是找各種人的車才有趣，勇敢地放手嘗試，才是真人生！

### 柏青哥之怪

這有點岔開話題，但我想介紹最好玩的攔車地點——柏青哥。只要在柏青哥的停車場待一下，就會看到各種情緒激動的有趣傢伙。有輸得不甘願、一副臭臉走出來的人，也有像廢人一樣軟趴趴走過來的人……如果對這些人開口，通常不會有好結果。你可能會聽到「不行！誰要載你呀！」、「現在沒那種心情……」之類的冷言冷語，甚至還會被罵：「X！你做這種事對得起國家社會嗎！」喂！你自己還不是下班後回家偷私房錢出來玩，現在怕回去被老婆打，在那邊皮皮挫，還說什麼大道理！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人，有什麼不爽去跟柏青哥的老闆說吧！

相對地，面帶微笑出來的人，就是我們的下手目標了。像我就曾經遇過很High的人說：「不管到哪都行喔～」也有過邊開車邊哼歌的傢伙，對我說著：「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好爽喔～」搞得我都緊張起來。我還遇過彷彿暴發戶的人說：「歹勢啦！只能載你到這。如果有時間

就帶你到目的地了。來，這個拿去坐車吧！」然後掏出三千圓給我。當然我是有先禮貌性地婉拒，但他卻回說：「少三八了！我贏那麼多，這些錢連零頭都不到。更何況這是不義之財，是兄弟就拿去吧別客氣。」然後把錢硬塞進我口袋。喔！歐吉桑，你真懂得用錢之道呢！

附帶一提，在換金所<sup>(註10)</sup>附近等待的話，雖然一眼就能看穿誰贏錢，但如果被當成搶匪，人家報警來抓你就不妙了。所以還是別在換金所附近亂晃，乖乖地在停車場等就好。

### 路上攔車要在道路過彎處

另外，攔正在停紅燈的車輛，也是一個方法。我有個在攔車界占有一席之地、名叫掛林的男性朋友。據他說，路上攔車的重點，就在於如何讓駕駛人意識到你的存在。所以基本功就是站在紅綠燈之後約一百公尺的地方，讓等紅燈的駕駛看到你後，有時間去思考。如果是在沒有紅綠燈的鄉下單線道，就站在道路過彎的地方。比方說若道路往右彎，就站在彎曲路段結束的路旁等待。總之就是要讓開車的人在遠遠的地方就能看到你，

(註10)在日本柏青哥贏錢後，必須把籌碼拿到通常設置在店旁不起眼角落的換金所兌換現金。

讓他可以思考，不要一下子突然出現在他眼前。

其實在都市裡也有需要攔車的時候。這通常用在上野到銀座，新宿到中野這種開車比坐電車快很多的區間。還有，雖然半夜攔車不容易，但如果趕不上末班車，攔車回家也是個辦法。我之前在新宿喝酒，錯過了末班車，結果站在路口問到第五台車，就遇到願意載我回高圓寺的佛心人物，簡直出乎意料地順利。

據日本攔車協會的H先生表示：「背包客把目的地寫在紙上站在路旁攔車的做法已經是遠古時代的事了。今後的社會，將進入一個在街上隨便攔車車就會停、一上車倒頭睡也沒關係、如果駕駛人看你不爽就下車換別台的時代。就發展新的大眾運輸方式而言，路上攔車的時代意義是很深遠的。」乍看之下是胡言亂語，但也不是沒有道理。當然，我們也不可以太超過。該守的禮儀、對駕駛人的謝意還是不能少。不過別忘了，不管是載人或被載，彼此都是對等的。攔車不是依賴別人。把「去同一個地方→車上有空位→我在走路→載我」這樣正當的觀念植入腦中，放手挑戰攔車，當然是窮人的必備技能。

# 便宜衣物 取得術

貧窮人救  
急生活術 / 便宜衣物取得術

食衣住行中，最不需要煩惱的就是衣服。

就正常的狀況來說，要在街上看見沒錢買衣服、光著身子走的人，應該很少吧？只要不挑剔，在二手店或跳蚤市場花個一百圓買到衣服，並不是難事。如果你連這個錢都想省，我還真不知道有什麼能介紹給你。不過沒關係，關於衣服的省錢作戰，總還是有的！

## 穿別人的衣服

一開始就要介紹大祕技！去朋友家喝酒時，等到大家喝醉，開始有人趴在一旁睡覺，東倒西歪時，就是發揮祕技、趁亂穿別人外套回家的絕佳時刻。不過，做這件事切記要慎選對象。其實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把好朋友最喜歡的衣服穿回家，日後不吵架才怪。所以建議還是選怎麼看都沒人真的要衣服穿回去，把那衣服變成公共物品，稍微安全一些。

至於最有趣的，當然還是奪取敵人的衣服，在酒席上碰到不爽的傢伙時請多活用。例如那些愛吹噓自己的財富是如何騙來的，或是打開話匣子盡說些「你這小子不認真工作不行！」的阿伯。還有一些喜歡炫耀的傢伙，喝沒兩杯就在那吹噓：「我在外商大公司上班

呢！」、「這個鞋子多少錢呀？」、「這個手錶是什麼牌子？」……如果不幸和這些人同桌，不用懷疑，開始作戰吧！先拚命叫酒來喝，等大家喝醉意識不清後，拿走他的大衣或傘，把圍巾繞在自己身上，把帳單丟給他，毫不猶豫就落跑吧！只要在現場丟下自己原來的破夾克，一切就大功告成了。就算日後不巧在街上碰到，被對方追問時，只要裝傻說：「咦？有這回事嗎？」就肯定沒問題。

但還是要提醒你，這個作戰隨著嚴重性及作法不同，不但不好玩，甚至可能會演變成犯罪事件，所以還是看清楚狀況再執行吧！如果你想說，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來學北斗神拳那種弱肉強食的世界，犯下搶人家錢包、盜刷信用卡、拔掉有錢歐吉桑的滿口金牙等殘暴舉動的話，搞不好日後難以生存的人將會是你，所以還是別太囂張得好。最多把某某董事長的名錶摘下來戴一晚過過癮，隔天早上被發現時，再臉不紅氣不喘地說：「這個看起來像你的手錶喔？大概是同一個牌子的……你要嗎？送你是也沒差……」大概就是做到這種程度就好了。

## 自己做衣服

嗯……雖說撿別人的破衣服也是種手段，但畢竟人要衣裝，多少還是需要點像樣的衣服穿。可是潮T動不動就要五千、一萬的，是期待誰去當凱子買這種衣服？這個時候，最基本的辦法就是自己動手做衣服。去找認識的夥伴們，有學過服飾加工的人其實不難發現。請他吃頓飯討他歡心，讓他幫你做出絕無僅有的衣服，怎麼看都很划算。

不管名牌衣服的品質再好，有智慧的窮人怎樣也不會笨到去付那莫名其妙的品牌費吧！

## 自己做媒體

想不花錢活在這世上，資訊是我們的生命線。一個孤單的窮人在都市裡晃來晃去，如果把身上的錢全花光，就什麼辦法也沒有了。如果今天他能多得到些資訊，知道「那裡有個傢伙在搞這種事」、「去那裡有個地方可以鬼混」之類的消息，就能找到不花錢也能活下去的方法了。

但是這些資訊無法從電視或報紙得知，就算是站在書店

翻流行雜誌或書也沒用。能登上主流媒體的資訊大多充滿商業考量，說到底還是檯面下的資訊較能幫助我們。當然，資訊也是要有人製作、傳遞，大家才會知道，沒辦法只好來研究自主媒體的做法了！

## 自己創辦報紙、雜誌

雖說現在是網路時代，每個人都可以在網路發布和吸收任何資訊，但是窮人們，可別小看文字的力量！當人們處於某個環境，雙手接過你遞給他的紙本時，文字可是會帶來與網路不同的震撼的。把你自己在做的事、想講的話、做的研究、無聊到不可能被主流雜誌或報紙報導的種種蠢事，盡情地朝社會放送吧，搞不好還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發生更多趣事。

普通的商業雜誌要顧利益，賺不到錢的企畫案不會做，還要怕被贊助商罵，很多事都不敢做。所以如果這個社會只剩下商業雜誌或報紙的話，那豈不是很無聊？既然如此，我想自己來發行各種平面媒體也是情有可原。

東西做好後要找地方放，附近的書店、雜貨店……等，就連朋友的店也行。大概只要給店家售價的三成利潤，一般都能順利合作。另外，上街拚命撒傳單，用郵購的

方式賣也不錯，總之就是一切隨意。

我自己心情好時，偶爾會發一下《貧窮人新聞報》，做好後放在朋友的店，或是自己在路上擺個攤子賣，效果都不錯，可以賣上一、兩千份。所以說，真的別小看素人的資訊流通力。

## 到處亂撒傳單、DM吧！

雖然不像網路可以同時把資訊傳到全國各地，但如果是在地資訊，傳單還是最有效。比起逛網站，還是路上撿到的傳單、從朋友手中傳來的DM比較容易印象深刻。更何況，網路的資訊要有興趣的人才會點閱，但傳單具有偶然性、強制性，把傳單貼在商店告示板或街上的電線杆、圍牆等地方的話，不想看也會不小心映入眼簾。放在Live House或劇場也不錯。跑去超商或書店，把自己的傳單偷夾在流行雜誌或書籍裡，也不失為好方法。再猛一點爬上大樓的屋頂往下面亂撒，雖然有時會引起民怨……但還是別放過任何可行的機會比較好。

還有個常見的傳統作法，就是把傳單放在路邊的腳踏車或機車籃子裡，這樣大家就人手一張了。有興趣的人會看，而沒興趣的人就算隨手亂丟，被丟掉的傳單還是會

隨風飛舞，飛到下一個人的腳邊，飛進民宅的窗戶，隨著自然的力量再度循環，效率真是太好！還能傳達給各種人知道！

## 印刷不必花太多錢

印刷最快的手段，就是去找市區內，有便宜印刷機的公共設施。這些地方大多只提供機器，需要自己帶紙，但隨著地區不同，印刷費多半在成本價以下，相當便宜。順道一提，如果你在一般的影印店印刷，光是製版就要花幾百圓，接下來印一張大約一到兩圓，其價格大概都是這些公共設施的兩倍以上。去市區公所裡找，一定有擺介紹這些公眾服務的小冊子，好好讀上一遍絕對找得到。除了印刷之外，搞不好還有其他好康的資訊可以發掘。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政府出錢養的「○○中心」之類的設施可以利用。以前東京曾有一個「青少年中心」，三十歲以下的人辦活動時可以免費印刷，實在太神奇！但是石原慎太郎當上都知事後就把它廢除了（那傢伙真是做不出一件像樣的事呀！）。還有專供志工活動使用的「志工中心」等等，總之就是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還



是去附近的區公所找找吧！只要活動不超過規定範圍的話，基本上都能利用。千萬不要客氣了。

什麼是規定範圍？這就是問題所在。因為幾乎每個地方都會規定，你的活動必須是「在地活動」，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克服這個條件。其實這本來就很難定義。在自己家附近想搞些酷炫的活動，想把這些資訊傳遞給街坊鄰居知道，難道不是在地活動嗎？但是區公所那群傢伙，好像只認為附近沒事幹的歐巴桑辦的手工藝教室這類東西，才叫在地活動，害我們常被拒絕。另外，具商業性質的傳單也不能印。所以常會遇到腦袋硬梆梆的人，一看到上面寫著「活動入場費○○圓」就立刻喊不行。真是夠白痴的！還真以為這賺得了錢嗎？

不過，無論如何，總之我們又沒做虧心事，跟他多吵兩句應該就能解決。更何況，民主社會的權利不就是這樣爭來的嗎？拚命跟他拗下去吧！不要讓區公所裡的禿頭阿伯、神經阿姨的個人問題阻撓我們作戰，願各位都能抗爭到底！

## 白紙作戰

好，印刷的問題解決後，接下來就是紙的問題。在大賣

場就能便宜買到。但如果你有朋友在一般的公司上班，嘿嘿，那可就賺到了。請他拿些公司不要的紙回來，慢慢屯積，等到有一定量時就能大量印刷了！

例如剛才說的《貧窮人新聞報》，如果在發刊前逢人就拜託他拿紙來的話，大家通常都會很有義氣地從各種地方拿不用的紙過來。最厲害的一次，是有個在酒店上班的女生向客人撒嬌說：「你買紙來嘛！」結果一口氣就買了兩萬張！也有些公司常有印錯的單面空白廢紙，如果是只需要單面印刷，去要這些紙就夠了。

## 網路電台作戰

當然，我們也不可以小看網路。自己架網站，或是上傳影片到YouTube，都是可以讓大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好方法。但可別讓你的行動只停留在網路世界。網路再怎麼玩也只是幾個畫面在那裡變來變去而已，現實社會根本一點也不會受影響。常有些玩MIXI<sup>(註11)</sup>的傢伙看到自己的MIXI好友增加到幾百個人後，就在那高興著「我的朋友變多了！」實在低能。那算什麼朋友呀！請搞清楚，網路是最大型的傳單，還是拿網路來拚命宣傳才對吧。

(註11) 日本最大社群網站。

那麼，在此想介紹的是網路電台。「素人之亂」組織幾乎每天都會在網路電台現場直播，是個很不錯的土製媒體。去網路上找找，應該很容易就能發現可以做網路電台的網站，只要有電腦跟一支麥克風，隨時都能開始放送。不過，透過這些網站做節目，還是會和一般電台同樣受到很多限制。途中會有廣告插進來，隨便放首歌就會說這個違反版權什麼的，也不能講觸犯法律的事，實在不爽快。如果這種網路電台不能滿足你的需求，就只好想辦法自己做了。只要用自己的電腦做伺服器，然後開始進行網路放送就行了。網路上有許多免費的電台播放軟體，去問問懂電腦的朋友，做個完全屬於自己的電台其實不難。

好，準備周全後，接下來就是你的天下了。只要在有網路的地方，就能聽到你的聲音。可以拚命放活動訊息、罵盡世間所有不平之事、放自己樂團的歌，也能實況轉播Live演唱或談話節目，真的蠻好玩的。而且透過聲音可以拉近人們與你的距離，非常推薦各位也來試試。

無敵的席捲街坊大作戰

---

第二章

我們窮人想大喇喇地在街上橫行的話，果然還是需要開間店。如果你只是租個空間或辦公室，讓無所事事的傢伙們在那擺爛的話，大概不用多久，就會餓死街頭了。所以既然要幹，就應該開間能得到收入，讓大家聚集，也能提供自己日常所需的店才是！

大家都覺得開店是件很困難的事，殊不知，其實比想像中容易得多。比方說以高圓寺北中通商店街為中心的「素人之亂」組織，就有二手回收店、二手衣店、咖啡店、酒吧……等店舖，並創辦網路電台及假學校「素人大學」。

## 素人之亂前史

先從我自己的故事開始講起。

在開素人之亂之前，我其實是在普通的二手回收店打工的。我從學生時代，就很喜歡一些會出現在外國市集或跳蚤市場的怪雜貨，所以開始了這份工作。因為的確很好玩，就一直做了下去。前前後後，也換過幾家二手店，最後在高田馬場一間叫「大事屋」（聽名字就知道常發生大事）的店工作。這間店很不錯。我之前打工的地方，是那種在東京有十幾間分店的大型連鎖店。可是

大事屋是個人經營，店不大，分工也不仔細，所以我可以接觸到從看店、招呼客人、收貨，到配送、修理、與回收業者接洽……等，一整套完整的工作內容。也多虧如此，我在這學到了營運二手店的基本功夫。

在二手店工作，跟客人的距離很近，可以交很多朋友。所以從這時候開始，我就想，將來會不會自己開店不知道，但以後我一定要持續地吃這行飯。

岔開一下話題。說到大事屋的老闆，可是個不得了的人物。我剛開始打工時，他就不知為何被抓去關了一陣子。他的人生充滿了許多禁止放送的故事，所以我也不方便在這裡明講。總之他很不簡單，不是世間常理可以判斷的人物。透過這樣的老闆，我也從進出這間店的各種客人、業者中，見識到各種豐富的人才。這也正是二手店的魅力之一！

我之所以一股作氣辭了工作，一開始是因為飛鳥新社找我出書。一下子失去了收入，沒辦法，我只好找朋友合租了一間倉庫，買了台小貨車（本來是要輸出到伊朗，卻以「太破了我們不要」為由被退回來的中古車），開始經營無店舖二手店。我們印了一堆「收購不用品」的傳單，在街上到處亂發，有人叫就去收，並在網路上找以週為單位的出租店舖，等商品收集到一定程度後，就租個幾天來賣東西。

就這樣勉強撐了半年，我們開始覺得，沒有一個自己的店舖，實在很難做下去。二〇〇五年四月，我的朋友山下陽光告訴我：「高圓寺搞不好有個地方能租。」（附帶一提，這時候的我實在沒有餘力去寫書，只好向出版社辭退。真對不起了，飛鳥新社！）

山下陽光當時一邊在討債公司打工，一邊在高圓寺的朋友店裡，借了一點空間賣二手衣。他說過一句莫名其妙的話：「能對抗百圓商店的，就只有零圓商店了！」然後每個禮拜六就在高圓寺站前，擺了一個什麼東西也不賣，什麼事都不做的「店」——說穿了也只是一個攤位——大家就在那邊喝酒。

就在此時，山本陽光的朋友，也就是那位在高圓寺北中通商店街開二手衣店的人說：「我們這裡有空店舖。」於是我和陽光兩個人，就一起殺到高圓寺去了。

## 前進高圓寺，北中通商店街！

一到高圓寺北中通，果不其然，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是一個死氣沉沉、店都關得差不多了的老商店街。當時的商店街自助會會長，是個大方的米店老闆，一看到我們就說：「沒人用也是可惜，就交給你們吧！」接著又

說：「押金禮金都不用了，租金？多少都可以。」哇！真是奇蹟！不租太可惜了！於是我們就用五萬圓的月租，租下了這間預定要拆掉的舊店面，租約三個月。因為跟山本陽光分攤，所以我的開店資本，竟然只花了兩萬五千日圓！

後來才聽說，那個時候的北中通商店街正開始凋零，老店一間接一間關，愈來愈多空店面出現。更過分的是，有些店被財團買去，拆掉改建成公寓什麼的。於是自助會的會員阿伯們開始商量：「既然空店舖愈來愈多，就乾脆讓一些年輕人開店，看能不能讓這裡熱鬧起來。」就在這個時間點，剛好我們就來了。嗯，真是天時地利！

很快地，我們就開始了「素人之亂一號店」的營業，販賣二手衣兼二手雜物。因為原本是預計要拆除的，所以牆上被打了幾個洞。大家於是開始想辦法改造，在店裡鋪人工草皮，在店舖後方架玻璃窗，做成電台錄音室。沒做節目時大家就在裡面開Party，整間店充滿了無政府的歡樂氣氛。

從此以後，我們就每晚做網路實況節目，附近一些莫名其妙的傢伙們也開始在這流連忘返，整個店瀰漫著頹廢的空氣，就這樣，「素人之亂」誕生了！

## 「素人大學」、「素人之亂週刊」

接下來，就跟本書最後寫的年表一樣，一些朋友或成為夥伴的路人，接二連三在這裡開起一系列的新店家。等我們發現時，素人之亂已經擴展到十二號店了（實際店舖只有七家，因為只要一搬家，就會把店號再加上去）。有愈來愈多的笨蛋出現在我眼前說：「我也要做！」、「我也要開！」這股開店的氣勢，只能用銳不可擋來形容。

就這樣，一個共同體成形後，能做的事可就不只是開店了。一些有趣的活動紛紛被企畫出來。附近一群愛看電影的傢伙，辦了名為「素人電影院」的上映會，在路上拉起銀幕就這樣放了起來。還有個在五號店買了洗衣機的美國人，開了間英語教室，大家跑去那上課後，決定擴展更多課程，辦了一間「素人大學」。有人把店舖改造成搞笑秀或舞蹈<sup>(註1)</sup>的會場，或是眾人一起在街上，舉辦震驚世人的露天派對（在下一章會詳細介紹）。高圓寺真是愈來愈精彩了！

還有，其實素人之亂這個名稱，是個住在北中通，名叫小笠原瓊太的傢伙取的。他在一號店開店前的一個月，就在網路電台做了個名為「素人之亂」的節目。這也是開店之後，常在店裡聚集的傢伙、其他店的店主們，一起合作電

（註1）現代舞的一種形式，以破壞西方對於表演、動作和肢體的傳統美學觀點，追求肉體之上的心靈解放和自由為宗旨。

台節目的開端。當然，現在節目仍然存在，而且都是現場直播。甚至連免費索取的「素人之亂週刊」都有。到了這個地步，大家都開始搞不清楚，到底是誰在做些什麼事，誰在用素人之亂的名字了！簡直是一發不可收拾呀，讓人想喊救命的程度。

## 木村先生（《住民與自治》二〇〇七年十月號內文摘錄）

二手回收業這行，跟普通的量販店比起來，因為有收購、販賣、修理、配送……等過程，與客人的關係自然會比較親近。有個典型的老主顧叫木村先生（假名），是個住在附近的單身歐吉桑，每到月底錢花光了就會來賣東西，月初錢進來了就再把東西買回去。這個可愛的阿伯，完全把本店當成是當舖在使用。

前幾天他又跑到店裡來說：「喂！店長！這個熱水瓶要不要買啊？」平常他都是拿鬧鐘來賣，但這個月鬧鐘已經賣了，看來是特別缺錢，連熱水瓶也拿來了。木村先生一直纏著我說：「這個月錢都花光光了啦！拜託啦！」但是這個月已經買太多了，實在是不想再買，只好跟他說：「反正你下個禮拜又會來買回去對吧？勸你

還是別這麼做了，虧錢的是你喔！」沒想到他卻無視我的良心建議，反而氣沖沖地應說：「不行！我今天一定要用錢！」沒辦法，只好用四百圓把它買了下來。

想不到一轉眼就看到木村先生跑到香菸店，買了菸在那很幸福地抽著。真是太令我失望了！我走到他面前說：「木村先生，你也太浪費了吧！沒錢抽菸忍忍不就行了嗎？」他卻回說：「唉呀！就是想抽嘛！」

他最喜歡的鬧鐘已經買賣了十五次，熱水瓶三次。我的店不是當舖，東西賣了之後就會成為商品，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他的心愛的鬧鐘賣給了別的客人，結果下個月他回來買的時候，發現大事不妙，開始哇哇叫說：「慘了慘了！怎麼會被買走了呢！怎麼會這樣！」然後低著頭黯然地走了回去。

結果到了月底，他又拿了個一模一樣的鬧鐘來賣！他笑說：「沒辦法，太喜歡了，又去買了一個。」我說：「這麼喜歡的話就不要拿來賣呀！」他又回了同一句話：「不行啦！今天一定要用錢。」沒辦法只好又買下來。但是卻再也不敢賣了。結果就變成只要一買下他的東西，就會立刻貼上「已預約」的標籤，收進店裡的櫃子裡。

喂！木村先生！還是快把浪費的壞習慣改過來吧！再這樣下去不是沒完沒了了嗎？

## 回收 革命

各位貧窮人！本店素人之亂五號店，雖然是間二手回收店，但可不是隨便開的。開二手店的非凡意義，就是為了懲罰那些有錢的傢伙。為了讓我們這群沒路用的階級同志們可以猖狂起來，我將告訴你二手店到底有多重要！

### 不同於黑心經濟的生活方式

#### 貧窮階級的物資中心

這個世界不知道怎麼了？黑心經濟四處蔓延，隨便上街逛逛，錢就會被吸個精光。放假時去新宿散步，才不過一下子，就被吸引進電器行的家庭劇院試看區，本來根本不想買，結果卻愈看愈想要，最後終於擋不住誘惑，還簽分期付款買下來！

不然就是晚上喝醉很高興，一晃晃進了開到半夜的量販店，結果早上一醒來，就發現自己手上握了一個不知何時買的莫名其妙玩意兒。你有過這些經驗嗎？媽的！真是絲毫不得大意！簡直是一群愛說笑的畜生，把我的錢給我還來！

但還是要請大家冷靜點。別擔心，因為我們有個強而有

力的夥伴，就叫做中古商品。新品就留給那些笨蛋有錢人去買吧！更何況，請仔細想想，難道不是愈被公司操得半死，愈沒有自己時間的小上班族，就愈會想買台省事的乾燥洗衣機？愈沒時間運動就愈會去買健身器材？愈想紓解通勤電車的痛苦就愈會想買iPod？結果買一堆東西，房間愈來愈窄，最後還得再買一台不占空間的液晶電視……就這樣，企業每天製造沒必要的東西讓人購買，生意愈做愈大，公司好忙，又害你每天在那加免錢班……白痴嗎？夠了吧！要笨到什麼程度才甘心？新品就留給那些錢花不完的有錢人去買吧！他們那麼好騙，每次換季就衝去買新商品，正好讓我們收集那些被黑心經濟淘汰、對他們來說已經一無是處的中古貨，成為自己的財產。

沒錯！街上的二手店，就是窮人階級的物資中心！怎麼樣？是不是很威風？

---

### 在社區裡買賣便宜的中古貨（新品就交給有錢人去買吧！）

---

先找找你家附近的便宜二手店，這類的店，通常有衣服、雜貨，連家具、電器用品，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

都不難買到。除非是非得用好貨不可的東西，才去買新品，其他能將就用的，就買二手貨。例如，如果你想買個「會冰就好，其他什麼功能都不要的冰箱」，素人之亂五號店裡，有一台冰箱只要三千圓，很厲害吧？新的電冰箱一台差不多兩萬圓，買中古貨馬上就可以省下一萬七！用時薪八百圓換算的話，相當於二十個小時以上！把這些錢拿去做你想做的事，去多排兩、三天的假，豈不划算。

不只是冰箱，如果電視、洗衣機等家具也都用二手貨的話，省下的金錢和勞動時間，肯定將更為可觀！

---

### 對抗黑心經濟的抗爭手段

---

如果社區裡有二手店，其能背負的重要使命，就是串連起想買或賣東西的人們。如果沒了二手店，有人東西不用了，想給朋友也沒人要，有人想用二手貨卻也找不到人買，那不是很可惜嗎？如果有了這個物資中心，想賣的人隨時能賣，想買的人也能隨時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我們不必再專程跑去城裡的大商場買特惠家電，載不回來還要宅配，真是太浪費了。你要的東西，明明就在街坊鄰居的手裡不是嗎！



如此一來，每個地區內的物資就能被徹底循環利用，再也不必擔心被新力還是電通<sup>(註2)</sup>所組成的黑心商業聯合軍壓榨了！

說到這裡，不知道各位窮人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那就是就算藉著二手店循環的物資再怎麼多，二手店的生意再怎麼好，也絕不會讓那個吸取窮人血汗的黑心經濟體占到便宜！這可不得了，買賣中古貨的行為竟成了反黑心經濟的抗爭手段！附近的歐巴桑看到二手茶壺說：「唉呀！真便宜呀！」然後把它買回家的這件事，竟然也是個反體制行動嗎？這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等等！「珍惜資源」、「東西壞了修理就好」的這些觀念，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怎麼會變成用舊的東西，就是反體制了？所以你想想看，現代人的消費價值觀有多瘋狂！不快点把這個黑心的經濟體摧毀怎麼行！窮人們站起來吧！革命的時候到了！快去二手店買賣東西吧！

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各位，世上也是存在著黑心二手店的。你有在大型二手連鎖店裡，看看穿金戴銀、滿腦肥腸的老闆正逼問著店員：「今天賣得怎樣？」過嗎？喂！黑心二手店的老闆，要知道我們窮人可是不好惹的！要是逼我們施展憤怒的小偷攻擊，或是朝著你的黑頭賓士進行十圓硬幣恐怖攻擊的話，後果會怎樣我可不

(註2) 廣告宣傳企  
公司。

知道。還是快點乖乖投降得好，現在投降的話就原諒你！

## 修理、改造物品的自治權

常有人對二手店抱持錯誤印象：「什麼？用低價搜刮一些中古貨，然後再用高價賣出？真沒良心！」唉呀，這也未免太小看我們了。二手店除了買賣，同時也具備有修繕與改造物品的功能的。我們能修好壞掉的家電、站不穩的家具，能修的東西都盡量修，還會把唱盤及電風扇的蓋子改造成時鐘，把壞掉的衣櫥加上桌腳變成桌子，使用各種創意把垃圾變成有用的東西。像我就常在喝醉時趁著興致亂改東西，結果做出一些讓客人高興的商品出來。

當然，還是有些電器必須送回原廠修理，但原則上我還是都盡量自己修。就像老一輩的歐吉桑，家裡堆滿了DIY工具，有空就在那弄東弄西一樣。這種生活方式很理想，但是現代的生活步調卻讓人們很難這麼做。更何況是住在狹窄單人房的都市人。二手店雖然不是專業修理中心，卻在仲介買賣中古品的過程裡，肩負著修理、改造物品的機能。就這樣，社區內的不用品一旦進入循環

過程，就能透過二手店這個中繼站的修理及改造，活出新的價值。讓我們真正享有「物品」的自治權，讓那些大企業愈來愈派不上用場吧。

## 取得革命物資！

接下來，總算要介紹最大的好處了。

基本上，我們窮人沒有錢，也沒什麼東西，所以當我們想搞個活動、慶典或抗爭時，往往比想像中困難。假設有一天突發奇想，叫大家拿手上的物資來抗爭的話，恐怕也只能收集到一堆小木桌還是棉被之類的，根本就搞不起來。

可是你想，如果有家二手店當夥伴的話，豈不是要什麼就有什麼？假設有天你突然想去車站前放電音給路人聽，只要去二手店倉庫，挖出發電機、揚聲器、播放器和喇叭，要開趴豈不簡單？就算器材搬不動，用店裡的小貨車也可以解決。所以我們辦活動很方便。在後面的第三章將介紹的站前瘋狂音樂祭，所用的器材就幾乎都是自己的。

還有，許多搞演劇或電影的人都住在高圓寺，也可以找他們借小道具。當然，這些貧窮的劇團和窮導演，也

常來我的店裡借東西。雖然我都建議他們，要借東西，最好是潛入「田園調布」那些高級住宅區搜刮最好，但可惜現實情形不大能允許這種事，我只好免費借東西給他們。光為了一個場景，特地花錢買道具的話不是很笨嗎？就像我剛才說的，被有錢人丟棄的中古貨，就是我們窮人的共同財產！大家一起盡情使用，才是王道！呃……不過，還是希望大家別看到我這樣寫，就一天到晚來借東西！資源也是有限的，還是在不影響對方的情形下再互助吧！

不只如此，我還曾幫過一個房子被燒光，兩手空空，徬徨在街頭的朋友。那時我找了一整套款式較舊、狀況不算太好的中古家具用品給他，幫助他度過了難關。

說到這，我就想到一件國外的事情。從前以色列曾經突襲黎巴嫩，把一般街道破壞得慘不忍睹，但黎巴嫩政府卻沒有推動什麼具體的復興政策，反倒是有個叫真主黨（Hezbollah）的民兵組織，全面支援災民。於是聽說受到他們幫助的人，信任游擊隊更勝於政府。嗯，真主黨真猛。素人之亂雖然不是民兵組織，但比起那個辦任何事都要繁雜手續的沒用政府，總是好得多吧！能夠直接雙手奉上洗衣機的我們，當然是更受居民信賴的！

總之就是這樣，手上有一堆雜七雜八的東西的話，辦什麼事都方便。現在時機這麼壞，一堆快倒店的窮老闆、

快被裁員的可憐上班族、被派遣公司折磨的打工仔……這些人什麼時候會受不了，出來群起反抗，我可不知道！但如果有需要，我隨時都能提供從廢家具拆下來的木棒給他們！這些棍棒可管用了，包準大家歡喜！

## 與在地連結的生活方式

誠如我在前面一再強調的，窮人想在社會打滾，連結在地資源及人脈非常重要。我們窮人就是沒錢，如果孤零零地一個人生活，就必須乖乖聽那些願意付你錢，或是有錢人的臉色才能活下去。這種日子真令人不爽！

真沒辦法工作的人，可以去申請生活保護等社福措施。但是如果政府倒了，這些人不就要白白餓死了嗎？如果有天首相突然跳到桌子上大喊：「歹勢！政府欠債太多，從明天開始，付不起你們這些米蟲的膳養費了！來吧，來咬我咬我呀！沒錢就是沒錢！」那我們該怎麼辦？還是別太信賴他們吧！

再說本書的宗旨是「過想辦法不受制於人的生活」、「窮人只要團結，一定能找到憑自己力量活下去的方法」，爲了這個目標，我們必須研究更無敵的作戰。這個時候，以商店街爲主的在地資源，將成爲我們的求

生法寶。

## 商店街作戰

首先要介紹的是商店街。在居住環境中，商店街占相當重要的地位。一個住宅區裡如果有商店街，居民就會聚集在這買東西，而這之中產生的深層人際關係，就藏有窮人們的生存祕訣。多多利用商店街是不會有錯的。

不過還是得先給你一個忠告，像東京台場那種大型集中住宅區的話，可是只有冷冰冰的購物中心能供你消費的。各位窮人！那種無機城鎮可不是我們這群牛鬼蛇神能住的！在那種地方流連，就算身上沒錢，餓倒在街上也沒人會理你。那裡對窮人來說非常危險，還是趕快逃離爲上策！

好，基本上聚集在商店街的，大多是獨立商店，所以有各行各業的店家。也就是說，當自己陷入困境時，具有各項長才的人，都能出來幫助你度過難關。有飲食店的話就能吃飯、有肉店和蔬菜店就能拿到食材、有唱片行就能聽音樂、有電器行就能修電器、有工務店就能修房子，跟這些人打好關係肯定不會吃虧！大家都是我們的強力靠山！

## 熟客作戰

如果你家附近有商店街，不多加利用就太可惜了！先找間店開始打交道吧！個人商店和量販店不一樣，老闆容易記住客人的臉。所以不管是小酒吧還是咖啡店、賣魚的、賣豆腐的，多去幾次的話，很快就能打成一片。而且最好是下午店家沒事的時間去，買東西還可以順便聊兩句，如此一來，你就能打聽到許多左鄰右舍的消息，不知不覺地增加許多在地人脈。再加上商店街幾乎每幾個月就會辦一些活動，如果能積極參與的話，很快就能成為商店街軍團的一員了！

素人之亂在高圓寺的北中通商店街認識的人不少，走在街上常發生許多趣事。有時候能拿到店家多餘的食材，也能在晚上發現醉倒在路旁的電器行老闆，順便拗他幫忙修理東西。甚至會在半夜遇到酒醉很High的歐吉桑，一看到這邊有可愛女生就喊說：「來呀！阿伯請你們吃飯！」然後跑去煮味噌烏龍麵給我們吃（這是真的，而且還常發生），真是太感恩了！

嗯……像這樣的事，在台場那個假惺惺的近未來城市，就不可能發生吧？對那些眼裡只有利益及黑心的無情大型店相比，萬事好商量的商店街簡直太棒了！

## 跳蚤市場、演藝秀作戰

素人之亂在北中通商店街有好幾家店舖，看起來似乎勢力很大，但事實上，無論經營年數還是我們的年紀，都是整個商店街裡晚輩中的晚輩，根本敵不過那些開店幾十年的阿伯們。所以呢，你別看我在書裡批判社會，好像很了不起似的，其實商店街不管辦什麼活動，我們都是最卑賤的小跑腿。一下子被叫去裝燈籠，一下子去黏在路上的口香糖，跑東跑西，有夠辛苦。

北中通商店街的慣例活動「跳蚤市場祭」的時候也一樣。北中通每年都會不定期舉辦數次的露天跳蚤市集，以促進商店街及社區活性化。於是做為晚輩的我們，自然就要負責起多如牛毛的雜事。發傳單、做看板，甚至自掏腰包雇人設置會場、準備事務工作。如果有室內表演，也大多在素人之亂的店舖裡舉行。所以我們得把店內的東西清空，在裡面設置舞台。當然，那天是無法開店的，所以賺不到半毛錢。

看起來我們真是被欺負得夠慘了，但事實上卻不盡然。在跑腿的過程中，不但能認識更多人，也能夠趁隙辦一些自己想要的活動。（雖然辦Live演唱會時，是常被鄰居罵太吵啦……）

如果你也有開店，強烈建議你去商店街活動參一腳。或

許你一開始會覺得這種活動很老氣，但久了以後，自然能在裡面偷渡一些有趣的事情。又或者你沒開店也行，只要跟各式各樣的店家打好關係，或許就能拜託他們，讓你辦想要的活動也說不定，總之這條街一定會愈來愈對你的味！

無論如何，商店街上的自營業軍團這麼強，不找他們當夥伴真是太浪費了！拿我自己來說，我就覺得二手店是個便利的好幫手，最好能找他們當朋友。爲什麼呢？拿我自己當例子，就常在喝醉漫步於街上時，沒頭沒腦地被人家叫去修理東西，不然就是心血來潮時，來個快樂大放送，逢人就說：「我倉庫裡有好貨，送你送你！」（當然，這是心情很好的時候才會做的事。心情不好時，我大概會以「啊？喔？嗯……」等語焉不詳的發語詞帶過。所以嚴禁過度期待！），怎麼樣，夠讚吧！而且我就住在店的附近，如果真遇上什麼困擾，來敲門把我挖起來也行。（但有時被吵醒還是會極度不爽）

不管你再怎麼光顧新光三越或量販店，碰上麻煩時也不會有有人幫你。但如果是和自營業軍團親近的話，就可能有數不完的好事發生。請務必牢記！

## 町內會作戰

好，接下來講社區的事。社區內大多有町內會或自治會等居民組織，但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搞不清楚，這到底是讓誰、又是做什麼事的地方？跟商店街相比，它的存在顯得模糊多了。

印象中，那似乎是附近歐巴桑，或退休的歐吉桑聚在一起道人長短的地方。好像感覺不怎麼好……？但是，町內會本來就不該去管那些一個人住的小毛頭吧？如果真有什麼交流，頂多就是被罵垃圾亂丟、機車亂停之類的怨言吧？所以一般人對町內會的印象，通常都是——「咦？那是幹嘛用的？」

但是各位窮人、廢人、無頭路的人、閒人、笨蛋、白痴和傻瓜們！我們可不能小看町內會！在街上打滾時，如果運用得宜，町內會也是有機會發揮絕佳功能的！

先想想，這些自治會是怎麼來的？其實它的前身就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政府爲了控制老百姓，在基層社區裡設置的「町會」。戰後，這個組織搖身一變，成了具有自治功能的市民組織，肩負社區自治機能……只是現在不管怎麼看，都不像是這樣而已呀……？所幸它還是有些地方沒變。再怎麼說，自治會的創立宗旨，就是靠自己的力量營運社區，是一個很小的自治單位。盡自己的力

量照顧周遭事物，而不過分仰賴政府的力量。

實在是不錯的想法，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誰也不知道何時會天搖地動，現在的日本經濟又搖搖欲墜，如果哪天發生了什麼大事，你又剛好把生命財產全交給上頭處理的話，那不是馬上就窮途末路了嗎？也好在目前的日本還算和平，如果哪天又來一群假右翼笨蛋模仿前人來場「二二六事件」<sup>(註3)</sup>的話，你能忍受你家附近被軍事占領嗎？（不過這種事現在應該很難發生了……）

爲了預防萬一，爲了在社會動亂時也能大喊：「一群白痴！大爺我現在可沒空陪你們瞎慌張！」地區自治可是少不了的。沒錯，自治很重要，所以地位等同於社區自治會的町內會，其重要性恐怕也是出乎大家所預料的！

## 傳閱板作戰<sup>(註4)</sup>

基於上述理由，覺得町內會很重要的我，偶爾也會參加他們的集會。他們看到我總像看到寶一樣，老是很高興地說：「能在這裡看到年輕人真是太好了！」結果就在不知不覺間，我已變成了「組長」。這是住在隔壁的歐吉桑鄭重推薦的，想推也推不掉，只好乖乖地接受職務。回去一查，才知道這個「組」，在戰爭時期可是惡

（註3）1936年2月26日，右翼的青年將校「陸軍皇道派」發起的軍事叛變事件。

（註4）原文為「回覽板」，為日本社區的傳統通訊方式。町內會將在地連絡資訊夾在A4文件板上，附上簽名欄，看完的人家簽名後傳交給下一戶人家，並有組長追蹤進度。

名昭彰，也就是現代監視社會、讓左鄰右舍互相牽制的「鄰組制度」之前身。還記得曾在教科書上讀過，被分在同組的人家，不但有告密獎勵，如果有人違反規定，還要負連帶責任，實在是個可怕的團體！那……我到底爲什麼要去當什麼鄰組的頭頭咧？倒楣……

咳咳！不過現在當然已經不是這樣的了。只是名字沒變而已。實際上組長的工作，只不過是負責收町會費、遞交傳閱板罷了。是不是樸實得很厲害？如果哪天世界陷入大恐慌，終究還是要靠傳閱板這種超傳統的資訊傳達手段的呀！基於這個想法，我每天都有乖乖地在看傳閱板。畢竟，革命總是近在眼前的。

## 偽巡邏隊驅逐作戰

還有，町內會有個很可疑的工作叫做「防犯巡邏」。基本上就是幾個阿伯組成巡邏隊，看社區內有沒有小偷或色情狂之類的可疑人物，並勸導小孩晚上不要在外逗留、勸阻青少年抽菸等等。可是這種巡邏真叫人難以理解，照他們的標準，我們這群白天沒事在街上晃的人，不就成了他們「防犯」的對象了嗎？特別是沒工作的尼特族，對他們來說無疑就是所謂的可疑人物！如果再加

上頭髮長一點，衣服破一點，那群阿伯搞不好都要叫警察來了！實在過分。只不過是比別人白爛一點就要被警察盤問，這是什麼跟什麼嘛。

事實上，如果是這種喜歡報警的巡邏隊，「自治」根本只是個笑話，頂多就是警方的小囉嘍罷了！所謂自治，應該是靠自己的力量守護家園，遇上問題先自行解決才是。舉例來說，如果有天在附近抓到一個笨賊的話，就該像這樣處理才對——

巡邏：「你幹這種事，老家福島的媽媽可是會哭的喔！」

小偷：「嗚嗚……其實是公司倒閉、老家被火燒光，再加上兒子開車撞到小孩子，害我欠一屁股債！好不容易躲掉討債公司跑路逃到東京，身上的錢都花光了……」

巡邏：「真拿你沒辦法！老兄，你就在我們這木材店切切木頭打打工，先避個風頭再說吧！要是再偷東西我可饒不了你！」

小偷：「您的大恩大德我一生都無以回報！」

這才叫自治不是嗎！什麼事都交給警察處理的話，我們將會失去自治能力的！不過，如果是遇上拿著電擊棒、來福槍，火力不輸蓋達組織的蒙面大盜的話，還是該馬上報警就是了……

## 自己解決社區的問題

所以說，現在這種定義不明的「防犯巡邏」，很容易就往錯誤的方向發展。雖然不是町內會組織，但有個最壞的例子，就是常在街頭看到的「守護者天使」隊。<sup>(註5)</sup>他們的隊員個個人高馬大，只要在街上發現可疑人物，就會把他硬拉進警局，相當強勢。他們會在車站前搖醒正在睡覺的醉漢，驅趕半夜聚在公園裡的年輕人，總之是個相當雞婆的恐怖團體，而且態度既傲慢又兇狠。我以前在池袋，就曾看過一個醉倒在地的阿伯，被隊員從衣領抓起，然後一腳踹出去。這些人經常沒事在派出所前聚集，擺明了就是我們的敵人！像這種變身為警察跟班的巡邏隊，與自治行為一點關係也沒有，請千萬別去贊助他們。不只這樣，如果可以，還應該快點趕走他們！

相反的，如果是那種有心憑自己力量解決問題的巡邏隊，不但不會帶來危害，甚至有正面效益。現代的社會趨勢就是製造愈來愈多的罰則，抽個菸要罰，亂丟紙屑也要罰，還鼓勵大家多裝監視攝影機。結果你看，現在開始有人在講，玩滑板跟騎自行車的人也要納入交通罰款對象，而睡在網咖、無家可歸的難民們，則是準犯罪者。連這些話都講得出來，真的是太瘋狂了。這點小事也要用這麼多法規去強制取締的社會，一定是有病。再

(註5) 為一跨國NPO法人，在英、美、加、南非等十四國皆有分會。正式名稱為「Guardian Angels Japan, GAJ」。

這樣下去的話，恐怕連去公廁，用衛生紙超過四十公分都要罰，在房間裡放音樂超過幾分貝要沒收五張專輯之類的，整個社會變成一個超荒謬的神經質社會。

這些事情本來就該自己解決，活在這麼難過的社會裡，到底誰受得了？打造一個可以自己解決問題的環境，是你我的責任哪！

你曾經在電車裡講手機，結果被人怒氣沖沖地指責過嗎？<sup>(註6)</sup>這種笨規定，就是那些老古板在捍衛的所謂「秩序」。我要說的是，像這種笨秩序、毫無根據的規定，全部都去吃屎吧！一點都沒有必要遵守！什麼叫規定不行就是不行？你是要當警方的抓耙仔，還是想創造真正屬於自己的社區？自己先搞清楚再說吧！

如果你在街上遇到愛說教的傢伙，請先看清楚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再決定是要與他對話或反擊吧！

## 抬轎作戰

社區裡大部分的神社都有廟會，有空的話建議可以參加看看，很有趣的。

「不行！我是基督徒！」、「我是共產主義者，所以……」、「我媽說有空去神社的話，還不如多讀池田

(註7) 日本一宗教團  
「劇價學會」的創始人。

(註6) 日本電車內規定，嚴禁手機通話。

大師<sup>(註7)</sup>的書！」……各位！別再說些有的沒的了。抬神轎哪算什麼「宗教」啊。廟會除了是個宗教儀式外，實際上最根本的性質，就是「暫時離開日常生活束縛，在這天盡情狂歡」而已呀。廟會當天，可以扛著神轎在街上一邊漫步，一邊大呼小叫，結束後大家一起喝酒，鬧到半夜也沒人管，這在平常的話，要被多少鄰居投訴啊？不是有警察來取締，不然就是憤怒的阿伯拿著菜刀現身。但只要變成廟會，大致上這些事情都OK。雖然平時年輕人在街上辦音樂趴、在路上成群結隊喝酒，總會被罵得東倒西歪，一樣吵鬧的廟會，卻沒人會說話。不過難免還是會有些在社區裡沒朋友的外地人，碰到在地的大廟會時，會跑出來怒吼：「吵死了！害我睡不著！」甚至也有人會報警。也就是說，只要是認識的人在吵就不生氣，不認識的人就要出來發飆？這可真沒意思。不過像廟會這種獲得町內會認可的活動，大致上做什麼事都行。既然是這樣的話，不參加可就太浪費了！「在特殊的日子狂歡」這件事，並沒有什麼不好，何況還是受到地方認可的盛事！怎能不好好珍惜。再說，在這個脫離日常的節慶中，如果能跟地方上的阿姨阿伯一起歡樂的話，也會產生出一種連帶感，久了之後，他們也能以更自然的態度，理解年輕人在做的事。說到頭來，其實長輩們做的事也跟年輕人差不了多少，只不過



方式不一樣罷了！彼此對立不是很奇怪嗎？

厭倦了平日枯燥乏味的生活，偶爾想大吵大鬧的你，可別再作繭自縛了！盡情地在節慶日大鬧特鬧吧！如果你遵循商店街作戰，平時就和鄰居們打好關係的話，一定隨時都有機會參與廟會的最核心部分的！再說，若能透過神事，跟町內會的長輩產生互動的話，搞不好下次就換他們來加入年輕人辦的活動也說不定！那麼這歡樂的節慶氣氛，肯定能擴散到街上的各個角落。

如此一來，那些只有觀光客會來的傳統假祭典也將通通消失，每個大街小巷都將充滿著居民歡鬧的聲音。

嘿！常常花幾萬圓專程跑去富士搖滾祭<sup>(註8)</sup>體驗非日常氣氛的你，真的太淺了啦！與其去那種了無新意的商業性演唱會，倒不如自己來辦一場廟會還比較好玩！

我們一路研究了許多在街上快樂生活的方式，而其中最快的，果然還是找店家下手。一下子就要跟住在隔壁的人親近並不容易，建議還是先跟店老闆打好交情，再循著這些關係，建立起更多的人脈。只要你常在廟會或節慶出現，並且開始和在街頭巷尾喊著「小心火燭！」的巡邏隊搏感情，總有一天會真正成為這個地方的居民，在該地發現愈來愈多快樂的事情。

或許還是有很多人會認為，要建立人際關係很麻煩耶……嗯，我也知道。可是如果能好好利用這些資源，你的生活將更容易。各位，就勇敢地在商店街、町內會之間，努力奮鬥吧！

（註8）每年夏天舉辦的搖滾音樂祭。地位等同於台灣的貢寮海邊或春吶，只是入場費便宜。

## 自己打造 公共設施

我們已經瞭解，與其一個人單打獨鬥，倒不如透過商店街，運用社區資源還比較好生存。但是呢，這個社會不足的事情還是太多了，如果能有更多莫名其妙的傢伙聚在一起的話，我們的共同資產將會愈來愈豐富，搞不好還能趁勢打造出屬於自己的公共設施也說不定。

我們這些窮人、大笨蛋、米蟲們，長久以來被孤立於社會的角落，沒有什麼機會結合在一起搞花樣。明明街上有那麼多窮人，卻誰也不認識誰，每個人都孤零零地在社會上打滾，結果不是被黑心公司當廉價勞工壓榨，就是勉強自己花大錢，跑到代官山那種高消費區學著當中產階級。窮人們！快停止這種愚行吧！不要再去那些黑心企業或有錢人的地方遊蕩了！靠我們的力量，創造出驚天動地事情豈不更好！

透過高圓寺北中通商店街的素人之亂的例子，瞭解到擁有二手店及飲食店，能讓我們活得更開心。可是……總覺得還是少了點什麼東西。究竟我們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打造出屬於大家的公共空間呢？

## 在素人工作室做任何想做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出現在我腦海的，是工作室。如果想搞大

點就是工廠。工作室相當便利，可以在裡面做各式各樣的事情。只要準備好充足的設備與工具，我們便可以在裡面盡情地發揮自己的創意。

就一家二手店而言，因為必須經常修理、拆除或改造各種家具，所以還蠻需要個工作室。更何況，如果有個地方能讓自己舒展身手的話，能做的就不只是局部修繕，而是更徹底的修理及改造。如此一來，前述的二手店所具備的物品再生功能，將能更徹底發揮。

如果有工作室，再準備好電鋸、焊接工具、木工及鐵工用品、塗料、裁縫機……等道具的話，就什麼東西都能做了！再也不必爲了找適合房間尺寸的櫥櫃，逛上一家又一家的家具店，自己做就好。就算自己不會做，社區裡也一定有懂木工的人能幫忙，請他吃頓飯就行了！好，如果真的找不到人，就在工作室門口貼上「徵求會做櫃子的人。請吃飯！」的告示，如何？當然，除此之外工作室也有很多機能。例如喜歡畫畫的人，可以一鼓作氣畫個超級鉅作，或是做個驚世駭俗的藝術裝置、把陶土轉盤轉起來做盤子、雕雕像，當然也能改車，把附近飆車族弟兄們的機車全改成最勁爆的車子，讓他們爽翻天！如果再增添幾部印T恤或明信片的機器，還能做出更多的獨創商品。當大家想在街上大鬧特鬧時（關於怎麼鬧請看第三章），如果有間工作室，也大概只要花一

個禮拜，就能做好各種道具。

還有，這個空間最好是大家共同合資，一起打造出來的空間。如此一來，就不必特別考慮利益問題。如果能不收使用費，還供人二十四小時使用，那就太棒了。只要大家都能輕鬆地利用這個場所，就會有愈來愈多的人來這裡，嘗試做各種新玩意，社區的文化水準必將大大提升，變成愈來愈好玩的地方。

而爲了讓大家盡量地利用這個地方，也千萬別訂出「只限出資者使用」之類的爛規定。不要讓人覺得這是個邪教團體的私密空間，表現得大方點，讓每個在街上閒晃的傢伙都能來這大展身手才是真正的王道。

## 自己出版印刷

另外，想辦法自己出版、印刷也蠻有意思的。只要有印刷機，活動通知、店裡的宣傳廣告，甚至是呼籲大家群起反亂的傳單……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也能做簡單的小冊子和雜誌。之前也說過，具有實體的紙本能帶給人們更多震撼，是傳達訊息的重要利器。嘿！別再寫那些沒人看的部落格了，在街上盡情亂發你的出版物或傳單吧！逐步上軌道後，也可以找印刷公司商量，自己出版

一些簡單的書呀！

## 創造自己的遊樂場

沒事去銀座逛逛，總會發現一堆飄著濃濃銅臭味的笨蛋高級畫廊。如果在那租個一禮拜辦展，大概租金就能讓你窮到被鬼追。關於那種地方，怎樣看都是放隻瘋狗或老鼠進去大鬧一場最適合。

好，如果你在前述的工作室作戰成功，生產出許多作品後，卻發現四處展場都貴得要命，想辦展卻辦不成的時候該怎麼辦？若是繪畫或寫真展，還可以找認識的咖啡廳幫幫忙，但若是大手筆的電影放映會或舞台劇，場地肯定會是大問題。中型劇場或迷你電影院的場地費，可是和銀座畫廊不相上下的。

其實，我就曾經和某個貧窮的劇團一起合租過倉庫。那個劇團雖然一個月只要負擔一萬圓，但因為實在太窮，常常連一萬都付不起，總在月底拿些小道具或家具來賣，還逼得我經常非得用高價收購不可。

然而，就算是小地方，我們還是需要擁有一個能夠辦活動的空間。

就在你自己的社區，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多元空間吧！

可以在那辦影展、找些小劇團來表演、叫有趣的人來表演脫口秀。如果想讓附近的阿公阿嬤高興，在平日白天的時段請一些演歌歌手或相聲家來就絕對錯不了。也可以叫些自以為是的專家來說教，或者是叫無聊的傢伙來朗讀詩（不過請注意，如果是邪教團體要放洗腦影片，或是詐騙集團來推銷黑心商品就不好了。請務必嚴格把關），總之在社區內創造一個自主性空間，能為我們帶來許多的樂趣，不但可以讓想秀又找不到場地的人盡情發揮，同時也能製造機會，讓原本對這些事沒興趣的人接觸新東西。舉辦不同風格的活動，有時還會讓自己對以前無緣的事開竅。當然，朋友也會愈來愈多，讓你掌握更多爆笑活動或超白痴的資訊，非常了不起。

現代交通發達，想去哪就能去哪，再加上網路普及，我們的在地文化正急速萎縮中。譬如說喜歡音樂的人，經常透過外界資訊，瞬間接收到日本全國的最新音樂狀況，卻連自己社區的其他人在搞些什麼都不知道，不是很可惜嗎？更過分一點的人，甚至會覺得整個城市除了自己的公司、柏青哥及超市之外，什麼都沒有。簡直混帳！哪有這樣在生活的！

我們已經有能力連結全國資訊，那何不在這裡頭加入更多的在地元素，使各地的在地文化都能夠互相連結，讓你不管上哪都有回家的感覺呢？屆時，我們就不必再去

銀座的高級畫廊潑糞抗議，也不用再朝著國家劇院丟死豬屍洩憤了！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你們這群傢伙，到底是還在撐什麼？現在就開始作戰吧！去找空房子，去問房屋仲介，還有，明明是黑心有錢階級，卻還在讀這本書試圖瞭解我們的混蛋們，還不快把手中沒用的房子交出來！

順道一提，我們也在北中通租了房子。一個約十一坪、不算大的地方。於二〇〇八年二月開張，前面提到的出版社作戰，也在這個空間的一角進行中。嗯，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倒，或甚至是大發利市，總之有空的話，也歡迎各位來看看。

## 為遠道而來的朋友打造便宜民宿

等自己的社區熱鬧起來後，接下來就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想來玩。例如在其他城市搞花樣的傢伙、在國外活躍的外國人、單純的路人甲……等。

比方說現在就有很多人，大老遠地跑到高圓寺來玩。但如果你只是白天來看看就回去，那大概也看不到什麼。去咖啡店或許還可以跟人講講話，但是像二手衣店就只有賣衣服，去二手回收店也只有店員在那邊清洗衣

機而已。想體會高圓寺的真正樂趣，還是要在這待上幾天，和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才行的！

如果有朋友家可以借住就還好，但借住也有個限度，總不好意思一口氣拜託人家說：「我要住一個禮拜。」如果曾經因為想出遠門去看個有趣的人或店，或是為了想參加什麼活動而煩惱過住宿問題，就應該和我們一起，打造一個超便宜民宿的計畫。

希望追求住宿品質的有錢人，請直接去訂商務旅館少來煩我們！我們民宿的基本配備就是大房間、上下兩排的睡鋪以及共用浴室而已。不過相對的，一晚大概只收個八百到一千日圓。也別再去陰森森的網咖過夜了！開間便宜民宿，讓更多莫名其妙的傢伙齊聚一堂不是很好嗎？

開民宿的好處，當然也一樣，就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對當地人來說，如果每天都有不同的人進出社區，也幾乎等同於不用旅行，就能認識國內外的許多朋友，非常之屌。

其實目前在街頭上，也不乏這種提供外國背包客的便宜民宿，但大家都停留在睡完覺就走人的階段，很少有人會跟當地的有趣傢伙、商店街的老頭或町內會的阿姨們互動。如果每個城鎮都有這種「超在地民宿」，出去玩就方便多了。只要去那裡住，馬上就能知道當地的有趣

人事物。這比某些鄉下的觀光景點，一出站就只有無趣的平價旅館要好多了吧？

貧窮人認識愈多夥伴，力量就會愈強。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民宿，義無反顧地衝吧。

## 籌錢作戰

仔細想想，我們能創造的公共設施還真不少（還有圖書館作戰、大眾澡堂作戰、長途巴士作戰……），比較好的公家設施裡或許有劇場，但它們往往晚上七點就關門、禁酒禁菸，不然就是蓋在鄉下，一看就知道是腦殘誤蓋的巨大蚊子館，離車站超遠、櫃檯的老阿姨又不通人情……實在沒一個像樣的。所以還是靠自己最好。

既然如此，我們當然會需要一筆資金。雖說每個地方房價不同，但是想租個較大的空間，一個月二、三十萬總是跑不掉，頭期款也會偏高。如果再加上裝潢設備，嘖，看來會是個上百萬的高額投資！好貴……

但，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

如果能透過認識的當地人，直接和房東交涉，第一步就能先省下仲介費，搞不好還會有更好的房東不收保證金或禮金。更幸運的情況是，說不定會遇上附近的地主阿

嬭開口說：「那邊有個空房，喜歡就拿去用吧！」這些事都不是不可能！再加上如果認識二手店老闆的話，也有機會能拿到免費設備。跟木工阿伯混熟的話，也能拜託他來裝潢。

如果認識的人夠多，搞不好還會出現個朋友說：「工作忙得要死，一堆錢沒地方花……被工作追逐的人生真令人厭倦。什麼？你的計畫真有趣，我來幫你好了！」然後一口氣掏出二十萬圓美好的獻金！或是附近的歐吉桑說：「這個年輕人真不錯！來來，看要多少？」之類的。如果人脈夠廣，這種滿地黃金的美夢，成真並非難事！

爲了籌錢，我們必須嘗試所有的可能性。但還是不能太過依賴別人，自己想辦法總是最好。畢竟拿人手軟。如果有一天，金主告訴你：「○○黨議員候選人的票就靠你了！」、「我忽然看你這個活動很不爽，別辦了。否則還錢！」之類反悔的話就不好了。還是小心點吧！還有，如果每個月都得自己貼錢，或是依賴捐款才能營運的話，建議還是別硬撐比較好。缺錢生意沒人做，一開始在興頭上或許還做得下去，等到稍微厭倦後，大概很快就會倒了。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總之，一開始一定要設法降低開業資金，然後尋找知音夥伴籌錢，實現開業目標。正式開幕後，再想辦法創造利潤。不用賺太多，每個月能拿出一點點盈餘，慢慢償

還給出資者就好。如果所有債務都能順利還清，那就萬萬歲了！接下來就是把利益回饋給使用者，把場地費盡量降低，或是再拿去打造新的計畫也行！

在這個良性循環下，我們的城市將會出現愈來愈多不得了的場所！屬於我們的樂園將愈來愈多！我們將可以創造既舒適又白痴的生活！

## 最後的忠告

關於以下這幾種人，我有些話想說。

一、出生在戰後嬰兒潮，一看到我們就罵：「我少年時多拚哪！最近的年輕人真不可靠，尤其是素人之亂，根本就是在亂搞。」可是現在只會每天躲在家泡茶閒閒沒代誌的你！

二、賺了一堆到死也花不完的錢，坐在高級別墅裡抽著雪茄，抱著圓滾滾的肥貓一邊閱讀本書，一邊自以為是地說著：「嗯，這群年輕人有夠猛。」的臭老頭們！

三、一到選舉時就說：「讓年輕一代的力量改變社會！」結果當選後什麼都不做的假仙年輕議員！

你們這群傢伙，廢話少說，快點拿錢來！

就是現在！

一起造反

---

# 第三章

## 守護法政貧窮風氣協會

一起  
造反 / 守護法政貧窮風

和許多人一樣，我也是從大學時代才開始懂得造反。我在九〇年代後期進入法政大學念書，當時的法政是間風氣不錯的學校。校園有點髒亂，飄散著貧窮氣息，相對的也充滿了自由的氛圍，學生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歡的事。只是好景不長，學校的經營團隊動起了賺錢的腦筋，開始計畫如何把學生訓練成「對企業有用的人才」。自從學校的經營方針改變後，不像話的事情就接二連三發生了。首先他們打掃校園，然後提出種種規定。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最後甚至宣布：「學生不得擅自進行活動。」整個事態可說是愈來愈離譜。

那時我胸口湧起一股怒意，想說辛辛苦苦繳學費讓你們賺，為什麼還要聽你們的話，去當什麼莫名其妙的企業人才？所以便組了一個「守護法政貧窮風氣協會」。一開始我做了一個長四米寬一米、上面寫著「法政大學是間窮學校」的巨大看板放在學校門口，還拿寫著「有錢人的大樓滾蛋！」的傳單到處亂發。本來只是想惡作劇一下，沒想到卻演變成接下來數年法政大學的風風雨雨，徹底讓那些混蛋知道了我的厲害。

## 粉碎黑心學生餐廳鬥爭

有一次，一位窮學生很生氣地跑來跟我說：「最近學生餐廳的食物份量愈來愈少！最過分的是白飯，少得不像話，叫我怎麼受得了！」的確，當時法政大學的學生餐廳風評很差，跟其他大學比起來，不但難吃，連量也不多，根本就是算準了要占人便宜！於是我登高一呼：「一起來懲罰學生餐廳吧！」最後決定來辦場餐廳抗議集會。

「守護法政貧窮風氣協會」雖然名字很響亮，但事實上成員也不過小貓兩三隻，是個有名無實的團體，就算辦集會也一定搞不起來。所以我們決定要虛張聲勢，先採取物量攻擊，印了三千張「十萬人將於餐廳前集結！」的傳單，從早到晚在校園四處張貼，然後每天拿著大聲公，在校園各處進行「學生餐廳的東西能吃嗎？」的演講會，還找來一些認識的朋友冒充聽眾，就怕人太少會露餡，還叫他們三不五時去變裝後再回來聽，製造出一股人來人往的氣勢來嚇人。我們的作戰非常順利，不久後校內就開始傳起「有個不得了的團體出現了」的謠言，周遭的氣氛也漸漸改變，大家開始心想：「集會當天可能會有大事喔。」

到了當天，謎團終於揭曉。一百多個窮學生聚集在餐廳



前，毫無章法地對著餐廳亂罵：「賣那麼貴給誰吃呀！一群混蛋！※#&◎……」好像單純只是來一吐平日累積的怨氣一樣。可是緊接著，主角出現了！他開始哭訴白飯的量太少，造成生活上的種種痛苦。這番話讓大家的怒氣猛然急升，現場情況愈來愈難控制，一場名為「衝餐廳」的笨蛋鬥爭就這樣展開了。眾人大叫著：「難吃死了混帳！」、「一群節省白飯的守飯奴！」……接著突破餐廳大門，開始往裡面衝！這一衝，整個場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有人喊著：「還錢來！」然後趁亂把碗盤收進自己的包包，還有人跑進去廚房大鬧，嚇死了餐廳的職員們。

抗爭告一段落，後來或許是怕惹上更多麻煩，學生餐廳竟然自己開始了十圓折扣優惠，白飯也不敢再隨便亂盛，每碗都用磅秤量過才敢端出來。早知如此，一開始就這樣不就沒事了嗎？

這就是值得紀念的第一場抗爭活動。

順道一提，這個餐廳鬥爭後來持續了好幾年。隔年的「衝餐廳」集會甚至來了兩、三百人，而且爲了能好好大顯聲威，還加了一道新攻擊，用暖桌做假神轎（拿木棍穿過暖桌抬起來，就是最強兵器了），找來探險社最笨的大笨蛋坐在上面帶頭衝餐廳。

另外，我們也在午休時間，於餐廳外進行百圓咖哩飯販

賣作戰。我們向老家在種田的朋友要了大量的米和蔬菜，從前晚開始熬夜煮咖哩。半夜從教室裡偷拉電出來，用超多孔的延長線接電煮飯，結果還讓校舍跳電，害校園在隔天一早便陷入停電混亂。那一天大約賣了四百份咖哩飯，肯定讓餐廳少賺了好多錢。我們就這樣掀起多場激烈鬥爭，以實際行動懲罰了那群混蛋。

我想那時候，那些餐廳經營者大概算得上是體會了有如越戰的恐懼感吧！想壓榨窮人就會有這種下場，希望他們給我好好記住！

## 暖桌鬥爭、火鍋鬥爭、喝酒鬥爭

大學和駕訓班或英語補習班不一樣，不是個單向傳授知識或技能的場所，而應該是讓學生能研究任何想研究的事、辦任何想辦的活動的地方。學生才應該是大學校園的主角，可是學校的經營團隊，竟然吐得出「上完課就快回家，多餘的事就別幹了」這種話。爲了對抗這種不公不義，我們決定開始發起「校園逗留抗爭」。

首先是暖桌抗爭。我們拿著暖桌，突然出現在校園內的廣場（當然是戶外），招攬正要回家的學生，一起就地開大型同歡會。這個活動的反應很好，我們在天冷的

時候煮火鍋，秋天時升起七輪炭火烤秋刀魚，讓大批學生紛紛停下回家的腳步聚集過來，氣氛相當熱烈，到最後甚至連掃地的阿伯、喜歡湊熱鬧的教授也加入了這場大宴會。我根本不覺得這是什麼壞事，但這似乎造成了那群臣服於企業的學校高層很大的困擾，也激怒了一些教職員跑來痛罵我們。可是他們再怎麼罵，我們也只是在那煮煮火鍋而已，所以學校一直不敢做出太強勢的鎮壓。

在校園內煮火鍋、烤魚的光景實在太白爛，久了之後大家竟然也習慣起來，群聚過來的笨蛋愈來愈多，如此一來就更沒人能阻擋了！許多上完課的學生，經過這就開開心心地坐下來，還不只是在暖桌上煮火鍋而已喔，有人拿了電視、有人搬來冰箱、有人帶電鍋來煮飯，荒謬的傢伙們陸續出現，大家一起喝酒喝到天亮，然後直接去教室上課，上完課再回到這裡聚集，有些人根本就是住在那裡了……廣場上人來人往，成員陸續交替，這場暖桌鬥爭（這樣也叫鬥爭？）就這樣持續了數個禮拜，著實是個令人畏懼，而且能頻繁執行的戰鬥！

不過，學校高層最後果然還是受不了，在理事會上提案商討對策。學校職員發了好幾封「立刻解散」的警告書來，還在公布欄上張貼告示，處罰首謀犯（也就是我）。公文上寫著：「松本哉於校園內擅自陳設暖桌、

喝酒等暴行……」由於這個內容實在太可笑，反而讓我的知名度暴漲，廣場上的人也愈來愈多，簡直是一發不可收拾。

就這樣，當時只要一到傍晚，進入大學校園，就會看見誰正在煮火鍋或烤肉的景象。處處都有狼煙升起，呈現出一種異常的風貌。連完全不認識的人也開始在一旁辦起烤肉派對，一經過就會有人問你：「要不要喝杯再走？」這些事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走在路上就能交到朋友，真是間好大學哪！

## 伊豆鹹魚干鬥爭

「守護法政貧窮風氣協會」是個游擊組織，我們會辦像在校園煮火鍋那種溫馨的活動，有時也會認真地和敵人正面衝突。這邊，就來向各位來介紹一個充滿腥臭味的殘酷鬥爭吧！

有一次，校方計畫將夜間部廢除，好把窮學生通通趕出學校。這個荒謬的提案引起了學生高度反彈。學生們要求與校長集體交涉，但校方完全不理不睬，甚至連交涉窗口也關閉了。

這時就輪到我們游擊部隊上場了！我們率眾聚集在原本

是交涉窗口的辦公室前，決定進行一場可怕的作戰。我們排好陣式，架好瓦斯爐，拿出世上最臭的伊豆鹹魚干開始烤！還做了巨大蒲扇，把鹹魚的無敵惡臭通通搵進無路可退的辦公室裡！過不久，就聽到裡面職員的哀嚎聲：「哇！臭死了！」、「這是要怎麼上班呀！」……接著一個一個連滾帶爬地逃出來。連交涉室的主管也跑出來大喊：「你們到底想幹什麼！」我們笑著說：「來嘛！吃塊魚再走嘛！」然後趁亂開始交涉：「叫校長來嘛！」

嗯，雖然最後校長還是沒答應見我們，但他應該已充分瞭解到我們的恐怖。如果哪一天我們認真起來，可是會不惜一切代價戰鬥到底的唷！

## 最高決戰！校長全身油漆事件

學生時代最後的最後，二〇〇一年時，發生了一場華麗的戰鬥。

當時，學校高層正與企業家們一起在動些壞念頭，看來是想把大學從「學生可以自由學習、研究、自主活動的場所」變成「企業的即戰力養成所」。什麼跟什麼嘛，實在太愚蠢了。明明是我們在付學費，為什麼還要乖乖

受人擺佈？如果真想要學生聽話，那就還錢來呀！

於是在九月二十一號，法政、早稻田等校的校長、歐力士集團的宮內會長與許多企業高層聚集在法政大學，準備召開一場邪惡的作戰會議。當時的法政可是貧窮人的叛亂據點，豈可允許這種會議在本校舉行？「好！我們就衝進會場懲罰這群壞蛋！」大家這麼說著，找了二十幾個人便一起衝了進去！

在新蓋好大樓的二十七樓樓頂、大約有五十個大人物聚集在觀景大廳的一場嚴肅會議，就這樣一瞬間被搞得面目全非！雖然我們這邊有的只是一群笨學生，但管他那麼多，看到桌子就翻、拿著油漆就潑，還有人拿起一旁的滅火器亂噴，看到爬在地上的大人物們，就拿噴漆在他背上噴下大大的「犬」字，簡直是鬼哭神嚎的人間煉獄。這是個超乎預料的戰果！太華麗了！

## 葛飾別墅作戰

油漆攻擊大成功是很不錯，但敵人可不是省油的燈，馬上報了警來抓我，這一抓就被送去了拘留所。

「慘了！這次栽了……」這個懊惱的意念在我進拘留所後馬上就消失了。因為我發現那明明是個好玩到翻的

地方！拘留所是六人房，跟我同房過的有黑道大哥、藥頭、從福建省來卻簽證逾期的拉麵店老闆、賭博遊藝場店長、喝醉酒生氣像藍波一樣打人的阿富汗風美國人、色狼、殺人犯、偽卡製造專家的香港人……等平時只有在晚間新聞才看得到的人物，還有個有二十六次前科的詐欺犯！每個人的故事都非常精彩，幾乎每天都聊天笑到肚子痛。從沒想過牢房這麼有趣，可以聽到平時絕對聽不到的極惡資訊、詐騙集團談話術、殺人犯的人生觀……等，無疑是場相當棒的社會學習。

整天跟這群人關在一起，大家閒閒無事就在那邊滾來滾去看漫畫，感覺上也不過就是個房客看起來有點兇的青年旅館而已，各位如果有機會一定得去瞧瞧才行。

補充說明一下，一開始我被送到築地署的拘留所（築地魚市場就在附近，一開始還以為能吃生魚片，結果來的是普通便當……），後來被轉送到位於葛飾的東京拘留所，四個半月後才出來。

嗯，大致上就是這樣。可惜礙於版面，無法一一介紹清楚。其實當時（現在我想是更過分）日本的大學漸漸都有把學生當成賺錢道具的傾向，開始打起一堆不像話的餽主意想控制學生，所以有許多場激烈的鬥爭，都在此時展開。有人在課堂間的空檔揹著啤酒架（就像日本職棒比賽時穿梭在觀眾席間的啤酒小妹／弟一樣），在校

園正中央開始兜售啤酒，開起露天啤酒大會，讓大家都喝得東倒西歪後，我們再趁勢拿起大聲公喊：「那裡有壞蛋！」一群醉鬼就這樣衝進校長室，引起了一場大騷動。（之後我被勒令停學一個月）

那時候，我只要一到外地旅行，就會帶一堆傳單到處亂發。結果這股騷動的風氣就這樣從北海道延伸到九州，在許多學校或咖啡店蔓延開來！事隔多年，不知道現在變怎樣了？但總之騷動是件好事！

# 貧窮人大反亂集團

一起  
造反 / 貧窮人大反亂

好，照順序介紹下去。或許是在大學引發太多騷動了，後來一些不大去上的課都莫名其妙地PASS過去，在幾乎是被校方強制驅離的情形下，我離開了校園，開始步入街頭。

那是二〇〇一年的事。

只是，才決定換個心情，好好重新觀察這個城市，卻發現不管到哪，都非常無趣。以前雜亂的街道變得整齊劃一，一眼望去什麼都一目瞭然。人們聚集的廣場也被收納在大型的商業複合設施中，一切都愈來愈合理化。

「來，這裡是一家人買東西的地方」、「來，情侶想看夜景一定要來這」、「來，這裡是看了流行雜誌，來東京玩的高中生血拚的地方」……整個街道就這樣被規劃在許多框架中。可是……一個混沌不明、隨時都會有意外驚喜出現的城市不是有趣多了嗎？那才叫文化不是嗎？像這種井然有序的都市，實在是太虛偽了！別開玩笑了！還我錢來！就這樣，我開始嘗試將街頭奪回到自己手中。

## 路上大宴會作戰

爲了讓在街上徘徊的窮人們站出來騷亂，當時我們組成

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軍團——「貧窮人大反亂集團」。一開始，我們做了一堆印有「窮人可不會乖乖聽話喔！」、「從職業介紹所瞄準高級住宅區田園調布攻擊！」、「我要去首相官邸放火！」、「老子就是窮！」……等聳動字眼的T恤，在東京都內到處亂賣。賣著賣著，逐漸認識起新的朋友。我們開始在許多車站前舉辦游擊式飲酒聚會，意外地好玩，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首先，我們印了一千張寫著「窮人要出來放肆了！站前路上飲酒趴！」的傳單，把傳單放在停於站前的腳踏車籃子裡。車站附近的腳踏車多得要命，一千張一瞬間就發完了。傳單上面寫著我的手機號碼，果然馬上就有一群笨蛋接二連三地打電話來問：「你們要幹什麼？好像很好玩耶！」我就回答：「呆子！我們在車站前喝酒啦！快點來！」（喝酒的地點，絕對是任何人都能輕易加入的路旁）就這樣呼朋引伴一下子變成了二十人的宴會。覺得有趣的路人也停下腳步，愈來愈多莫名其妙的人聚集過來，令人熱血沸騰。

人一多，自然就會形成一股力量。「我在那邊開店。」、「那邊小巷子進去有間可笑的傻店，建議你下次去看看！」……許多神奇的資訊或人脈，就這樣紛紛在場子裡現了形，然後下次就能去見識更多地方，街道

從此也脫離了無聊的宿命。

嘗到甜頭的我們，開始走向更多車站。我們也發現，隨著地域不同，每條街聚集過來的人也不太相同。例如中野、高圓寺……等年輕人較多的地方，就會有些剛從大阪上來的搞笑藝人（雖然一點都不好笑）、附近有名的人妖（之後才聽別人說他真的很有名）、看起來很窮的學生、打工族……等。在新橋站前喝酒時，則是會有喝醉的上班族跑來咒罵上司，或是流浪漢在那怒嗆行人說：「喂！你們這群有錢上班族！口袋裡的錢肯定超過兩千圓吧！」……真是相當刺激的場面。至於像池袋那種觀光地，則都是遠道而來的遊客，大家都不願聚集，反而比較冷清。

不過最好玩的還是新宿。在那一帶流連的年輕人很多，也有許多不得了的傢伙。有剛從鄉下上來、二十出頭的黑道小弟，一開始擺著臭臉從遠遠的地方監視我們，我們過去跟他說：「來嘛！喝一杯嘛！」他才逐漸卸下武裝，開始跟我們喝了起來，還一邊訴苦說：「其實我沒朋友……」我只好回答：「那我告訴你我的手機號碼吧，再聯絡喔！」……明明先前還一副凶神惡煞的模樣，突然就撒起嬌了。還有公司倒閉、徬徨在街頭的前社長阿伯，開始在那展開大演講：「現在的社會制度就是讓窮人愈來愈窮！真是太奇怪了！」其他還有從事特

種行業的女人、沒有護照的外國人、翹家少女……等，平常躲在社會陰暗處的人們紛紛聚集，形成一個最強軍團。在新宿，絕對能認識到一堆很厲害的傢伙，不信你可以來試試。

## 六本木之丘集會

我們不只是在街頭呼朋引伴，有時也會挑戰敵人的大本營。

二〇〇三年，那個邪惡之首——六本木之丘大廈開幕。試圖搶錢的黑心商家在這齊聚一堂，掛上了一些沒品位的燈飾及聖誕樹，說是要迎接六本木之丘的第一個聖誕節，引起了一番話題。嗯……搭聖誕節便車搶錢加上黑心商業大樓登場，這肯定是敵軍最費盡心力的一場大活動！還能說什麼呢？攻擊的時刻到啦！

就這樣，我們決定要大鬧一場。行動名稱就叫做「六本木之丘粉碎聖誕節火鍋集會！」目的則是灌輸大家不必被黑心商店吸金也能享受快樂平安夜的觀念。我們召集了暖桌、火鍋和窮人，在大樓前面熬湯煮團圓飯，實在是一場相當可怕的鬥爭！

因為我們事前印了一萬張「六本木之丘將陷入一片火

海！」的傳單，在東京都內到處亂發，結果當天一到現場，就發現排山倒海的警察以及鎮暴隊，都在那裡恭候著。整個警察部隊加起來大概有四百多人……完全是一群低能兒！我們只不過是來這煮火鍋而已耶！火鍋，是火鍋！你們就算沒事幹，也不用這樣搞吧？

我們約在現場集合，大家都三三兩兩到來。可是現場整個被包圍住，根本無法靠近。也有便衣刑警在周圍監視，一看到有人拿著鍋子還是青蔥走過來，就立刻大喊：「喂！你們想幹什麼？」看起來真的很白痴。還有，刑警們喜歡把「貧窮人大反亂集團」簡稱為「窮人」，結果他們看到一個偶爾路過、看起來有點窮的人就怒吼：「喂！你是『窮人』吧！想煮火鍋是吧？快點滾回家吧！」害那個人心靈嚴重受創。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那個人真的是什麼都不知道的純路人，只是個存了點錢，努力從鄉下跑來東京玩的遊客而已……這些警察真是太過分了！

雖然火鍋煮不成，但整個大樓周邊擠滿了警察跟臉色很臭的刑警，什麼聖誕節的氣氛都被搞砸了。好奇的路人們也開始圍過來，大家一直問著：「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我們就故意散播謠言說：「在拍電影呀！」、「等一下木村拓哉要來喔！」沒想到大家真的信以為真，還以為警察的大隊人馬都是臨演，可以拒絕接受他

們的指揮，場面於是愈來愈無法收拾，真是白爛中還帶點幽默。

如此一來，一些被商家廣告騙來的情侶們也開始匆匆離去，反倒是愈來愈多木村迷湧入。想利用聖誕節吸金的六本木之丘邪惡計畫就這樣徹底瓦解了。真是令人驕傲的成果。

眼看目的達成，再待在這也沒什麼意思，於是我們緊急變更場所，回到新宿站前廣場，桌子一擺開始煮火鍋。很可笑的是在這煮火鍋一點問題也沒有。一些兩手空空的閒人、被資本案騙上街頭才發現沒錢沒搞頭的貧窮情侶、搭訕美眉失敗的笨男、臉色凶悍的黑道……等，跟以往一樣，又是一群莫名其妙的傢伙聚集了過來。

真是場奇妙的派對。就連路過的警察也只說了一句：「垃圾要自己帶回家喔！」就走了。喂！剛剛還在那邊嘮叨著什麼「法律」、「規矩」，結果換個地方就差這麼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順道一提，二〇〇三年時的新宿還很和平，煮個火鍋不算什麼。不過最近不管是警察或政府都變得非常神經質，在路上煮火鍋可是會被很兇地趕走喔！只能說這個世界，終究還是朝無趣的目標不斷在前進哪。

# 遊行 作戰

一起  
造反 / 遊行

關於在街上放肆的具體作法，雖然幾乎是反動的基本精神，但如果隨意在街上騷動，警察就會跑來制止，這種情況履見不鮮。「你們有申請路權嗎？」、「不能在這升火！」……等，非常煩人。如果我們回說：「不過就是在這裡喝個酒嘛！這也不行？」一些普通的巡邏警官可能還會說：「好，那結束後垃圾要自己收拾好帶回去。」但總還是會有些起肖的警察會開始威脅我們：「不行就是不行！我要以違反交通道路管理法逮捕你們！」他們平常對路邊攤的拉麵店老闆、在路上彈彈唱唱音樂家、賣首飾的外國人都沒那麼囉嗦，換成稍微顯眼的我們卻馬上前來驅趕，結果連個簡單的火鍋都吃不成，還要惹上一堆麻煩事，真是折騰！而且重點是，就算我們真的去申請在路邊喝酒或吃火鍋的路權，還不是一樣不會過！

平凡的火鍋鬥爭雖然很重要，但世上還有一種更強力的武器，叫做「遊行」。只要向警局申請遊行，他們就會開放從起點到終點的道路供我們使用，而且還加贈交通指揮服務！還不限於純粹的嘉年華遊行，可以在街頭大聲喊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和不滿，當然也是免錢的！

嗯，如果有在關注國外新聞，就會知道國外的遊行往往都是民衆自發性地上街訴求主張，引發大混亂場面。其實遊行本來就不該是個需要申請的東西，只可惜日本的

笨蛋制度規定非申請不可。不過換個角度想，只要有申請就什麼事都能幹，也是蠻省事的，不正是爲了世上充滿許多怨恨的窮人們而有的制度嗎？太好了！對社會懷有滿腹怨氣的你、窮到什麼事都做不了的你、一直在街頭尋找好玩派對的你！一起來遊行遊到爆吧！

岔開一下話題，稍微談談有關警察的事。警察一方面要負責捉小偷、壞人等工作，維持社會治安，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會替自己的老闆，也就是政府撐腰。所以他們喜歡鎮壓任何咒罵政府的聲音。只要我們在街頭或公園舉辦活動時，冒出一點批判政府的話，警察就會馬上過來阻止活動進行。而因爲我們辦活動的目的本來就是要讓大家上街一吐怨氣，警察當然就更兇了。他們會想盡辦法壓低遊行聲勢，阻止我們發傳單給路人，還會威脅路人說：「你敢進去就把你抓起來！」不准旁人加入我們的行列，實在很不像話。

可是我們也要仔細想想，爲什麼他們會想當警察？會跑去當警察的二十幾歲年輕人，到底是些什麼樣的人？當然或許裡面也是有人是憑著正義感在做事的，但只要看看街頭的臨檢就知道，他們不過是一群以前飽受欺負，現在總算有機會耀武揚威的傢伙罷了！國家隨便說些話，他們就深信不疑，非常糟糕。

不過，其實跟這些人也沒什麼好鬥的。浪費力氣而已。



偏偏一上街頭他們又會過來煩，真叫人受不了。不過也不用太激動，再讀下去你就會知道，那些在街上逛來逛去、成天都想著要創造更多有趣事物的人們，跟那些只會把法律掛在嘴邊、從來不思考社會真相的警察相比，頭腦真的是天差地遠！

最後再講一件事。說到遊行，總是會讓人腦中立刻浮現出一群有氣無力地喊著「反○○」口號的示威隊伍，和好玩完全沾不上邊。會這麼想的話，就代表你真是太淺了！我可沒叫你做那麼自閉的事！只要能使用道路，就能大聲亂喊自己的主張，用盡各種吵鬧方式引起注目！那種只會讓人想打呵欠的無聊遊行，和我可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麼，就讓我來介紹一些過去辦過的遊行吧！

## 還我腳踏車遊行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手店「素人之亂」開張剛過三個月，一切正要開始步入軌道之時，我們在高圓寺舉辦了一場遊行，主打議題是「還我腳踏車！」我們爲了對抗那個極惡非道的自行車拖吊制度，決定挺身而出！大家不過是想買個東西，把腳踏車稍微借放在車站前面而

已，怎麼能接受過一會兒就有卡車開過來，讓上面的歐吉桑無情地把自己的愛車搬上去，最後還得用重金才能贖回的事實？黑心制度嘛！住在鄉下的人或許沒什麼感覺，但這個惡行，跟那些半夜開拖拉庫把路邊的速克達通通載上車，走私到東南亞國家的犯罪集團根本沒有兩樣！也跟那些綁走有錢人小孩，要求贖金的綁票犯差不了多少！而這個極惡制度的主謀，竟然就是我們的市或區公所，真是不可原諒！更何況會騎腳踏車來車站的人，多半就是租不起車站附近貴房子的窮人，政府竟然還要求他們付三到五千圓不等的拖吊費，簡直豈有此理！

到頭來，還不是因爲財團想賺錢，在車站前蓋更多的商業設施，才搞得街道擁擠不堪，害我們連停個車也不行，最後還把罪怪到我們頭上！這種行爲，如果不稍微懲罰一下，實在是說不過去吧！

## 申請遊行教戰

遊行前要做的第一件事，當然就是申請遊行。首先，必須先決定出發地點，然後到出發地的轄區警局遞交申請書。比方說這次的遊行是從高圓寺出發走到中野，首要

之事就是先到「衫並警察署」一趟。

其實我之前就有過遊行經驗。學生時代的「讓神樂坂窮巴巴遊行」是第一次，之後也去過幾次不怎麼樣的遊行，所以申請程序都還算熟。但因為太老練的話，反而會讓警察起疑，所以我們都會裝做什麼都不懂，連團體名「高圓寺米蟲工會」都是當場亂取的。當然，我們也一定會選在最沒事幹的平日白天去。

當時最活躍的是素人之亂二號店（現為十號店）的店長山本陽光。這個男人，長得完全就像個沒路用的米蟲，用來進行作戰前的準備再適合不過。「我沒工作，白天跟電玩夥伴一起決定要遊行的……」他一路亂掰，讓警察完全卸下心防。警察問：「有幾個人要來？」

「嗯……大概六個……不不！我努力多約幾個好了，大概十個吧！」結果那個承辦遊行的警備課警官馬上笑說：「你們這些米蟲怎麼可能來十個？我看只有三個吧！」完全把我們當傻蛋！還接著說：「你們還是別辦什麼無聊遊行了啦！」、「今天先回去吧！在家好好想過一遍再來！」、「有空搞花樣，不如去好好找工作！」（他們完全相信我們是米蟲！）總之就是不斷地說服我們打消念頭。

最後他們甚至開始扯謊：「辦遊行要花很多錢喔！雖然不知道確切的金額，不過聽說貴得不得了。」、「你

們去區公所陳情不是更好嗎？」（其實說得很對！）可是我們卻毫不退縮，一直低頭拜託，總算讓他們收下了申請書。順道一提，當時接受申請的警備課「野○」警官看起來傻傻的，感覺就像個一直升不了職的滑稽歐吉桑。

遊行時可以使用宣傳車，但申請車子也費了一番工夫。其實我們早就準備好一台卡車，可是照實陳報的話會被懷疑，於是我們便隨便掰說：「我們跟一個賣竹竿的朋友借了小貨車……」

一起去警察局申請的成員還有素人之亂的打工仔、附近舊書攤的老闆，看起來就是一群烏合之眾。我想野○先生也完全看走眼了吧！

好戲登場。遊行當天，一台兩噸卡車後面載了一組演唱會級的音響、搖滾樂鼓、電吉他揚聲器、貝斯揚聲器、連DJ台都有。旁邊掛了四米長的巨大布條，上面寫著「還我腳踏車！」、「米蟲工會！」……等字樣，是台非常不得了的遊行前導車。

又因為我們事前已向客人及鄰居強力宣傳，也把約一千張的傳單放在中野、高圓寺、阿佐谷車站前的腳踏車籃子裡，所以出發地的公園早已聚集了約一百個好奇的群眾。至於最強的電音前導車，因為怕警察看到會馬上過來囉嗦，所以我們先把它藏在路旁。

出發時間到了。鄰居大哥跳上卡車舞台，拿小喇叭吹起突擊號，電音車就這樣突然出現在眾人面前！親臨現場的野○警官看到之後嚇一大跳，馬上衝過來怒吼：

「你們在搞什麼！什麼烤蕃薯車啊？（←好像有點搞錯了）」可是DJ已經開始放起震撼電音了，根本沒人聽得到他在講什麼……

遊行隊伍，就這樣出發了！

警察本來以為只有五個人會參加遊行，所以只派了十個人來，整個遊行簡直成了法外地帶！雖然他們有點可憐，但可不能讓大隊人馬破壞遊行氣氛呀！我們也是逼不得已的。

出發後更不得了。前導車經過高圓寺站前，很會抓氣氛的DJ以超大音量放起《魔鬼剋星》（Ghost Busters）主題曲之類的白爛電音，後面的笨蛋群眾們樂得隨著音樂起舞，也有愈來愈多湊巧經過的路人湊過來。前導車上大大的「還我腳踏車！」布條隨風飄揚，整條街道就這樣成了一個叫人搞不清楚狀況的奇妙空間，實在太爆笑了！

遊行順利進行，電音DJ秀結束後，接下來換搖滾Live登場！平時常在高圓寺南口的錄音室「Studio DOM」練團的重金屬樂團們逐一登場，前進中的卡車開始響起如雷的噪音！事情演變到這個地步，看來政府再不把腳踏車

還來，肯定會出大代誌！當遊行隊伍停在路口或站前等熱鬧區域時，就四處有人展開「隨便拿走別人的腳踏車有多不符合社會正義」的長篇演說。最後大家開始爬到車上，有人在上面喝酒，還有女孩子爬到駕駛座上面的車頂吹泡泡，真是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光景。

就這樣，遊行隊伍從高圓寺走到鄰站的中野，平安解散。沿途的路人一直投來好奇的目光，覺得有趣的人也紛紛加入行列，這不但是場超High的音樂派對，也吸引了無數目光，完全達到遊行想要的效果，其成功度簡直破錶，真想不到在溫和的日本也能發生這種事！

## 三人遊行

突擊遊行作戰的大成功，當然引起了杉並警察署的滔天大怒，就差沒來噲說：「我們絕不再准下次的遊行申請了！」而已。不過，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真的很有可能辦不了下次遊行。於是我們絞盡腦汁，開始計畫起平息警察怒氣的作戰。

此時想出來的妙招是「三人遊行」。因為怕警察不再相信我們，所以我們決定申請一場真的只有三個人的遊行。說三個就是三個。總之就是要向警察宣示我們的忠

誠，如此一來，大概下次他們又會允許我們做任何事了！

隔年（二〇〇六）一月，我們果然又跑去申請遊行活動。一踏進門口，警備課的野○立刻飛奔過來怒罵：「你們又來幹什麼！上次那個算哪門子的遊行！是暴動吧！」我們畏首畏尾地說：「呃……我們想再辦一次耶……」他立刻就回了一連串話：「不行不行！我不可能再讓你們亂來的！我們不會再受理了！要談去跟總署談吧！爲什麼偏要在我們的轄區辦呢？去別的地方不是很好嗎？去澀谷呀！」（冒出一堆問題，過度的反應真是相當幽默）

總之談不出一個結果。我們就像頑皮的小學生一樣站在那聽他說教說了一個鐘頭。總算，野○警官的氣消了，竟然還主動開口問：「那你們這次究竟是想幹嘛？」

（萬歲！）我們於是當場拚了一個理由是「車站廁所的衛生紙賣一百圓很貴，希望能免費提供。」雖然當我們把這項主張填在申請書的「遊行目的」欄時，他還是小小生氣了一下，不過總算是申請通過了！

遊行當天，原本申請人數寫四人，可是因爲其中一個睡過頭了，最後只來了三個。我們就這樣三個人來到出發地點的阿佐谷站北口公園，發現果不其然，一整排的警察站在那裡！他們怕像上次那樣的騷動會再度發生，還

派了十幾個便衣刑警來蒐證。我們無意間聽到警察在無線電裡說，附近好像也有鎮暴隊的巴士在待命。喂！都跟你們講過多少次只有三個人會來了，怎麼還不肯相信咧！野○一看我們只有三個人，再次目瞪口呆，然後開始對著我們碎碎念說：「怎麼可以只來三個呀？很困擾耶！我叫了那麼多警備來……」我看他恐怕是在警察內部開會時斬釘截鐵地強調：「他們一定在說謊！一定會有無數的暴徒青年一擁而上的！」結果現在一整個顏面塗地。哎唷！都告訴你只有三個人了，變成這樣也不是我們的錯吧！出發後，我們三個人就很正常地走路，只是不走人行道，而是走在車道上。前後除了有警察在維持交通秩序，還派來幾台交通指揮車跟著我們走，真是太經典了。

警察看到我們完全沒幹勁，脾氣也開始壞起來。我們邊聊天邊走路，他們就罵：「這樣也叫遊行嗎！連口號都不喊？像別人一樣喊些『反○○』的口號啊！」當我們看到路旁有趣的雜貨店，想進去看看時，他們又開始罵：「不行不行！不准亂逛！」走到一半，他們大概也快氣瘋了，開始說起一些不負責任的話：「好了好了！別走了！剩下的路就自己去走人行道，警察伯伯要回家了！」接著又示弱說：「我們可是很忙的，拜託了松本、山下，別再搞了！」我們拚命勸說：「再一下下就好了啦！一下下！」

最後總算走到了終點高圓寺站，結束了這次遊行。只走了四十五分鐘，比預定時間少了一半。

## 恐怖！放鴿子遊行

既然講到了三人遊行，就順便介紹一個爲了牽制警察的過度警備而辦的更過分的遊行吧！那就是前所未有的「放鴿子遊行」。

二〇〇四年年底，我們在平安夜以及除夕夜，分別申請了兩場號稱規模數百人的遊行，但其實根本沒人去。而且遊行名稱叫「反政府遊行！」一聽就非常嚇人。果不其然，警察就這樣輕易上勾，現場來了數百人的機動鎮暴隊，許多公安警察也跑來，想一窺蓋達恐怖份子的模樣……現場可說是一片混亂。對這些基層員警及鎮暴隊員雖然很抱歉，但是爲了對付當權者，有時也必須投出牽制球。只能怪他們自己選錯職業了！

## 反PSE遊行

就在我們玩三人遊行玩得不亦樂乎的同時，外面的世界

發生了一件天大的事。二〇〇六年三月，政府公布了電器用品安全法（PSE法），規定凡是二〇〇六年一月以前製造、沒有張貼安全基準標籤（PSE標籤）的家電，全部禁止販賣及轉售。這可是個了不得的惡法。如果這個法律開始執行，我的二手店生意將會一落千丈，而且一堆原本都還能用的舊家電將全部成爲垃圾！如此一來，我們的社會將演變成更嚴重的消費社會。一些古董樂器或音響、六、七〇年代的懷古家電、八〇年代的搞怪家電（那個時代的家電設計非常搞怪，很受一些家電迷歡迎）、舊遊戲機（任天堂紅白機、SEGA第三代）……等寶物，都將從這個世上消失！

政府創立了一個「檢查協會」，裡面的職員大半是從行政機關退休的老阿伯。或許這才是他們成立法律的目的吧？又或許是家電廠商串通政府，企圖讓消費者買更多新商品也說不定。總之對一家二手回收店而言，不出來反抗這個陰謀是不行的！我問了一些周遭認識的回收業者，卻發現大部分業者都不是很清楚這個法律。雖然有坂本龍一等人發起連署運動，網絡上也掀起了一股批判的輿論，但就社會整體而言，這實在不是個很顯眼的運動。偏偏忍氣吞聲會讓我得內傷，於是我決定發揮得意技，給他們點顏色瞧瞧。

首先，又是慣例的遊行申請。想不到多虧了三人遊行，

這次變成了申請的絕佳時機！一到警察署，原本愛理不理的警察，尤其是野○警官一聽到我們要辦反PSE遊行，立刻稱讚說：「這就對了嘛！你們總算想辦場像樣的遊行了。」就像在誇獎自己的兒子終於長大了一樣，看起來非常高興。幸虧如此，後來遊行時，警察也沒有過度警備及刻意妨礙遊行。

於是我們就利用傳單及網路拚命宣傳，也大力邀請客人來一同參與行動。平常累積的鄰居力量也順勢發酵，一些阿伯阿姨甚至會拿些吃的喝的來探班。遊行前夕，整個街道開始熱了起來。

到了遊行當天，不得了，大盛況！兩百人集結在出發地的高圓寺站前公園，前導車是店裡的送貨小卡車，我們在上面安裝了電風扇等中古家電，一台奇形怪狀的裝甲車就這樣出發了！我們還在車斗設置了一台二十年前的中古音響，開始放起音樂，也搬來了沒有PSE標籤的老電視，接上任天堂紅白機，在街上大玩超級瑪莉！來參加遊行的人，人人手上都拿著老電鍋或檯燈等中古家電，在高圓寺往中野的遊行路線上緩步行進。原本唱情歌的曾我部惠一<sup>(註1)</sup>也上台演唱，卻遭到下面的鄉村搖滾系大哥怒嗆說：「喂！你跟PSE有什麼關係呀！」真是一場混亂的超High遊行。

而總算，媒體也開始注意到這個議題。當天晚間七點的

NHK新聞大幅報導了這場遊行，連外國媒體都有報。一些住印度或中國的朋友紛紛吃驚地來電說：「松本，你上電視了耶！」真是效果絕倫。PSE惡法的主謀者經濟部長及當時的首相小泉也應該看到了遊行的盛況才對。我想他們一定嚇到皮皮鏗了吧？這場遊行不是由任何一個政黨或市民團體主辦，而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二手店呼朋引伴、找來一群從沒參加過遊行的年輕人，在街上大吼大叫，就轟動了國內外，對他們來說想必很恐怖。後來聽說經濟部長在跟工商團體交涉時，還發言說：「遊行令我們很困擾……」怎麼樣？看來是真的被我們打敗了吧？真是一群混帳笨官！

## 反對PSE法，新宿站前大集會！

雖然不知道遊行在政府內部造成了多大影響，但幾天後，政府竟然發表了翻盤說法，允許無PSE標籤買賣了！PSE法就這樣被撤回了！實在是太強了，瞬間就換成我被嚇到！

雖說如此，但政府仍然語焉不詳地說：「這只是個暫時性的許可。」爲了不讓他們再度口出狂言，我們還是決定要再舉辦一次行動，賞他們一個痛快。

(註1) 日本知名音樂  
創作人兼樂團主唱。

但這次不辦遊行了。我們計畫在新宿站前舉辦一場游擊式大派對。只是如果我們突然出現，占領站前廣場，恐怕警察又會來囉唆道路交通法什麼的，阻擾活動的進行，我們只好想來一個對策，就是借政黨宣傳車。仔細想想，我們在站前狂歡就要被制止，可是政治團體開一台車在那大聲演講就沒事，不是很奇怪嗎？

馬上打電話給所有反對PSE法的在野黨。民主黨說：「我們不想借。」令人意外的冷淡！共產黨則說：「要借可以，只是車上寫著巨大的『日本共產黨』五個字。如果不介意的話……」還是有點可怕。社民黨說：「車子檔期滿了。」真可惜！倒是你們社民黨還好嗎？在這種關鍵時刻連車都出不了……沒辦法，只好使出最終手段，打電話給從社民黨分裂出去的小黨，新社會黨。果不其然，得到了「好啊！當然可以呀！」這樣的回覆。真是太好了，這種時候還是弱小政黨最為可靠！

我們就這樣成功借來了宣傳車。遊行一個禮拜後的三月二十五日傍晚，車子緩緩開向新宿ALTA前廣場。有政黨宣傳車加持，想怎麼搞都行！我們在車上架了DJ台，放起如雷電音（我想日本應該沒人用政黨車搞過電音派對吧？），吸引人潮前來。人山人海的群眾湧進了傍晚的ALTA前廣場，形成一片大混亂！有從其他地區來的二手業者開始展開大演講，也有打聽到活動資訊的國會議員

前來站台，引起了更大騷動。

結果活動圓滿結束，原本預定在四月執行的PSE法，就這樣被我們成功地阻擋下來。二手回收店素人之亂五號店也平安度過了倒店危機。哎！真是的！連想偶爾鬆懈一下都不行。當權者們！如果下次再敢講些奇怪的話，可不只是這樣子而已囉！

## 我要免錢房租遊行

二〇〇六年九月，我們在高圓寺掀起了名為「我要免錢房租！」的遊行。因為高圓寺本來就是一個聚集了許多不知道靠什麼在維持生計的傢伙們的地區，大家都苦於高價房租。所謂土地制度是什麼？現在日本的私有土地，若不是戰後趁亂強取豪奪來的，不然就是祖先用暴力趕走附近的人，肆意在那蓋起大莊園。總之只要你一開始惡狠狠地強調「這是我的地盤」，接著再附上價格，就是自己的財產了。為什麼我們要付錢給這些傢伙呢？而這股憤怒終於要爆發了！

這次的遊行路線是從中野出發到高圓寺。和還我腳踏車遊行及反PSE法遊行相反。我們一如往常地借來兩輛大卡車，運載著超巨型音響，把車改成像隻妖獸一樣。

補充說明，爲什麼我們每次都對音樂如此重視？因爲除了能讓自己享受音樂以外，電音也具備著使周遭陷入混亂的重要功能。乖乖地整隊遊行，是不用奢望別人會理你的。我們正在「遊行」，一個想喊出快凍未著的滿腔憤怒的活動。讓巨大音響吸引幾小時行人的目光、造成交通阻塞，讓世間產生一點小小的混亂，本來就是應該的。這就是非暴力式的直接行動。再說，都要上街頭「罵政府」了，還得規規矩矩地整隊前進、喊些制式口號的話，我可受不了。大混亂萬歲！一定要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才行。

按此邏輯，我們又毫不留情地舉辦了本次遊行。出發地是中野站北口的圍町公園。大約聚集了一百多個窮人、沒用的人、大笨蛋和閒人。大家手上拿著一些「房租好貴」、「給我飯吃」之類很弱的標語，就這樣浩浩蕩蕩地出發了。

這次遊行出現了一個超猛的新武器，叫做「路上客廳」。我們在一塊大木板下裝上車輪，在上面設置和式小木桌，製造出一台可移動式的「全家福」機器！讓我們可以一邊遊行，一邊享受居家悠閒，簡直太驚人了！我們連晚飯時刻爸爸專用、裝日本清酒的一升瓶都準備好了，真是太惡搞。此舉引起路人很大的興趣，大家紛紛搶著上去喝酒。不過說真的，大喇喇地坐在移動客廳

上，一手拿酒一手拿著大聲公吶喊「我不要再付房租了！」的模樣，的確很有魄力。

對了，在這次的遊行中，作家兼窮人階級的煽動者兩宮處凜小姐也前來聲援。果真不愧是專業的煽動者，她一坐上移動客廳就大叫：「我家好小！」看到警察愈來愈多，還開始撒起漫天大謊：「這是付不起房租的警察們聯合舉辦的遊行！」這次的出發地點是中野，不是杉並警察署轄區，所以指揮官不再是傻傻的野○警官了，而是個開不起玩笑的無聊警察，害我們很多事都拗不過去。一超出車道就要被罵，一下子嫌我們走太慢，一下子又嫌我們走太快，叫我們走走停停的，煩死了。但這種時刻畢竟還是擺爛最強，鎮暴隊怎麼可能對一個緩緩移動的小木桌出手呢？他們始終以一副很困擾的表情望著我們，抵擋不了移動客廳一路吸引所有路人的目光。它的吸客力實在太強了，遊行隊伍愈來愈龐大。最後我們還趁勢以一家人的姿態朝警察隊突擊！聽說還有人聽到後面的警察說：「這要怎麼搞呀！一點辦法也沒有。」一副一籌莫展的樣子。

這次DJ們也使出了渾身解數。以前的「還我腳踏車」遊行時，起碼都有十個人爬上卡車後面的車斗大吵大鬧，所以這次警察特別警告我們，絕對不准有人上卡車。其實我們也沒什麼道理要乖乖聽話啦，不過如果中途警察



跑來打斷音樂的話，會害遊行變得很無聊，所以我們只好把DJ台等設備裝在車斗旁邊，DJ則走在車旁，像螃蟹走路般邊走邊放音樂，真是辛苦他們了。不過喜歡白爛派對的「Deep Throat X」獨立DJ團一點也不在意，不斷拿出經典唱盤，展開了一場精采的行走Live秀，讓人直想大喊來賓請掌聲鼓勵！

緊接著白爛DJ團「Radio Maroon」則開始放起耳熟能詳的金曲，讓群眾跟著大合唱。不耐煩的警察終於大喊：「給我小聲點！」DJ爲了表達誠意，播了一首森進一的演歌〈襟裳岬〉，沒想到警察立刻改變態度說：「好，這首可以。」（想選曲就講嘛！）之後大家拿起麥克風，開始數落起社會的不是，展現了絕佳的口舌技能。最後總算殺進了主場高圓寺。人們隨著音樂、移動客廳和罐裝啤酒聚集，整個遊行隊伍已擴展到三百人以上。高圓寺車站就在眼前，遊行進入最後一場高潮，霎時新作戰啓動！我們在遊行路線上的停車場，停了一台附車蓬的小卡車，裡面藏了一個假神轎。當隊伍通過時，抬轎人就突然抬起神轎衝向隊伍！他們扛著一個寫著「米蟲工會」的神轎，在遊行隊伍的斜後方吆喝著：「嘿咻！嘿咻！路卡咻！」這群熱愛廟會的混帳們就這樣衝進來了！這是什麼情況！

事情演變成這個地步，什麼秩序都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了！群眾、DJ、木桌與神轎全部攪在一起全力暴動！大家維持著超High的情緒步向車站，愈來愈多聽到噪音的好奇路人聚集過來。遊行終點是車站前的公園，必須從大馬路彎進小巷子才能到達，當然又造成了大混亂。狹窄的道路擠進了數百人，在車站聽到聲音的人們也紛紛一擁而上，到處都是人、人、人！人潮使得隊伍前進的速度變緩，人與人的間距愈來愈窄。機伶的DJ趁機開始放起前所未見的超巨大爆炸電音，旁邊的茶几和神轎則繼續以荒謬的景象存在著。站前公園到了這個時候，已經陷入空前的混亂！

一旁的警察終於失去耐心。爲了趕快把人潮趕進終點，他們竟然衝向神轎，拉起抬棒想把神轎拉進公園！沒想到距離神轎很遠的人們一看到這個情景，竟然興奮地大叫：「大家看！警察也在幫我們抬轎耶！」警察或許是聽到了這些話惱羞成怒，更加粗魯地拉扯神轎，與廟會小子們展開了神轎爭奪戰！你來我往之下，最後神轎竟被拉到五馬分屍！這個不可思議的情景，爲這場名爲遊行的慶典，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嘖嘖嘖……真是場壯烈的遊行哪！

# 選舉 作戰

一起  
造反 / 選舉

大街小巷常能看到的競選活動，其實就是讓一群候選人在公共場合率眾聚集，比賽誰的名字被喊比較多次的笨蛋活動。爲了讓壞蛋少一個算一個，我自己是會去投票，但我對選舉本身一點興趣也沒有。說到選舉，不是一堆眼裡只有錢的傢伙在那爭權奪利，不然就是全身充滿正義感卻沒人氣的傢伙出來參選。我對選舉印象就是這樣。

看看那些參選人，不知道怎麼搞的，明明都沒人理，卻總喜歡在車站前面、大馬路口、百貨公司前等絕佳路段進行政治演講。把競選車停在站前圓環也沒人管。奇怪了！舉辦遊行得遵循一堆莫名其妙的規定，根本沒辦法在那麼好的地點辦活動，爲什麼換成選舉就OK？這是什麼歪理……那我自己出來競選不就好了嗎？  
噢？是啊，那我自己出來競選不就好了嗎！

## 事前準備：先創造「革命後的世界」

這個念頭才剛產生，沒想到就碰上選舉。我馬上就跑去登記參選，投票日是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二號，衫並區區議員選舉。

不用說，我想要的當然不是議員席次，而是想把街頭奪回我們手中，如此而已。有些人喜歡先開一堆政治支票來騙選票，當選進去議會後再去向那群笨蛋老頭訴求什麼主張，這麼麻煩的事我想我做不來。我要的是利用競選活動，解放車站等平常受盡規定箝制或鎮壓的公共空間。也就是說，靠自己的力量，先創造出「革命後的世界」。

所以呢，我當然不需要在選前去拜會地方上的樁腳或居民，也不會傻傻地每天站在車站前喊：「大家早安！小心慢走！」之類的腦殘話。相反的，我將運用競選的權限，用盡力氣講出自己想講的話。選舉的本質不該是這樣嗎？

總之只要出來參選，基本上就可以在站前廣場進行任何言論宣傳活動。這可是以前從沒有過的完美解放區。而且選舉基本上也不需付費，不用擔心錢的問題。

我們馬上著手準備，召開了「沒錢的閒人要出來鬧了作戰會議」。在進入大騷動前，我們首先在大本營——北中通商店街舉辦了一連串的熱身活動。三月七號先辦第一場脫口秀，三月三十又辦了第二場有DJ及Live演唱、短片放映的熱鬧活動，每場都有百人以上參加。競選活動都還沒開始，大家都已經蓄勢待發了。認識的朋友也幫我設計好了競選海報，眼看決戰時刻就要來臨！

爲了在站前創造出一個讓人們能盡興狂歡的解放區，讓人們知道，遵守現在社會上無意義的規矩有多傻，我們決定把活動全鎖定在高圓寺站前舉辦。既然如此，事前準備最重要的，當然就是製作宣傳車。我們決定想辦法把車子變成一台肆無忌憚的瘋狂機器，讓大家瞧瞧我們的厲害！

我們先按照遊行模式，在卡車上放了巨大的揚聲器及喇叭，確保它是一台音質絕佳、重低音兼顧的競選宣傳車。因爲怕違反選舉法，害整個活動無法順利進行，我們還認真地向選舉委員會確認了各項規定，確實地完成了一台合法機器。

總算機材設備也分配妥當，接下來，就只是等日子到來了。想不到衫並警察局似乎是嗅到了電音選舉作戰的腥味，竟跑來命令我們不得出車。他們說：「兩噸車不行！」我們回說：「這是哪條法規定的？太奇怪了吧！」他們就說：「如果是四輪傳動的卡車就可以。」

（那種車根本不存在於東京都！）嗯……該來的還是來了。這分明是蓄意妨礙。而既然他們來這招，我們也絕不認輸！動用所有人脈，我們還真的找到一台在長野縣的農用四輪傳動小貨車。因爲再過幾天就要競選了，晚上關店後我開了約五小時的車飛奔到長野縣借車，借到後又馬上趕回來。怎麼樣，這下沒話說了把！

就在我們鬆一口氣之際，那些比想像中頑強的衫並警察們又來了。這次他們說：「卡車後面一定要有車蓬。」這簡直是找碴。把音響跟DJ台放進車蓬裡是要怎麼搞呀？於是我們也生氣了。爲了不讓警察找更多麻煩，我們決定到競選期爲止，跟他們斷絕所有聯絡，並開始進行機密改造作戰。我們在車斗的四方架起木棍，做成一個蓬架，再套上透明的塑膠帆布，並把喇叭位置的帆布改成可掀式窗口，完成了一台裡裡外外都超出衆人想像的可怕機器。任誰來看這都是一台完美的附車蓬貨車。想播音時，只要帆布掀起來就可以了。

競選活動前一天是事前審查，我們再度與久未碰面的警察對上。當我們開著這台祕密武器，停在警察署前面的那一刻，審查官馬上喊：「這算什麼車蓬？不行不行！」遊行時常出現的那群警察也紛紛圍過來說：「這個不行啦！」連一旁的刑警們也在那點頭如搗蒜。我們不服氣地回嗆：「不是說有車蓬就行了嗎？」雙方一直爭論不休，最後大家決定打電話問選舉管理委員會，簡直跟小學生吵架一樣。結果電話一問，他們很爽快地回說：「沒有法規規定車蓬的顏色和材質，所以沒問題喔！」耶！贏了贏了！笨蛋警察輸了，輸輸輸！笨蛋輸了吧！來咬我呀！啦啦啦！

就這樣，一群警察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露出沮喪表

情，很不情願地通過了審核。就說你們太淺了嘛，頭腦構造不一樣啦！

## 第一天 ECD&Filastine登場！

好，馬上迎向選戰的第一天。首先是貼海報這個樸實又辛苦的工作。我們必須在衫並區內五百處以上的告示板，貼上自己的競選海報。這件事區公所不願做，只能靠自己的雙手去完成。幸虧客人、夥伴及鄰居們都很熱心幫忙，一下子就貼光了。接下來就等傍晚的首場騷動了！其他候選人都像傻瓜一樣，一大早就在勤奮地掃街，我們的電音宣傳車卻靜靜地停在北中通商店街，一動也不動。設立在商店街的選舉事務所裡面，也只有幾隻小貓在那睡午覺。其他陣營的人馬看到我們這樣，好像都露出了鄙視的眼光……

傍晚到了。今天是第一波攻擊，我們決定要大幹一場。如果一開始就顧慮太多，不用盡全力騷亂，接著一天一天逐漸調高音量的話，到後來只會有愈來愈多人跑來囉嗦而已。既然都要讓人罵了，不如第一天就來個最震撼的暴動吧！

於是碰巧來日的美國DJ，Filastine（費勒斯丁）就這樣

登場了！這位男DJ可不得了，他曾在西雅圖的反WTO騷動或反G8（八國高峰會）遊行時，突然現身路旁展現DJ絕活，要說最擅長的事，大概就是炒熱現場氣氛了。本來要回國了，卻爲了這次選舉特地延長在日時間。當天下午，他事先來到北中通商店街進行準備，許多聽到風聲的好奇寶寶紛紛出現在街上，商店街人來人往，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即將發生大事的氣味，整條街不平靜到了極點！

作戰開始時間是下午六點。總算輪到我們出動了。一整天沒動的宣傳車也發出了沉重的引擎聲，開始往前駛動。目的地是四百公尺前的站前圓環！

一到站前，果然是競選第一天，自民、公明、民主黨等各大黨派早已在那努力進行著無聊透頂的長篇演說，而且不知道爲什麼，他們還互相禮讓，按照順序上台演講。明明就是敵手，到底是在假仙什麼？真是的，光看這點就知道選舉是個多麼愚笨的鬧劇。當然，我們也完全無視這群偽君子在那噴口水，逕自把車子開到最好的位置停好，接著就開始以震破鼓膜的音量播放起電音！此舉震懾旁人，才不過一秒鐘的時間，整條街的氣氛就改變了。

跟遊行的時候不一樣，我們停滯在站前的最佳地段放音樂，帶來的衝擊比之前強上數倍。整個高圓寺車站被籠

罩在超大音量的電音聲中，宣傳車旁還有人在跳舞。任誰看到這種景象，都會想衝過來湊熱鬧呀！不一會兒，就有愈來愈多路人群聚過來，還有人拿起手機揪朋友：「車站這邊有人在開銳舞趴！快過來！」總之現場進入了一片瘋狂狀態，群眾以一百人、兩百人的速度迅速擴張。就在現場氣氛進入高潮之際，王牌DJ——Filastine登場！很顯然，他也沉醉在這個混沌的狀態之中了，接二連三播放沸騰到不行的樂曲，整個車站陷入大混亂！玩得很開心的Filastine說：「我之前才去過墨西哥，但沒想到日本比墨西哥更瘋狂！」還有，更可笑的是，他是「以「支援演講」的名義過來站台的，所以手臂上還別著「衫並區議員選舉競選員」的臂章，如此一來，他就能名正言順地在貨車上，以言論活動（也就是聲音）的形式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不錯吧？

整場活動高潮不斷。此時又有另一位神祕嘉賓上台施展致命一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饒舌歌手ECD！之前我們就邀過他一次，但那時他說行程很緊，不確定能不能過來。就在大家準備放棄的時候，想不到他卻突然現身現場，自己帶了一支麥克風，跑上來接上喇叭，搭著Filastine的音樂就開始唱起Rap：「我們是一群不會乖乖聽話的傢伙、我們是一群不會乖乖聽話的傢伙……」在場的觀眾任誰也不敢相信，這樣的夢幻組合竟然出

現在自己眼前，而且還是在區議員的競選晚會上發生的！這到底是什麼狀況？才不過選個區議員，有美國DJ Filastine來放歌，還有饒舌歌手ECD來站台！這個叫人摸不著頭緒的光景，使車站附近一帶成了貨真價實的解放區！第一波作戰大成功，我也不忘候選人該盡的本分「街頭演說」，拚命對著群眾喊：「窮人如果出頭，每天都要來辦這種大型派對！」、「只想在這個處處受限的世界乖乖活下去是錯的！讓他們瞧瞧我們這群沒路用角色的恐怖力量！」

多虧了競選活動的光環加持，誰都無法過來阻止節目進行。我們在JR線地鐵的腹地內狂歡，站員一下子就跑來罵人，卻遇到警察跟他說：「這是選舉，並不違法。」只好悶悶地走回去。不管是有人報警，還是投訴到選舉管理委員會，所得到的都會是同一個答案——「因為在選舉」。我們徹底遵守了相關條例，所以不論是警察或選管都必須站在我們這邊。雖然偶爾會有血氣方剛的刑警跑過來罵：「你們太超過了！」但只要我們裝傻，他就會口氣轉弱地說：「不過在競選時期這樣也算還好啦……好啦好啦……」自己龜縮回去。只能說選舉真是太強了！

首日的大騷動，揭開了為期一週的競選活動序幕。每天我們都塞滿各式各樣的節目。因為當初在邀約表演時，

蠻多人都不知道這是選舉，只知道「聽說四月的時候在車站前幹什麼都行耶！那我們也來拜託他們排一場吧！」於是一堆平日無處伸展筋骨的牛鬼蛇神們紛紛前來報名，整個節目大滿檔！當然，全部的行程都是在高圓寺的車站進行。

跟第一天（禮拜天）的露天派對相比，也有些節目比較安靜。此時就會聽到其他候選人的聲音。他們在站前輪流上台演講，有時也會從我們眼前走過。不知道為什麼，偶爾還會傳來「讓我們一起為松本先生的努力奮鬥獻上祝福！」等出人意料的鼓勵聲。後來才聽說這是選舉時一定會講的傳統客套話，可是誰管他那麼多啊！我馬上拿起麥克風，把音量轉大說：「我可是一點也不想祝福○○○！自民黨的全都給我落選吧！」沒想到這麼一喊，台下聽眾的反應還蠻不錯的。於是我就在各個政黨的候選人上台時，展開了毒舌攻擊！看到公明黨就喊：「創價學會去死吧！只會當執政黨的跟屁蟲！滾回去！」

既然都出來參選了，還在那行禮如儀咧？在下面看的人不悶死才怪！所以我打算故意激起對方更多的怒火，炒熱群眾氣氛。只是沒想到，每個候選人都是縮頭烏龜，根本不敢回應我的挑釁。我還在心中暗想：「真是群硬不起來的傢伙！」只沒想到那些龜蛋，竟然還偷偷跑去

告密。隔天選管委員會打電話來說：「松本先生，你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言論啦……其他的候選人都在抱怨。」搞什麼嘛？不爽就當面嗆呀！真是一群小烏龜！

## 傳說中的星期二到星期五脫口秀

接下來介紹「傳說中的星期二」。這天是高圓寺當地的硬蕊龐克搖滾樂團之日。跟素人之亂關係密切，常在錄音間Studio DOM練團的樂團夥伴們主辦這場活動，當然這也是個不輸第一天的瘋狂夜晚。

其實當天下雨，站前廣場又沒屋頂，恐怕音響設備都要被淋濕了。我問他們：「怎麼辦？看來雨是不會停了。」想不到他們若無其事地回說：「照唱啊！」真是群表演欲異常旺盛的恐怖傢伙！於是我們在車站北口前的廣場搭起帳篷（像運動會在用的那種），在帳篷下開始了Live演唱。

傍晚，演唱會正式開始。果然不愧是硬蕊龐克，當如雷的吉他聲響炸開的那一瞬間，JR的站員、警察、站前旅館的主管通通跑了出來！他們大概是驚嚇過度吧？尤其是旅館主管最為抓狂。那倒也是，因為那間旅館才剛開幕不久，想不到就碰上這場選舉風暴。他大罵：「你

是要嚇跑我們的客人嗎？」哼！應該說在這段競選戰爭期，還想在高圓寺站前安眠的人才奇怪吧？請你們把這當作是場天災，乖乖放棄吧！為什麼其他候選陣營，在那邊自戀式地連呼自己的名字就沒事，樂團表演就不行？愛講法律的警察過來說，我們違反了公職選舉法的「禁止張揚聲勢行為」條例，說這種音樂犯法。但我們實在搞不懂那是什麼意思，問清楚後才知道原來「讓旁人恐懼、驚慌的行為」叫做「張揚聲勢行為」，通通不准做！喂！這也未免太失禮了吧！DJ跟RAP可以，硬蕊龐克搖滾就不行？所以爵士、藍調或民歌可以，噪音搖滾（Noise）、硬蕊搖滾、重金屬就不行？那雷鬼該怎麼辦？電音又如何？應該說你們警察在那邊分什麼音樂類別呀？世界上搞不好也有嚇死人的演歌呀！交響樂團那麼多臭臉人聚在一起才更讓我驚慌咧！真是太食古不化了！

嗯，先別管他們。總之演唱會持續了一個小時後順利結束。在雨中朦朧的車站前，搭起帳篷開搖滾演唱會的氣氛還真不賴！沒機會來看這場演唱會（嗯……應該說是競選活動）的人，自己在家好好反省後悔一下吧！

## 舞蹈日

也有一天是舞蹈日。平日在高圓寺南口的舞蹈練習室活動的Baby-Q登場！我們把競選車開到南口的圓環正中央，Baby-Q開始隨著DJ音樂跳起來！他們三個身著白色或黑色的連身緊身衣，在圓環的車道上一邊閃避來來往往的公車或計程車，一邊擺動自己的身體。他們在晚上穿黑色緊身衣跳舞，不容易被看見，所以計程車運將也神妙地扭動車身，以免撞上舞者。就這樣，全部的公車、計程車、候車的人群都彷彿進入一個大舞台，那光景或許很莫名其妙，卻也讓人嗅到文化氣息。整個空間大蛻變，不小心路過的其他候選人也都傻眼了。總之，這天我們成功創造了一個解放區。

我們每晚都在高圓寺站前辦活動，但這不代表白天就什麼事都不做。我們利用白天，跑到其他社區散布「高圓寺站每到晚上就會陷入瘋狂」的消息。除了鄰近的阿佐谷、荻窪、西荻以外，有時也會為了打發時間，突然跑到熱鬧的新宿ALTA廣場或中野站吵鬧地宣傳<sup>(註2)</sup>。原來競選活動不受限於杉並區，原則上到哪辦都可以，於是我就神出鬼沒地出現在許多地方演講。去別區宣傳時，基本上裝備都很陽春。我通常是就地立上一條寫著「貧窮人起義！」的旗幟，在各段演說之間，以兩千瓦的音

（註2）此兩地皆非杉並區選區。

量強力放送井上陽水的〈沒有雨傘〉、中森明菜的〈北登機口〉、安全地帶的〈葡萄酒色的心〉……等八〇年代的古典懷念金曲，好讓旁人誤入詭異空間，體驗一下高圓寺的可怕。

## 脫口秀

我們同時也辦了脫口秀。位於新宿的「非正規節奏庇護所 (Irregular Rhythm Asylum)」的店長成田圭祐、作家雨宮處凜、沒路用協會的呸呸長谷川……等，散發著危險氣息的傢伙們齊聚高圓寺，在站前的脫口秀舞台上，開始討論窮人該如何在世上猖狂。多虧有選舉，才能在車站辦這種任我們講到爽的脫口秀哪！

## 最終日！瘋狂群眾塞爆站前廣場！

總算到了競選的最後一天，四月二十一號星期六。本次競選的目的，是想讓車站一帶變成解放區，只要能順利完成最後一天的活動，再接下來不管是當選或落選，還

是演變成大暴動被逮捕都沒在怕的！看是要把我煮來吃還是烤來吃，隨便你們！今天我們要完全豁出去，在站前廣場舉辦一個徹底瘋狂的派對，為這次的選舉作戰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因為是最後一天，我們比平常都還早出動。下午兩點，我們就把車開到高圓寺南口的噴水池前面。一如往常地，瘋狂DJ開始放送瘋狂音樂，群眾也手拿啤酒，邊吵鬧邊跳舞。光是這種景象，平常就可能引起周遭的大恐慌。但是我們也差不多鬧了快一個禮拜，看來路人們也逐漸習慣起來了。也沒人過來阻止。大家似乎開始覺得，這只是日常生活的其中一幕罷了。

主要的精彩節目從傍晚開始。跟第一天一樣，我們把車子移向車站出口的正前方，開始進行最後的派對。我們很用心地設計了流程，這場派對的各個環節甚至以分鐘為單位計算，一點也不能耽誤。

我想介紹一下當晚的流程：

- 16:00~16:30 小吉×松本哉 (DJ&暖場談話)
- 16:30~17:15 DJ JO (DJ秀)
- 17:15~17:45 The Happening (樂團表演)
- 17:45~18:25 Radio Maroon (雷鬼DJ)
- 18:25~18:45 Triofour (樂團表演)



18:45~20:00 深喉嚨X (樂團演出)

LAST 松本哉 (謝幕)

這真是太恐怖了。不是我在講，這一點也看不出來是在競選嘛！下午四點一到，DJ小吉就開始播起攻擊性電音，我則在一旁痛罵有錢人，進行一場叫人摸不著頭緒的「街頭演講」。高圓寺車站一下子就陷入了莫名的不安之中。當天是禮拜六傍晚，車站附近人潮洶湧，有來玩的外地人，也有出門買東西的街坊，大家都無聊地在外閒晃，愈來愈多人被吸引過來。輪到龐克樂團The Happening 上場時，警察又飛奔過來「嚴詞警告」。可是我們回嗆他兩句後，又乖乖摸著鼻子回去了。嗯，選舉真強！

也有許多人自己帶來樂器或發聲器具，當他們群起鼓譟時，警察又再度前來，提出「張揚聲勢行爲」條例，企圖遏止我們（這真是一條界線模糊的規定）。但基本上，這是來聽演講的群眾們自己在吵的，警察想管也管不了！

星期六夜晚的高圓寺果然很High，整體人數瞬間就衝破數百人，達到一個禮拜以來的最高峰。這也當然，大家坐車到高圓寺，一出站就看到有人在開演唱會，還有笨蛋（而且還是候選人）從台上跳到群眾身上，看到這副

光景的人，不是嚇得馬上拔腿就跑，不然就是迫不及待地加入行列呀！

環顧一下四周，發現其他候選人果然也在這選前之夜，努力地大聲疾呼，看起來非常痛苦。傍晚過後，各陣營人馬紛紛聚集在站前，想占個好位子做最後一場演講。很可惜的是，不管他們再怎樣努力，也敵不過我們的無敵競選車！衫並區現任區長山田志宏開著一台巨大宣傳車出現在我們面前說：「站這個地點是要照順序的，你們退到一旁去！」真是太亂來了！我們馬上回說：「要我們退開有難度喔……」其實也是實話。那麼多人在那裡又跳又鬧，候選人還會從舞台上跳下來，不小心還可能頭部著地，通常目擊到這種情形的人應該都瞭解，試圖中斷表演的話，極有可能遭到群眾圍毆！所以其他陣營也都知難而退。就這樣，站前的最佳地段被我們這群窮人、廢人、大笨蛋、傻瓜和下三濫之類的牛鬼蛇神，完全占領！

山下陽光率領的奇異表演團「Trio four」及「深喉嚨X」登場之時，已有數百個進入瘋狂狀態的群眾，在站前廣場吵鬧、跳舞、躍動、嘶吼、拿著啤酒猛灌。「革命後的世界」正式出現在我們眼前了！到了這個地步，什麼煩人的演講也都不需要了，只要一看到這情景，就能馬上知道我們的訴求內容吧。不過我還是善盡本分，在最

後仍一直大喊：「這個模範奴隸與黑心資本家橫行的世界，通通去吃屎吧！」之類的煽動言語，讓群眾更加邁向瘋狂巔峰。熱聲沸騰之際，晚間八點到了，選戰就此結束。

## 投票所也大混亂！

嗯，是的，這場大混亂基本上是選舉，所以有投票日。隔天開票結果，我以一千零六十一票落選。當選門檻是兩千票以上，我的票數大概是它的一半。我也不知道這樣算多還是少，總之只要超過四百票，選管會就會退還事前繳納的保證金（這是個殘酷的狗屁規定，票數低於規定門檻就要被沒收三十萬！）。於是保證金奪回作戰也宣告大成功。真是萬幸。

我其實並不特別在意得票數，選後的事也沒有特別想過，不過沒想到，後來還是發生了許多趣事。

高圓寺位於杉並區及中野區交界處，所以有許多沒投票權的中野區居民住在這裡。更何況，集中在高圓寺站前的年輕人們，大多是戶籍設在鄉下老家的外地人。搞半天，參與活動的人大多沒投票權，而且參加這次選舉作戰的人，大多是連選票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的傢伙，結

（註3）日本選舉並不採蓋章投票。投票者須在空白的選票上，正確寫下候選人的名字，才算投票成功。

果隔天，這群人讓投票所陷入一片混亂。有人戶籍不在這，不能投票，就生氣地亂噏：「干戶籍什麼事啊！我朋友出來參選耶！快想辦法讓我投啦！」還跟工作人員吵起來。也有人跑來跟我說：「我有寫你的名字喔！」

（註4）奇怪，他明明不住高圓寺，我問他到底在哪投的票？他很無辜地說：「練馬區啊！怎麼？這樣不行喔？」真是差點被他打敗。還有人大鬧投票所，理由是「為什麼這麼好的候選人只能投一票啊？我想多投他幾票也不行嗎？」總之透過這次作戰，讓許多從沒選舉過的傢伙們願意出門投票，也是相當難能可貴的現象。

除此之外，常來二手店光顧的客人們，也都相當捧場，讓我小小驚喜了一下。有一次我送貨到一個常買書架或冰箱等家具的歐巴桑家裡時，她告訴我：「我有投給店長喔！」也有附近的阿公拄著拐杖跑來跟我說：「我們全家都投給你呢！」

我們在站前大吵大鬧，當然也有不同調的人，打電話來罵說：「你們根本不是競選！不准再出來了！」可是沒想到，店裡的熟客竟然這麼熱情，揪感心！你們都是我的強力靠山呢！

嗯，大概是這樣。讓高圓寺陷入大混亂的選舉作戰，就這樣和平結束了。

連這種店都可以活下來

---

# 第四章

## 氣流舍

位於世田谷區下北澤的二手書咖啡店。因為空間不大，其中一面牆擺滿了舊書刊，書櫃高到屋頂，必須要爬梯子才拿得到。是個可以一邊悠閒地喝咖啡喝酒，一邊沉浸在懷舊的書香中的好地方。

呃……你大概心想，這明明只是在介紹個有點小時髦的咖啡店而已嘛。很抱歉，你錯了。會在這本書登場的店當然不會是泛泛之物。這家號稱「對抗文化專門古書店」的店，仔細一看，就會發現書架上盡是些不符主流社會潮流的怪書。有那種讀三頁就會讓人愛睏的社會科學論本，也有「在東京免錢的生活方法」這種超實用的書，種類包羅萬象。

不只是書，這家店更厲害的地方，就在於所有的東西全是DIY！這裡的店長加藤先生，以前是上班族。二〇〇六年時突然辭掉工作，決心開店，而且還很猛地決定這店裡的所有裝潢，地板、書架、窗戶……等，全都要自己做！這個笨蛋花了一年還蓋不好，身上的錢一點沒剩，差點就活活餓死。二〇〇七年二月，當「餓死」這兩個字浮現在他的腦海時，裝潢工程總算勉強完成，咖啡店順利開張。簡直是置死地而後生。

而這位加藤店長最自豪的還是「這間店一點也不賺錢喔」這種事，常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話：「當一個老大不小的大人開始認真玩時，代誌就大條了！」嗯，真是個令人安心的好夥伴！且進出這裡的客人大部分都是怪癖的時尚家，店裡也常舉辦讀書會或脫口秀，整體瀟灑著一股隨興的空氣，真是好店！

### 【氣流舍】

地址：世田谷區  
17飯田小町3丁目  
站 下北澤  
電話：03-3410-  
營業時間：11:00  
至晚上十點  
定休日：聽店長  
言網

www.kiryuusha.com

DIY指數 | ★★★★★

店鋪難找指數 | ★★

店鋪窄指數 | ★★

### Irregular Rhythm Asylum

東京都新宿區新宿  
0-12-302 (最近  
新宿御苑前)  
03-3352-6919  
時間：下午一點至晚  
間  
日 星期三

irregular.sanpal.co.jp/

不安穩空氣指數 | ★★★★★

順序指數 | ★

DIY指數 | ★

## 非正規節奏庇護所 (Irregular Rhythm Asylum)

平時在東京鬼混的不安穩窮人們，一定要來這瞧瞧！這是一家位於新宿雜亂大樓裡的小店。裡面有CD、書籍、T恤，也有貼紙、徽章……等時尚雜貨。當然所有的東西都不是主流商品。這裡的商品，大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隨興夥伴之手，很珍貴的！

怎麼會有人想開這種店？看看店長成田圭祐的身世就知道。他出生於東京的貧民街，是個貨真價實的窮人。以前貧民街附近的廢棄工廠，偶爾會辦龐克搖滾的秀，他就去那裡擺攤賣東西，最後開了這家店。所以這家店有許多獨立樂界或自主媒體等相關人士進出，也常有國外的無政府主義者逗留。偶爾去店裡玩，就會看到穿著黑衣的外國人躺在沙發上睡覺。如果不經意跟他聊天，還會聽到一些「我們占領了一棟建築物，下次來玩吧！」、「我之前燒了三十台車。」……等不可能發生在日本的事，相當有趣。

還有，這裡更棒的是能吸取大量資訊。你能在這知道，哪裡有好玩的活動，去哪可以找誰。而且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窮人、大笨蛋、廢人……等，所以國內外的各式小道消息常能一網打盡！嗯，真是不簡單。如果每個城市裡都有這麼一家店的話，日子肯定會好過許多。

附帶一提，素人之亂咖啡店使用的「革命咖啡」，就是從這裡進貨的。這些咖啡來自墨西哥的查巴達民族解放陣線（這是一群超強的墨西哥原住民，他們群起革命，自己打造了一個自治區）。擁有相同理念的德國朋友將它進口、包裝販賣，然後又賣到日本來。這是一筆完全不透過黑心貿易商的跨國貿易，一點也不浪費資源，非常之神。

## 救援聯絡中心

出來鬧是不錯，但難免運氣不好，跑得太慢被逮被抓，此時的安心夥伴就是會派出律師提供許多法律建議服務的救援聯絡中心了。日本警察一向喜歡大陣仗鎮壓群眾，爲了對抗國家暴力，有志人士於六〇年代末成立了這個組織。怎樣，歷史很悠久吧！

讀過前面第三章的你，相信一定也知道了，想上街惡搞，難免得跟警察打交道。有些異常亢奮的傢伙，常會忍不住在這時候抓起警察過肩摔，或是不小心把警車翻過去。這麼做當然會被抓，而此時能向我們伸出援手的，就是救援聯絡中心了。

其實經常根本也不到犯法的地步，只要在台上煽動群眾過了頭，警察就會隨便編個理由把給你抓回去。不要懷疑，這時第一動作當然也是向聯絡中心求救。

還有，不只是逮捕後的緊急救援，在辦活動或遊行之前，也能事先找他們商量對策（聽說商量大事時須用密封信件聯絡）。服務算是相當周到。

不過還是要提醒，聯絡中心可是不幫敵人做事的。如果你的問題是「我炒員工魷魚，現在被告了！」、「投資股票賠了好多錢，我要告分析師！」、「我用高價兜售劣質羽毛棉被，現在上當的阿婆們追來了，請教我如何跑路！」……之類的，請不要再掙扎了，乖乖投降吧！不過，如果對象是外國人或黑道，就算是做壞事，聯絡

【救援聯絡中心】  
地址 東京都  
2-8-16 石神井  
最近車站 有  
電話 03-3591-1  
官網 qc sanpai

地下運動指數 | ★★  
安心指數 | ★★★★★  
不正經會被罵指數 | ★

中心還是會伸出援手，保護他們不受警察的刻意欺壓。聯絡中心尚且出了一本名爲《救援手冊》的「巨著」，記載了許多被逮捕時的教戰守則（告訴你有什麼權利、牢房體驗須知……等）。上街容易激動，害怕被抓的人可以先買來讀讀看。

嗯，總而言之，喜歡掀起抗爭的傢伙們！請務必牢記下列電話03-3591-1301（你殺，殺我就贏？衣衫淋雨），出事時趕快聯絡他們吧！

連這種店  
都可以活下來 / 店舖

## Café★Lavanderia

位於新宿的咖啡店。因場地較大，也能在這辦小規模的聚會活動。本店位於老舊大樓的一樓，以前是洗衣店。原本裝潢破舊不堪，店長藤本氏在數個月內完成改建工

【Café★Lavander

住址 東京都新宿區

2-12-9 廣洋ビル

模索社】

東京都新宿區新宿

3-9（最近車站 新宿御

## 模索社 塔克切 (TACO ché)

現今，大型出版社幾乎完全掌握了出版業界的生殺大權，如果不利用他們那套行銷系統，作品經常永無公諸於世的一天，簡直太不像話。不過絕望中還是會有一點

## AKANE

位於早稻田的小酒吧，號稱「交流空間」，是一群莫名其妙的傢伙們喜歡聚集的地方。這家店以週為單位輪班，店長都不一樣，所以店裡的氣氛也不大相同。有許多種類的酒，每天的菜單也隨店長的心情變換，讓客人有種刺激的新鮮感。雖然它老是經營不善，隨時可能倒店，但還是奇蹟似地存活了下來，看來是沒有非賺錢不可的打算，畢竟是「廢人聯盟」（主張「在這個世上當廢人有什麼不對？廢人有礙著你嗎？」的最強軍團）成員開的店嘛。每天店裡都相當熱鬧，請務必去看看。

## Freeter全般勞組 (飛特族勞工總會)

活在這世上，最棒的當然就是隨興生活。但總有無法完全隨興、不得不辛勤打工的人，此時的強力夥伴，就非飛特族勞工總會莫屬了。「打工仔沒資格跟人講什麼勞工權益，反正不爽就一拍兩瞪眼。」有這種想法的你就錯了！我們又不是奴隸，別讓那些黑心雇主日子太好過。即便是打工仔，只要符合既定條件，還是能放有薪假，加班時薪也必須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有人被用亂七八糟的理由革職，也有人平白無故被減薪，如果你怒氣沖沖地跑去嗆店長的話，爽是爽，但通常無法解決問題。這種時候，飛特族工會就會出面教你聰明的交涉法。如果對職場有什麼不滿，不妨去工會露個臉吧！

### 【AKANE】

住址 東京都新宿區  
早稻田2-1-17 酒井  
電話 03-5292-1111  
營業時間 隨店長  
始，星期四開始  
他時間看店長  
定休日 無  
官網 www.geocities.com/  
akane\_waseda21

好地段指數 | ★★★  
高級指數 | (零顆星)  
不知何時會倒店指數 |  
★★★★★

### 【Freeter全般勞組】

住址 東京都新宿區  
新宿4-16-13MK大樓2F  
近車站 西新宿五丁目  
電話 03-3373-0181  
官網 freeter-union.org

笨蛋指數 | (零顆星)  
白爛指數 | (零顆星)  
言論正當指數 |  
★★★★★

## SHAREVARI

廣島的唱片行。原本位於廣島市中心部，日前移轉到稍微市郊的地方。自從日本政府強化風俗營業法後，愈來愈多的夜店無以為繼，很自然的，夜店必備的唱盤及相關唱片的需求也愈來愈低，唱片行紛紛關門大吉。音樂界的資訊流通度瞬間變小，如果是資訊量龐大的東京就算了，對住在地方城市的音樂愛好者而言，這可是個空前的危機。為了抵擋這個現象，SHAREVARI決定挺身而出！店內原則上以販賣唱盤、唱片為主，也有放一些書或雜貨，以及一些當地樂團自己做的唱片，商品種類繁多。

更厲害的是店裡也有空間可供住宿。無人使用時可以住上一晚。不過請注意，這裡不是免費飯店，如果一下子跑去喊說要住宿，恐怕會被店員趕出去。還是先打好關係再說吧！只要去這間店，就能認識在廣島閒晃的笨蛋傢伙們，也能知道駭人的活動資訊。其實這家店的創始成員行友氏，是我在二〇〇一年創辦貧窮人大反亂集團時開始認識的夥伴。只要跟他講上兩句話，就會聽他冒出「來丟煙霧彈吧！」、「來占領那棟大樓吧！」之類的瘋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傻瓜，歡迎大家有空去看看他。對了，SHAREVARI這個詞是一句古老的歐洲話，意指以前在歐洲，人們拿著吵鬧樂器，跑到討厭的有錢人家中亂彈亂敲的意思。

### 【SHAREVARI】

住址 廣島市中區白鳥北  
25-1F  
時間 平日下午五點  
至十點，六日、例假  
兩點至晚上九點  
日 星期二

虎指數★★★★  
高級指數★★★★  
不守社會秩序指數  
★★★★★

那麼就先介紹到這邊了。看吧！不管是哪個傢伙，都是相當敢玩敢衝的大笨蛋。我們的社會愈來愈乏味，整天只會說著「要過像樣的生活」、「要為世界和人類做出貢獻」之類的無聊話。可是，只要看過這些店就會知道，那些屁話儘管左耳進右耳出，通通沖到馬桶裡去也沒關係嘛！

不過，還是有一點要提醒，雖然他們都是隨興度日的人，很能理解想過放浪生活的人心裡在想什麼，但是有辦法隨興做事的人，一定是憑藉著自己的一股傻勁在生活的。如果你只是一種消費者心態去接近他們，看到他們就要求：「再多搞些有趣的東西讓我看嘛！」當場被攆出去的機率應該相當高。如果太叫人看不順眼，被打得鼻青臉腫都是有可能的事。更何況，他們本來就不是搞笑藝人，叫他們提供餘興表演，我想大概也不會太好笑。相對的，如果你是抱著「我自己也想搞些東西，可以教教我嗎？」的心態接近的話，他們就可以扮演良師益友的角色，提供你許多援助。對窮人而言，沒什麼比這個更安心的靠山了。

當然，因為族繁不及備載，在這裡無法一一介紹的傢伙還多如牛毛，世界上應該也還存在著許多我不認識的奇人異事。總之，你所不知的地下社會可是相當厲害的！不，應該說是社會都快被我們整個翻轉過來，地下都要

成為地上了！與這群傢伙保持聯繫，以備不時之需，怎麼說都是穩賺的事。



雨宮處凜（右翼）×  
松本哉（左翼）對談集

# 第五 章

## 當迷你裙右翼碰上貧窮人左翼

雨宮 | 第一次見到松本，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松本 | 嗯，當時的場面可真是不得了呀……

雨宮 | 呵呵，可說是最糟糕的相遇了。一九九七年，你組成「守護法政貧窮風氣之會」，我二十二歲，是個會穿軍服上街的右翼份子。那天在新宿的LOFT PLUS ONE，有一場由前赤軍派議長鹽見孝也先生所舉辦的，右翼和左翼對決的集會。這個鹽見，老是把「全貧聯」（全日本貧窮學生聯盟，松本哉串連各大學組成的聯會）說得像是不折不扣的左派份子一樣，把你們當成自己的小囉嘍呢！

松本 | 對呀對呀！鹽見不知道在想什麼，竟然說：「松本哉正在實踐主體思想！（北韓老領袖金日成所提倡的思想，認為人類是所有事物的主人）」我聽了都在一旁想：「最好是啦！」（笑）

雨宮 | 之後我也一直斷斷續續地觀察著松本的行動。全

貧聯後來上了電視，在我周遭引起了很大的話題。其實我一直對你們做的事很感興趣，也很贊同。但或許也是窮人的悲哀之處吧！我當時只是個打工仔，覺得自己沒資格加入窮學生聯盟。雖然我有身為一個貧困者的被害者意識，卻覺得大學生是個特權階級，沒有辦法加入你們，儘管你們的確很好玩，活動報告的文筆很爆笑，照片也很白痴，做的事也很棒……

後來松本先生失去了學生身分，離開大學校園，組成「貧窮人大反亂集團」，開始在街頭活動，我也在無意間看到「貧窮人新聞報」，持續關注你們的消息。我參加二〇〇六年五一勞動遊行時，看到協辦團體裡有「窮人大反亂集團」，也有「素人之亂」。才讀完素人之亂的文章，我就心想：「這大概是松本吧。（笑）」之後我進入飛特族工會幫忙，因為要寫《讓我活下去！》一書，於二〇〇六年夏天採訪了松本，接下來又參加了九月的「把房租變免費遊行」。那場遊行真是太棒了！出動了「移動式客廳」，我還坐在上面拿著大聲公亂喊呢（笑）。那次以後，我也訪談過松本先生好幾次。

松本 | 當你為了寫《讓我活下去！》而跑到高圓寺找我時，已經差不多有十年沒見了。看到你，真有種「有八百年沒見了吧」的感覺。雖然我一直都記得你是誰，

大概在做些什麼事……

**雨宮** | 要不是有採訪機會，我想也沒什麼適當機會去找你吧（笑）。除非你們在街頭亂搞時，我刻意路過什麼的。在訪談時，你告訴了我這十年發生的種種趣事，我才知道你離開法政之後的情形。我雖然知道一九九七年的校園火鍋鬥爭，卻不知道你在二〇〇一年去攻擊歐力士集團的宮內會長。那真是一場漂亮的行動。不過就算我當時就知道這件事，大概也無法理解你們在想什麼……

**松本** | 我也只知道歐力士的宮內會長要來，但他到底做了什麼事，其實我也不清楚。只不過之前跟校方鬧得很僵，所以我想「反正他們叫來的傢伙都是壞蛋吧！」（笑）

**雨宮** | 但我覺得你的嗅覺相當敏銳，也很正確。距離第一次遇見你，已經過了十年，現在的我總算瞭解，當初你說話的涵義。十年前就能大聲喊出「貧窮」兩個字，是件不容易的事。雖然當時泡沫經濟已經崩潰，整個社會逐漸步入貧窮，大家卻缺乏體認。「守護法政貧窮風氣之會」成立於一九九六年。但「格差社會」這

個詞卻是最近兩、三年才出現。回頭想想，一直到廿一世紀初期，我們都還在講「一億人口皆中產」。九六年時，我還是個飛特族，生活壓力很大，大到讓我想加入右翼團體。當時人們都認為日本還很富裕，所以我也覺得，想過隨興的生活，相信選擇去當飛特族的我是自作自受。我並沒有辦法把自己的貧困當成一種社會問題，又或者說，我沒有好好去面對這個問題。總之，那時我窮得要死，所以才會對全貧聯產生共鳴，但我又沒勇氣突破自己心防……花了十年，我才發現當時的我的確很窮。但松本先生卻從一開始就毫不動搖，一直堅守窮人立場。當我讀過你的訪談稿後，不得不再度感到佩服，真是一點也沒變呢。

**松本** | 嗯，不過也不是完全沒變啦！該怎麼說呢……我從小在貧民區長大，後來我發現，不管是在大學、日本各地或國外，都有一些明明窮得要死，卻很快樂地成天鬼混的人們存在。跟他們相處的舒適感，大概就是我所有的動機吧。

---

#### 松本哉的少年時期到青年時期

---

**雨宮** | 我想聽聽松本小時候的故事。之前也跟你聊過，

我們小時候幹過的事好像都差不多呢！例如跟鄰居要飯什麼的。（笑）

**松本** | 嗯，我在世田谷出生，可是馬上就搬到江東區的龜戶。那裡是個貧民窟般非常貧窮的地方。去朋友家玩時，常會發現窗戶玻璃裂出好幾條縫，而且因為沒有東西吃，還有人會在浴缸裡養鱸魚（笑），結果讓家裡的小孩沒辦法洗澡，全身髒兮兮，是一群很了不得的左鄰右舍。國小的緊急通訊聯絡簿裡，也有一些同學的電話欄空白，如果有什麼急事要通知，就只能跑去他家喊人。（笑）

**雨宮** | 因為家裡沒電話。（笑）

**松本** | 是呀！龜戶就是因為住了一堆窮傢伙，所以人與人之間非得團結起來，才能生存下去。就像我和朋友在外面玩時，附近工廠的阿伯偶爾也會叫我們去搬東西，賺個一百圓來補貼一下零用錢。

**雨宮** | 是國小的時候嗎？

**松本** | 嗯。我小時候也沒住過別的地方，一直不知道那

就叫做「貧窮」。甚至還一直認為我們是小康家庭呢！（笑）

**雨宮** | 那你看電視時是怎麼想的？

**松本** | 我一直覺得電視都是假的呀（笑）！看連續劇時都心想「世上最好是有這種家庭啦！」後來升上高中、大學，見識過新宿等繁華鬧區後，才開始發現「原來我家好窮」。可是在貧民區生活真的很快樂呀！大學的時候，我喜歡貧窮旅遊。有次碰巧到中國，發現那裡跟龜戶非常像，有種貧民區的氣氛。大家沒什麼錢，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小孩們很開心地在外面跑來跑去，阿伯在屋簷下睡午覺，到了晚上，還會有人在路旁拉起銀幕，開始放電影，好不熱鬧，看起來比日本快樂多了。那時我才領悟，原來沒錢也能過得很開心。我想現在的日本社會，最缺乏的就是這種東西。經濟起飛了幾十年，每個人的腦袋都是「買東西、賺錢！買東西、賺錢！」我們的物質生活這麼富裕，結果不滿足的人還是滿街跑。我想，日本人真是不懂得悠閒生活，缺乏玩家興致。之後我就決定方向了。

**雨宮** | 你的父母不會說「考個好大學，進家好公司」、

「要好好安定下來」之類的話嗎？

松本：他們完全不會說這些話耶。

雨宮：那真是與眾不同啊！

松本：小時候爸爸說：「我要當作家！」然後有天突然辭掉工作，大白天回到家裡來。他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會偶爾說出「我們是窮人家，所以今天沒飯吃！」之類的話。（笑）

雨宮：對食慾旺盛的小孩子而言可真是殘酷哪。（笑）

松本：我媽媽本身就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她嚮往自給自足的生活，在我高中時就離了婚，在日本各地流浪。現在住在長野縣的深山裡，自己耕田種菜。（笑）

雨宮：哇！真的還假的？

松本：兩個人都亂七八糟的。（笑）

雨宮：現在都沒在見面嗎？

松本：有啊！感情還不錯呢！所以說，像我這種父母，是不可能叫我「努力打拚」的。

雨宮：媽媽是無政府主義者，爸爸是作家。哈哈，他們的小孩確實不可能當上班族。（笑）

松本：真的！我連認識上班族的機會都沒有，當然也無法想像那種狀況。我一直以為，上班族就是那些穿西裝、打領帶，會突然跑到家裡推銷東西的怪叔叔。

雨宮：真羨慕你的環境呀！

松本：但是我當時覺得自己的父母很過分喔（笑）！兩個人都在搞些亂七八糟的事，真的跟一般家庭差很多。

雨宮：你似乎從小時候開始，就懂得怎樣與旁人打交道，過自力救濟的生活了。

松本：或許吧……不過在那樣的白爛環境成長，仍是太愉快、太開心了。有很多玩伴，也能進別人的工廠玩，和鄰居阿伯玩棒球。

雨宮 | 那你上國、高中時的情形又怎樣呢？當時泡沫經濟盛行，有沒有一點想成為中產階級的念頭？「我一定要賺大錢給你們看！」之類的。

松本 | 也沒有。我想說，自己將來頂多是當個小上班族，工作閒暇之餘搞些自己的興趣吧？貧民區的高中通常很保守，可是進到大學後，突然周遭出現了一堆不得了的傢伙，看到他們，我才第一次發覺說：「原來同伴這麼多，那我之後應該隨興地過活也沒差了。」我參與學生運動時，看到老師和學生們拳來腳往，最後學生打贏，主張還被採納，使我體認到「會吵的孩子有糖吃」的道理。至於我後來主動加入的社團「野宿同好會」，其招募新生的手法就更可笑了。有一天走進校門，發現他們窩在睡袋裡，躺在校門正中央睡覺，睡袋上就寫著「招募新人中」。

雨宮 | 原來露宿街頭的絕技就是在那學的啊！你在書中不是有說，睡在工地鷹架上的話，醒來時會感覺很怪……哈哈，這不是問題所在吧！睡在鷹架上會摔死的！（笑）

松本 | 但那對我說那是家常便飯。（笑）

雨宮 | 那又是什麼時候，開始關心社會議題的呢？

松本 | 我想還是在念大學以後吧！國中的時候，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柏林圍牆崩倒等大事，關於這種事，一般人不是都會很急著關注嗎？可是我關注的卻不是政治，而是看到群眾暴動時，那種血脈賁張，很想自己也上街鬧一鬧的感染力。

雨宮 | 我當時也看了實況轉播。不過更讓我血脈賁張的，還是全共鬥<sup>(註1)</sup>的抗爭畫面，讓我也很想向他們效法呢。你又是什麼時候開始參與運動的？

---

(註1) 六〇年代開始的大規模學生運動。

松本 | 剛念法政時，身旁蠻多人參與運動的。不過那已經是以以前全共鬥運動尾聲中的尾聲了。每次抗爭頂多一、兩百人……我雖然稍微接觸過他們，卻發現感覺不對，覺得現在的學生，恐怕不會對這種運動產生共鳴。對我來說，白爛的「野宿同好會」才符合我的感覺，我想用這種方式訴求自己的主張。後來我搞了許多抗爭，常有人質疑我：「其實你是懂所有道理的，只是故意出來裝白爛對吧？」唉！我也很想這樣，但是我其實不是！我討厭念書、研究之類的事，只不過是照著感覺走而已。

## 令人震驚的德國遊行及社區

雨宮！之前（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你去了一趟德國，感覺怎樣？

松本！很好玩啊！水準完全不同。

雨宮！爲什麼「素人之亂」會跑到德國去呢？

松本！最近有一部素人之亂的紀錄片拍好了，內容是一些遊行、選舉的片段。電影出來時，剛好有個德國人來玩，他看了覺得不錯，所以在德國的五個城市，辦了六場特映會。

雨宮！你也有參加他們的遊行對吧？

松本！嗯，那時是聖誕節前夕，商業活動最猖狂的時候，所以他們常在這個時期發難，每個禮拜都有數千人規模的大遊行。我參加了三次，一個是保衛占據建築物的遊行。原來他們常占據廢棄建築物，只是最近警察愈來愈強勢，擊潰了好幾個據點，他們就上街抗議。也有

一個情緒異常亢奮的反警察遊行，再來是反對政府關閉在地地下電台的遊行。

雨宮！其實第一個遊行就是變相的「不付房租有錯嗎？」遊行嘛！

松本！沒錯。雖然他們任意占據空屋，但每個人都有生存權，這一點也不算壞事。

雨宮！跟素人之亂的「把房租變免費」遊行如出一轍啊！

松本！真的是這樣。總之我覺得德國比我們進步太多了。我們只不過是要求「免錢租屋」，彷彿在奢望政府或房東乞憐一樣。可是那邊可不同，先理所當然地把房子占下來，然後還發起遊行，主張「這樣做也沒什麼不對吧」，而且遊行到最後還打警察（笑）。當天大約有千人聚集，其中又以看起來像凶神惡煞的龐克居多。遊行的時候丟石頭啦、丟油漆彈啦，而且是經過高級住宅區時才丟，不會去動窮人經營的小商店。他們都瞄準銀樓之類，一看就知道是有錢人的商店才攻擊。大家都很清楚「敵人」是誰，不是盲目暴動。遊行到最後演變成

我們射冲天炮，警察丟催淚瓦斯，整場大混亂……附帶一提，他們在占領建築物裡設了Live House及酒吧等娛樂場所，整個建物恍如一個小型共同體，這點也相當有趣。

反警察遊行時有七千多人聚集。有躁動的激進份子，也有阿伯阿姨，也有人帶小孩來參加。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變裝，還拿氣球。（笑）

雨宮 | 真好，在日本辦反警察遊行的話，場面一定會很肅殺。另一場遊行呢？

松本 | 是一場聲援獨立電台的遊行。那個城市叫費萊堡，他們出動森巴隊跳舞，大家帶樂器上街彈奏，遊行氣氛很歡樂，跟高圓寺很像。我到的時候，遊行已經快結束了，人們在終點的公園開起大型宴會，快樂地共享酒跟食物，警察卻把他們圍起來，形成一個莫名其妙的景象，這點跟高圓寺也蠻像的。聽他們說，他們在二〇〇五年也辦過粉碎聖誕節遊行……哈哈！真是志同道合。

雨宮 | 簡直跟素人之亂一模一樣嘛！

松本 | 真的是一模一樣。他們且得意地說，因為很氣警

察老是大隊人馬，所以在聖誕節遊行的隔年又辦了一場「放鴿子遊行」，宣稱要辦大遊行，結果都沒人去。（笑）

雨宮 | 和素人之亂是兄弟無誤了！（笑）

松本 | 我都想和他們締結姊妹市了（笑）！總之德國的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特色，相當有趣。而且他們會創造一個共同空間，形成一個共同體，讓大家易於凝聚共識。所以當他們想出來反對個什麼東西時，整個共同體都會一起挺身而出，遊行氣氛也很平易近人，任何人都能輕鬆參加。將自己的玩樂空間與運動結合，是他們的一貫做法。

雨宮 | 最棒的是不分國界，生氣時搞出來的花樣都差不多（笑）！聽說世界各國都有粉碎聖誕節遊行。日本的話，松本在新宿辦過，福岡則是有飛特族工會福岡分會在辦。另外在澀谷，也有革命性沒人要同盟在舉辦。

松本 | 還有京都跟札幌也有喔！不知不覺中，聖誕節已經變成一個造反日了。



## 在這個時代隨興生活

雨宮 | 過了十年，總算覺得你們跟時代搭上軌了。在這個「格差社會」裡，人們正逐步貧窮化中。

松本 | 總算露餡了吧！這個社會結構……

雨宮 | 是呀！資本主義的羊皮終於一點一點剝落了。

松本 | 他們開始騙不了人了不是嗎？以前還能說「經濟不景氣」。現在號稱景氣恢復了，卻一點也不覺得有好過一點。

雨宮 | 景氣是真的恢復許多，一些大企業都已經比泡沫經濟時還賺錢了，但社會上還是窮人一堆，這種情形真叫人氣憤。所以還不如說，有些人其實是聽到「景氣恢復」這四個字後，才開始覺醒的。看看獨立業界工會的成長速度就知道了——像我的書裡，就談到了許多工會幹部的事。但松本先生在這裡面，果然還是個異色的存在呢！

松本 | 只有我的立場有點不同。大概是因為我不在公司上班吧。

雨宮 | 通常在講「勞工／人權運動」時，會分成工會及非營利組織兩大類，但是松本永遠是屬於「其他類」。

松本 | 對啊，大家都有祕書長、理事長之類的頭銜，只有我是「來亂的」。（笑）

雨宮 | 嗯，認為勞工問題是社會結構問題，想透過認真的運動來改變社會的人，通常都會去參與工會組織，但是工會卻不見得能解答所有問題，更何況大多數人根本搞不懂什麼是社會結構。當然工會也有它有趣的地方，不過素人之亂遊行的笑點真的太多了，不管怎麼搞都行，自由度最高。如果是勞資糾紛，委託工會處理當然會比較適當。但如果是「我要怎麼活下去」、「我要怎麼做才不會死」之類的問題的話，就不是勞工議題了。這種時候果然還是要靠「素人之亂」啊！生存問題，一直是一個最困擾人們的課題。

松本 | 的確，工運能幫助你解決職場糾紛，碰上類似麻煩時，可以並肩作戰。但其實人們更苦惱的是，沒有一

個可以好好生活的環境。而且就算你跑來素人之亂訴苦，希望我幫助你什麼，大概也只會換來一句：「請自己想辦法吧。」（笑）

**雨宮** | 我覺得這本書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告訴讀者：「別要求我們做些什麼趣事！」、「被我們看不順眼的話，搞不好會被扁喔！」不過你說的也沒錯，如果真有什麼想法，就自己去想辦法搞嘛！這種話還是要先講清楚比較好。素人之亂的夥伴們，雖然平常互助生活，但其實並沒有誰依賴誰的問題。

**松本** | 嗯，彼此有困難時當然要互相幫忙。但如果變成「沒有誰誰誰我們就要倒了」的話，那就跟依賴社會、公司的人沒什麼兩樣了。我想依賴他們反而更輕鬆吧！

**雨宮** | 你完全講到重點了。

**松本** | 公司還會提供你種種福利，還會發退休金……但我們就是覺得這種人生太無聊，才會想出來隨便搞些名堂的不是嗎？

**雨宮** | 最近有個「反貧困互助網」，創立出一個只要月

繳三百圓，就能貸款一萬圓的融資系統。我去那當顧問以後，才知道一些度過生死難關的緊要方法。快餓死的人可以去那裡借錢，也能去「自立生活支援中心——舩」<sup>(註2)</sup>接受生活保護。至於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素人之亂了。

---

(註2) 支援貧困者、獨居者的非營利團體。

**松本** | 如果你真的跑來喊說快餓死了，或許我還能請你吃頓飯，但這並無法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把眼光放長遠。如果你覺得為公司做牛做馬很笨，那就來我們這種共同體看看。大家慢慢熟了以後，你就會知道怎麼開店，知道能向哪個店舖開口，借點地方來賣東西，想如何活下去，全憑你自己選擇。還有，跟勞工運動最大的不同是，我們想創造一個盡量不使用金錢的生活系統，我們想要擺脫那個不像話的經濟社會。工運的大前提，就是待在這家公司好好工作。他們設法在企業制度的框架下，爭取更好的待遇。但我們卻認為，企業這種笨組織，連理都不用理。我們只會噲說：「誰要在企業工作啊！」、「我們靠自己生活！」（笑）

**雨宮** | 不過，我認為工運的終極目標也是一樣。所以兩者一定會有交集，說實在話，工運人士都很喜歡松本呢！

松本「的確，一下子突然叫你開店當然很難。很多創業者一開始都是先在公司工作，手頭稍微寬裕後才會離開那裡。如果你也想這麼做，歡迎來找我們。再不然就是想辦法占據職場，在裡面搞些花樣囉！」

我們正在計畫「劇場作戰」。當然不是什麼大計畫啦！上次去札幌時，看到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活動空間，感到很羨慕，我也很想如法炮製。再加上之後去德國，看到他們到處都有自主的公共空間，也深深影響了我。最近我們在高圓寺新租了間房子，月租七萬，大約有十坪大。雖然空間不算大，但最多還能容納三、四十人。雖然那附近不大能吵鬧，辦LIVE演唱有點困難，但至少放電影等靜態活動，是沒問題的。德國通常會在這種空間做個吧台，賣酒支付房租，不造成任何人負擔，也沒有人仰賴這裡的營業額生活。我也想以這種營運方式，創造出一個完全免費，不賺一毛錢的娛樂空間。

---

### 十年來最爽快的一本書

---

兩宮「我讀過松本這本書的原稿。這是我這十年來讀過最爽快的一本書，忍不住想連聲喝采。序章寫到「有正職工作、結婚生子，已經買房買車的你，是不是以為自己是『人生勝利組』」了呢？別得意了！很可惜，你已是不折不

扣的大窮人。」現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是窮人不是嗎？擁有一個賺錢系統，不需要辛勤工作的人是有錢人，其餘都是窮人。像這樣的想法很棒，我很有共鳴。有許多月薪三十萬的正式社員，明明一點自由時間也沒有，卻老以為自己是贏家。但是那種人一點也不算有錢人，社會上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窮人階級。「差別只在你是優秀模範囚還是麻煩製造者。大家通通都是窮人。」、「到了這個地步，看來是非逃獄不可了！」像這樣的描述，就好有文學性不是嗎？我看到這段很感動呢！我在搭新幹線時讀這份原稿，整路上抱著肚子拚命忍笑。最受不了的是「三人遊行」的地方，遊行理由竟然是「車站廁所的衛生紙賣一百圓好貴。」（笑）這完全戳中我的笑點，你們真是有夠會亂掰的！而且還不只一次兩次，胡說八道的功力真是一流（笑）！還有，用攔車做為移動的方法，還有露宿等等，這些都相當有趣。

松本「市面上有許多教人如何省吃儉用的生活指南，但我覺得光是那樣是不行的。

兩宮「那些頂多是節約書罷了！」

松本「嗯，只不過是教大家當個守財奴罷了！如果人人

都不花錢，恐怕窮人只有被減薪的份吧！我很想把這本書定位成一本教戰守則，教大家如何度過生活危機，把這些方法當成自己的武器，才能好好教訓那群有錢人。

**雨宮** | 第二章的前言提到「如果我們太會節約生活，甚至宣布『一個月五萬也能過活』的話，大概月薪就會被降到五萬吧？」我想這就是提倡節約的危險之處。像石原慎太郎（東京都知事）這種人的話，一定會利用這點藉題發揮的！

**松本** | 是啊！既然替公司辦事，就得要求他們提供像樣的薪水才行。畢竟是他們先要求我們「過像樣的生活」的嘛！可是，我想告訴大家，即便完全脫離他們，世上也有一個能让你生存的方法，所以我們還是快從勞動現場逃離，自己來創造共同體吧！現在的社會結構，會讓你將賺來的錢花得一毛也不剩，直到你死掉為止，甚至還得花光自己的最後一筆錢，才能覓得一處好墓地。我們的錢要怎麼花，都已經被企業決定好了。困在這個陷阱裡，卻還沾沾自喜的人，與其說是模範受刑人，倒不如說是大傻瓜。

**雨宮** | 嗯，這個「模範受刑人」的講法真棒。犯人們快

出來暴動吧、逃獄吧！話說，你真的吃了榻榻米嗎？

**松本** | 吃了啊！

**雨宮** | 我有一個朋友吃過電話簿呢！用水燙過後，沾美乃滋吃。

**松本** | 嘖嘖，墨水看起來不是對身體不大好嗎？他有說好不好吃嗎？

**雨宮** | ……大概不好吃吧！對了，書中還提到了富士搖滾祭，我常常想，像富士搖滾祭這種要花幾萬圓入場、勞師動眾，主辦單位會劃一個圈圈出來告訴你：「來，在這裡乖乖地瘋狂」的活動，真是一點意義也沒有。大家明明只是個受限的消費者，卻得意地以為自己好自由……

**松本** | 嗯，那是被施捨的自由，真想叫他們都去吃屎。

**雨宮** | 所以願意去免費的靖國神社辦活動的右派年輕人，還比較有用對吧？

松本 | 你這麼講也對。不是自己親手打造的派對，一點也不好玩。不過我覺得靖國神社蠻噁心的，我不喜歡。

---

### 造反聖經

---

松本 | 總之，這本書指出了許多讓窮人能隨興生活的伎倆。我們的選項無限寬廣，重點是不起來反抗，一切就不會實現。與其平穩安定地過活，倒不如順自己意，創造一些有趣的事才對！

雨宮 | 你不但誠懇地詳細介紹了各種不花錢的生活智慧，連如何造反的方法都講得很清楚。全部拿來做參考的話，就能像你一樣生活了呢！（笑）

松本 | 這是本工具書啊！如果你只把它當一本單純的書閱讀，那我想你大概就是下一個模範受刑人了。

雨宮 | 人生果然還是要這麼過才有趣。呵呵，雖然我沒辦法擔保你的未來。

松本 | 我也是啊！可別跑來跟我說「都是你害的」喔！

雨宮 | 嗯，雖然絕對不可能擔保，但至少人們該瞭解另一種生存方法。有人稍微受到挫折，例如上班族被告性侵犯時，有些人會自殺對吧？但如果他知道，世上有一個充滿廢人的白爛解放區時，或許就不會這麼做了。還有，不管你要不要換一種生活方式，建議還是該多參加素人之亂的遊行。我想以日本的條件，想參與自由度這麼高的遊行恐怕不容易。高圓寺是日本最自由的解放區，同時也是日本最危險的場所。

松本 | 最危險的場所！？（笑）

雨宮 | 這裡的故事一定會在歷史留下一頁的。素人之亂會名留青史，一起創造這種選舉，一起辦過這種遊行的人，都是歷史的見證人。

松本 | 太離譜了啦！不過也是真的！希望這本書能成爲一部造反聖經！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素人之亂聖彼亞酒吧）

# 松本哉年表

一九七四年：  
零歲

十月：生於東京都世田谷，之後搬至江東區的白爛貧民街。

一九八〇年代前半：  
小學時期

小學時期熱愛破壞附近國宅的公寓，把壞心的鄰居阿姨關在建築物裡之後隨即落跑。擔任班級路隊長時帶領同學前往公園遊玩，導致全員曠課。「筋肉人」流行時，為了取得限定版款式，召集玩伴搬來巨石一舉砸破扭蛋機。幾乎每天都被老師或附近的阿婆痛打。平時喜歡在空地打棒球（證明了雖然是笨蛋偶爾也是能學會某些技能），以及在雜貨店或附近小工廠閒晃。

一九八〇年代後半至  
一九九〇年代前後：  
國高中時代

目睹天安門事件、柏林圍牆倒塌、泡沫經濟瓦解……等歷史大事，年少心靈深受影響，心想「我也想上街鬧一鬧」，結果什麼也沒搞懂。國中時受搖滾樂團BOØWY感召購買吉他，為了買音響進搬家公司及鐵路公司打工。高中時跑遍滾石樂團、艾瑞克·克萊普頓、史密斯飛船演唱會。使用可隨意搭乘普通列車的青春十八車票遊玩各地，愛上貧窮旅行的滋味。

一九九四年：  
十九至二十歲

四月：就讀法政大學。發現大學校園充滿許多奇人異事，大吃一驚。加入最白爛的社團——野宿同好會。

五月：前往本栖湖遊玩，因不想支付出租橡皮艇的費用，擅自逃離安全範圍，結果遇上暴風雨，受困四小時後奇蹟獲救。

一九九五年：  
二十至二十一歲

十二月：成為野宿同好會會長。舉辦現場集合、現場解散的天安門廣場合宿活動，淑女車一百小時持久競跑賽等白爛活動。

一九九六年：  
二十一至二十二歲

八月：中國旅行途中，差點在西安被搶匪砍死。又穿T恤、拖鞋攀登三千公尺高山，走到雙腳流滿鮮血還感冒，留下傷痕累累的旅程回憶。

十月：為了反對窮酸的法政大學竟然想蓋漂亮的時髦大樓，進行「市谷再開發計畫」之愚行，創立「守護法政貧窮風氣之會」。

一九九七年：  
二十二至二十三歲

一月：為呼籲貧窮人起義，創辦「貧窮人新聞報」。

一至二月：騎小綿羊機車至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旅行，在零下三十度的環境下自炊、露宿，差點沒凍死。

四月：因為反對學生餐廳漲價二十圓而舉行集會。當時法政大學的窮學生很多，約有一百數十人集結，最後闖入餐廳引發大混亂。

七月十九日：愛知大學創立「守護愛大貧窮風氣之會」。因為守護貧窮之會已擴展至兩個學校，雙方決定結合為全國性組織「全日本貧窮學生總聯合」，簡稱全貧連。

八月：前往西伯利亞和蒙古旅行。在海參崴遭黑道追逐；在蒙古的草原及戈壁沙漠效仿游牧民族走遍天涯，卻飽受食糧不足之苦；搭便車進入中國國境時遭解放軍逮捕，留下了許多不美好的回憶。

九月二十四日：因為聽聞日本欲與美國強化軍事同盟，為了懲罰他們，前往當時位於六本木的防衛廳前進行火鍋抗爭，稱為防衛廳前火鍋集會。



十一月：於學生版法政大學校慶時舉辦「豆芽菜大胃王競賽」。  
十二月：參加野宿同好會舉辦的環繞東北一千五百公里淑女車大賽。十天後騎完全程，勇奪第三名。

一九九八年：  
二十三至二十四歲

四月二十三日：第二屆防衛廳前火鍋集會。  
五月十二日：中央大學成立「守護中大貧窮風氣之會」。  
五月二十七日：於法政大學舉辦五二七窮人總掘起集會。在校園升起巨大營火，一群人喝醉後變成暴民狀態，衝入新校舍的工程現場搗亂。  
六月十六日：在校園擅自兜售啤酒，造成許多爛醉如泥的學生出現於校園內。人稱啤酒祭抗爭。

六月二十六日：在黑心學生餐廳前面販賣「超廉價一百圓咖哩飯」，三百五十份秒殺售完，打得學生餐廳連吭都吭不出聲來。人稱咖哩飯抗爭。  
九月二十八日：為了抗議法政大學多摩校區在夜間不准人員進出，前往占領多摩校區，並徹夜舉辦火鍋大派對。可惜聚集的人數太少，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連路過的警衛員都沒多搭理。人稱多摩火鍋鬥爭。  
十月三日：進行山寨版校園開放日活動。因認為校園開放日是校方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以便吸引更多學生的爛活動，於是帶頭在當天穿上西裝，設置假報到區，印製假傳單，告訴考生：「最近本校的就職率年年都在下降！」、「本校的強項就是學生運動！」結果學弟妹們全信了！  
十月七日：早稻田大學成立「守護貧窮之會」。名校早稻田的笨蛋窮學生們終於站起來了！為慶祝本會成立，於早稻田校園內舉辦火鍋集會。

一九九九年：  
二十四至二十五歲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號召眾人把火鍋、暖爐、書架、冰箱、電視等家具都帶進校園，展開為期十天的大派對。回家途中的學生們紛紛加入行列，造成一股風潮，最後連教授都混進來一起喝酒。人稱市谷解放區鬥爭。  
十月二十二日：ICU（國際基督教大學）的學生突然覺醒，成立「把ICU搞成窮學校之會」。  
十一月十三日：首度在街頭示威遊行。其實搞不大清楚狀況，總之就是一群窮人跑來大鬧神樂坂的活動。人稱「把神樂坂搞到窮兮兮」遊行。  
十一月：參加學生版法政校慶。舉辦納豆大胃王大賽。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四日：市谷解放區鬥爭。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又來一場縮在暖桌內煮火鍋，喝到醉茫茫的激烈抗爭。人稱市谷解放區鬥爭。  
二月五日和九日：分別舉行第一和第二次的反對廢除夜間部暖桌抗爭。主要訴求為反對廢除夜間部的主張，在校方的交涉窗口辦公室前設置暖桌，舉辦大派對。窗口的業務機能因此中斷。  
三月六日：再度進行同樣的抗爭，被校方警告「若不迅速撤離暖桌就會受罰」←（很白痴的威脅語句）。為表示反抗，再度舉行暖桌集會。  
四月二十三日：惡名昭彰的石原慎太郎連任東京都知事。為阻止石原進入都廳上班，決定舉辦都廳前火鍋集會，結果只看到石原的臉一秒鐘，他就轉身進去了。  
四月二十六日：為抗議二號餐廳禁菸之措施舉辦集會，共號召兩百名以上學生，抬著假神轎衝入黑心二號餐廳。  
六月十七日：自主講座「法政貧窮大學」開校。第一回講座題目：「窮大



學是什麼？」

六月二十二日：武藏大學貧窮推進委員會成立。在武藏大學舉辦火鍋派對，許多的笨蛋武藏大生都前來參加。

七月十日：因校方再度舉辦噁爛的校園開放日，只好在車站擺設「今日的校園開放日因陰雨取消」告示牌，考生看到後紛紛轉頭回家。人稱粉碎校園開放日行動。

七月十七至十九日：全貧連全國大會。各校代表為爭取總部頭銜，舉辦皇居外護城河游泳大賽。

九月二十四日：再次舉辦啤酒祭抗爭，在校區內販售五百罐以上的發泡啤酒，造成校園出現大批的酒醉學生！趁著酒意還煽動眾人模仿李小龍的《龍爭虎鬥》，闖進校長室大鬧！

十一月八日：因校方舉辦「禁止於校內張貼傳單說明會」，號召大批學生衝進會場搗亂，說明會被迫中止，傳單禁令也因此凍結。在同一天，校方公布了「松本哉譴責處分」，罪名為

擅自陳設暖桌飲酒作亂。

十一月：參加學生版法政校慶的「菜頭大胃王大賽」。這屆的大胃王冠軍由夜間部的貧窮送報工讀生奪下，成為貧窮王世界冠軍，令人心生唏噓。

十二月十三日：再度展開校園暖桌抗爭，向校方表達不畏處罰的堅強意志。

二〇〇一年：  
二十五至二十六歲

四月十四日：舉辦第二回法政貧窮大學講座，講題：「學生的本分是什麼？」

四月十八日：舉辦第三回法政貧窮大學講座，講題：「超推薦：貧窮大學生活祕技大公開」

四月二十一日：因為校方蓋的二十七層樓全新校舍完工，於是號召眾人在一樓入口大廳擺設榻榻米，舉行大派

對，嶄新的校舍立刻染上貧窮風氣。

四月二十七日：舉辦第四回法政貧窮大學講座，講題：「不願認真過活有什麼錯？」

五月三日：參加於日比谷公園舉辦的保護憲法集會。事前聽說將聚集一萬人，因此心血來潮想去看看，結果一去之後發現，果然是場無聊的活動。在會場閒著沒事幹，跑到會場外看到正在叫囂的右翼宣傳車（整車塗黑，大聲播放演歌或軍歌那種），於是大喊：「混帳右翼很帥嘛！」眼前立刻出現許多貌似黑道大哥的人，逼不得已只好大幹一場。最後被主辦團體慘釘！

五月二十五日：手工DIY攤子完成，開始在法政大內販賣黑輪。

六月二十三日：啤酒抗爭again！賣出八百罐。

七月十三日：再度遭受處分，停學一個月。事由為在校園販賣啤酒引起騷動。

十二月十九日：因為校方不肯出面交涉漲學費的問題，在教職員辦公室前烤起伊豆魚乾，以猛毒惡臭燻出裡面的行政人員。人稱伊豆魚乾恐怖攻擊。

二〇〇一年：  
二十六至二十七歲

三月：法大畢業。明明不大常去上課，卻莫名其妙獲取大量學分，被校方強制畢業。因為不服氣，雖然自己也覺得差不多該離開校園了，隔月卻還是以通信大學的名義再度入學。當時因心中怒氣拒領畢業證書，但校方卻非給不可，在盛怒之下一舉將證書撕毀，丟進垃圾桶。

八月三十一日：舉行新宿站東口貧窮人集會。集會時，附近的大樓正好發生四十四人死亡的火災事故，結果因為在站前設置「窮人大反亂」的橫布條，且在那邊煮火鍋，事後被刑警誣告縱火。

九月二十一日：法大的理事會總長清成、早稻田的總長奧島、歐力士集團的會長宮內等學界、財界的重要人士齊聚法政大學開會。率領群眾衝入會場潑灑油漆，造成與會人士陷入極度恐慌。人稱法大油漆事件。

十月：分別在新宿站前、高圓寺站前、中野的SUNPLAZA購物中心前舉辦貧窮人集會。搞笑藝人、街頭搭訕





二〇〇二年：  
二十七至二十八歲

達人等白爛逗趣的傢伙大量聚集。

十一月：在大久保站前舉辦窮人集會。擅自在教會腹地內舉行派對，對前來阻止的警察說：「我們是教徒，不要來打擾我們的儀式！」結果還真的說服了對方。到底有哪間教會會辦這種大派對呢真想問警察。

十二月二十四日：於新宿南口舉辦粉碎聖誕節集會，明明就在橫布條上寫著大大的「殺死聖誕老人！來煮馴鹿火鍋！當掉聖誕禮物！」字樣，卻還是有路過的女孩子以為是在辦聖誕派對，最後大家還一起唱起聖誕歌，成了一場非常狀況外的抗爭集會。

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新宿ALTA百貨公司前舉辦跨年倒數集會。

一月十四日：因二〇〇一年的法大油漆事件遭逮捕。傍晚回家時，突然被一位常會在警匪劇看到的那種長風衣男子，從背後拍肩膀，說：「你就是松本吧！知道我是什麼人吧？」然後從口袋裡掏出拘捕令來。合理推測那個男的應該是看太多日本著名的長篇警匪劇《向太陽怒吼》了吧！

一月十四日至二月二十六日：快樂的築地警察署生活。六人房。同房過的人有黑道、詐騙集團、色情狂、街友、遊藝店店長、毒販、非法滯留的外國人、殺人犯等，簡直是人才的寶庫！大家彼此交換生存祕技，每天都笑到肚子痛。拘留所看來根本就只是客人比較兇的青年旅館而已。

二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三十日：悠閒的東京拘留所生活。單人房。暫時離開喧鬧的都市，平常不讀書，忽然也難得地沉浸於書香之中。跟其他房的犯人偷來暗去，挑戰自己釀酒，度過了充實的每一天。

二〇〇三年：  
二十八至二十九歲

五月三十日：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緩刑三年」。再度被放回塵世中。

七月：遭法政大學撤銷學籍。

八月：貧窮人新聞（街頭版）第二號發行。

九月至十月：在高圓寺、高田馬場、新宿南口、原宿、東京站、新橋站前等地舉辦窮人集會。

十一月十五日：於池袋站前舉辦「粉碎『守護者天使』集會」。目的在於懲罰一大群化身為警察走狗的假街坊巡邏隊。結果沒遇上他們。

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辦「不出來鬧不行！世界恐慌倒數集會」。因當時股價暴跌，決定辦一場惡搞性的大派對，以煽動混亂氣氛。地點是新宿站南口。

十二月二十四日：舉辦粉碎聖誕節集會。

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新宿站前舉辦大恐慌集會。趁著跨年之際煽動群眾。

六月二十七日：於新橋SL廣場舉辦火鍋集會，讓路過的上班族拿起大聲公大罵上司。

八月二日：於大阪道頓堀舉辦火鍋集會，在戎橋上舉行街頭大派對。一群白爛的關西人在此聚集，最後還有人跳進道頓堀運河中，遭警官怒罵。

九月二十六日：別府昇先生（名古屋人，生前在宅急便公司上班，卻領不到薪水，最後衝進公司用瓦斯自爆死亡）葬禮。他實在是太猛了，雖然不認識他，但仍決定在新宿ALTA前擅自舉行他的葬禮。但最後還是搞得和平的街頭派對沒什麼兩樣。

十二月二十四日：再度粉碎聖誕節！六本木Hills大廈火鍋集會，結果被數百名警官徹底鎮壓。

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辦「請讓窮人在世上盡情放肆！」遊行，從新宿走到大久保，白爛窮人們紛紛上街大喊：「有錢人都給我滾出來！」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新宿ALTA前煽動前來參加跨年集會的群眾作亂，最後大家太High，趁勢率眾占領半夜的山手線電車，在車內舉辦大派對。

二〇〇四年：  
二十九至三十歲

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次放鴿子遊行。以「粉碎充斥商業主義的聖誕節」為由申請遊行，宣稱會有數百人集結，結果「大家都臨時有事」，幾乎沒人到場。在那待命的數百名鎮暴警察聞到發窘。事後遭警方嚴厲斥責。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放鴿子遊行。以「反政府遊行」名義申請遊行，依舊宣稱會有數百人參加。事前遭警察警告：「哼！你們這群小子，

上次故意放鴿子，這次肯定要傾巢而出了吧！你們的伎倆都被我看穿了！」結果到了當天，大家都「突然不想去」，又空留了現場幾百名的警察待命。警方暴怒。

二〇〇五年：  
三十至三十一歲

四月：北中通居民小笠原瓊太正式開設網路電台「素人之亂」。

五月：與友人山下陽光於高圓寺北中通開設了中古衣、二手貨的店舖，稱為「素人之亂一號店」。地板鋪上人工草皮，店舖後方設置收音機錄音間兼酒吧。是一間很不得了的店。

六月：租借到附近停止營業的蔬果店，由山下陽光開啓素人之亂二號店。該店舖租金異常便宜，不用押金禮金，每月只要六萬日幣。

七月：在店舖的附近有個中國人開了按摩店，被託付幫忙寫招牌的任務，於是擅自寫上「素人之亂三號店OX按摩」（三號店誕生）。這位中國人店長的頭銜是哲學博士兼醫師，在荻窪教美國人打太極拳，常自豪地說：「我的氣功能把人震到半空中。」卻以「太危險」為由一次也不肯表演給大家看。

八月：一號店關閉。二手店四號臨時店舖開始營業。

八月二十日：因反對腳踏車拖吊規定，舉辦「還我腳踏車遊行」。在兩輛重卡車上進行樂團表演，完成了一場盛大的奇特遊行，讓高圓寺及中野一帶陷入大恐慌。

九月二十三日：附近的化妝品店歇業，二手店再度復活。正式成立「素人之亂五號店」。

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因為五號店成立，四號店店舖空了下來，正好利用空間開了為期一個禮拜的居酒屋！（四·五號店）

十二月二十四日：於高圓寺站前舉辦粉碎聖誕節集會。超巨大火鍋登場！在站前以大音量放送任天堂遊戲的背景音樂。

二〇〇六年：  
三十一至三十二歲

二月：三人遊行。這是場為了向警察表示誠信的遊行。一路上完全遵守大人的指揮，走完阿佐谷到高圓寺的遊行路線。

三月十八日：PSE法反對遊行。

三月二十五日：反對PSE法，新宿站前大集會！

三月：於跳蚤市集和二號店店長山下陽光結識的本田氏，因為沒事到北中通玩，突然說：「真好，真想也開家店。」於是六號店（二手衣店）開始營業。

四月：二號店因改建工程關閉，只好到附近的吾妻商店街臨時避難，化身七號店。



二〇〇七年：  
三十二至三十三歲

四月：五號店的營業額一落千丈，每月赤字，陷入經營危機！於是決定揮霍全部財產，擴大營業，在五號店對面設立了專賣大型家具、家電的無人販賣所。稱之為八號店。船到橋頭自然直呀！

六月九日：附近的搞笑藝人「野良睡呂」開始了素人之亂系列的第一個飲食店，素人之亂SEPIA，九號店。

六月中旬：九號店SEPIA只在晚上營業，為了善用空間，一個在PSE遊行時認識、綽號ICON的女生決定在白天經營「素人咖啡」。平時白天閒來無事的傢伙們終於有了一個落腳處了。

九月：「我要免錢房租」起義。由電音車做前導，後有神轎、移動式客廳壓陣，將中野至高圓寺一帶化為白爛空間。

十月十五日：暫時移轉到吾妻商店街的山下陽光回到北中通，開始經營十號店「シランプリ（裝做不知道）」。吾妻的七號店則由山下的夥伴NOBU持續營業，並將店名改為「GON」。

一月一日：搶錢大作戰。為了逆轉冬天買氣低下的情形，將五號店的週轉金五十萬投入史上最大投資。動員所有店員，從除夕夜的深夜開始排隊，搶購正月初一發售的大型連鎖家電行Big Camera福袋，以求獲取便宜家電來充當二手店商品。這是場攸關生死的鬥爭。結果卻作戰大失敗，財產剩四十五萬。

三月七日：沒錢的閒人開始騷亂了作戰會議第一發。在九號店SEPIA，與成田圭祐、易路科門斯先生一起舉辦脫口秀。

三月二十一日：十一號店浦野商店開幕。素人之亂終於擴展到了隔壁站的阿佐谷。浦野商店也是家二手店，店名的由來，是因為碰巧撿到寫著「浦野商店」的招牌。

三月三十日：沒錢的閒人開始騷亂了作戰會議第二發。在附近的咖啡店India Summer舉辦第二次活動。活動中加入了DJ及Live演唱，會場飄散著不安穩的空氣。

四月十五至二十一日：地方統一選舉。杉並區議會議員競選活動期。

四月二十二日：投票日。以一千零六十一票慘敗。

五月：成為北中通商店街會的幹部。

六月：筑摩書房的井口先生很大膽地邀約出書。

九月：紀錄片《素人之亂》（導演中村友紀）完成。十六、十七日在飯田橋及新宿上映。

十月：遠征名古屋。在名古屋市中心「榮」的街頭展開飲酒派對。

十一月十日：大阪新世界火鍋集會。在通天閣下舉行，果然是民風開放的新世界，反應非常好，附近的烏龍麵店還借我們廚房，附近的人也大批聚集，大家喝得非常高興。

十一月十一日：在大阪新世界的酒吧放映《素人之亂》。

十一月十七日：在札幌市內的活動空間「ATTIC」放映《素人之亂》。

十二月：德國登陸作戰。在漢堡、科

隆、勒沃庫森、弗萊堡、柏林等五都市舉辦共計六次的《素人之亂》上映會，順便參加柏林等地的遊行。遊行現場煙霧彈、煙火、石塊、油漆彈、催淚瓦斯飛來飛去，還被警察追逐毆打。德國的警察超強。

十二月二十四日：粉碎聖誕節集會再登場。在新宿東口廣場進行火鍋集會。現場並播放德國的遊行影像，整個氣氛感覺很不像聖誕節。

二〇〇八年：  
三十三至三十四歲

二月：十二號店開張。這是個綜合型的空間，可舉行電影或脫口秀等活動。

二月十五日：素人之亂12號店開張派對。

三月二十二日：《素人之亂》在「夕張國際夢幻電影祭」上映，趁機跑了一趟北海道。

四月二十六日：《素人之亂》京都上映會。

四月二十七日：《素人之亂》大阪上映會。

五月一日：素人之亂勞動節遊行。一場對勞動沒興趣的傢伙們的慶典。

五月四日：參加仙台勞動節活動。

五月十六日：下北澤白爛集會。

六月十三日：本書在日本發行。

六月十九日：下北澤站前游擊式電台放送。先是擅自在下北澤站前廣場舉辦出書紀念會，然後又擅自使用站前麥當勞的無線網路放送網路電台節目。因為擺了一張桌子在店前面轉播，遭到麥當勞店長怒斥，沒辦法只好買一個漢堡打發他走。店長走回去時，咬下漢堡的我正好不自覺地喊出一句「好難吃。」店長霎時回頭，以眼神殺死了我。

六月二十日：第二次出版紀念會，於高圓寺書林茶坊與毛利吉高教授對談。

六月二十一日：第三次出版紀念會，於墨田區的美術空間「現代美術製作所」與一路口門子先生對談。

六月二十四日：第四次出版紀念會，於新宿「Naked Loft」與廢人聯盟、小川徹雄、成田圭祐等人展開窮人對談。

七月：北海道洞爺湖G8高峰會。我原本對高峰會（掌管世界的惡人會議）一點興趣也沒有，但是聽說世界上的笨蛋們會以反對G8為由聚集在北海道，我就跑去湊熱鬧了，結果一下子就認識了世界各地的超強夥伴。（G8萬歲！）

七月十二日：一路口門子在G8遊行時遭逮捕。為了拯救他，緊急趕回高圓寺舉辦「乖寶寶一路口門子遊行」。來參加的人都很高興找到了一個可以大鬧一場的藉口，每個人都口口聲聲

地說：「他沒什麼好擔心的啦！」一路口門子事後表示因無法參加這場遊行而感到十分懊悔。

八月二日：於松山舉辦《素人之亂》上映會&笨蛋交流會。

八月三日：於廣島與増山麗奈對談。

八月六日：於橫川電影院廣島舉行電影上映會，之後又於詭異唱片行SHAREVAR!舉辦狂亂派對。

八月九日：於福岡Kego公園舉行《素人之亂》上映會。

八月十一日：於熊本舉行《素人之亂》電影及書籍出版紀念會。

八月十四日：於奈良市中心舉辦「反對觀光人潮遊行」，並在站前大肆開喝！

八月十六日：「大阪閒閒沒事幹」遊行，路線為新世界和難波車站附近。

八月二十一日：名古屋《素人之亂》上映會。

十一月十四日：第二本著作《貧窮人大反亂》由Aspect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十六日：素人之亂大阪店開幕紀念會。

十二月五日：《素人之亂》於香港上映。

十二月二十五日：東京無政府主義者資訊報「TOKYO沒什麼大不了」創刊。

二九年：  
三十四至三十五歲

一月一日：於新宿東口的Gucci果敢地舉行「新春·人體毛筆」活動。用頭沾墨水後在超巨大的白紙上寫毛筆字。之後順便舉辦搗糯米大會。

四月《素人之亂》韓國版發售。莫名其妙狂賣了破萬本。保守媒體大批判&開放媒體大誇讚。受到本書影響，愈來愈多驚死人的行動及店舖出現在韓國。



二〇一〇年：  
三十五至三十六歲

四月：於韓國首爾舉辦出版紀念會。  
四月二十六日：於NAKANO舉行高圓寺起義活動。於中野「heavysick ZERO」進行脫口Live秀。  
五月三十日：受邀至京都清水寺參加御本尊御開帳紀念集會。這天是坂上田村麻呂一千兩百年忌，與雨宮處凜進行對談會。（行程相當多樣化的一天）  
八月二十一至二十四：舉辦「沒什麼大不了嘉年華會」，第一場活動是開闢山路，超DIY活動！  
十一月中旬：素人之亂野方店「二木商店」開幕。  
十一月末：德國作戰。受位於柏林劇場的「HAU」之邀到德國舉辦上映會及座談。  
十一月末：韓國作戰。被捲入神祕的論壇集會。  
十二月上旬：巡迴北京→武漢→香港的窮人根據地。

一月一日：於新宿ALTA前廣場再度舉行「人體毛筆」活動。新宿東口派出所的新人警官發瘋亂打人！本人負傷。  
一月十日：於長野舉辦JIROS搖滾秀。  
二月二十七日：舉辦「反對新宿警察高圓寺搖滾秀」遊行。  
四月六日：於韓國西江大學舉辦火鍋集會，在校園和衆人大開趴。  
四月十五日：於高級住宅區田園調布站前舉辦游擊式電台直播。結果受到諸多富人的「殷切照顧」。奇襲攻擊完全失敗。  
四月十七日：於阿佐谷舉辦白爛晚餐秀。素人之亂系列的新興勢力「龐克搖滾工會」舉行Live演唱會對阿佐谷LOFT百貨造成了破壞，使店家暴怒。另外也有一場晚餐秀遊行於高圓寺至阿佐谷一帶舉行。  
五月一日：高圓寺勞動節遊行。遊行中的站前Live演唱太激動，造成商店街會長大發瘋。為了賠罪，只好幫忙籌備八月中旬的中元節盆舞活動。  
五月十三日：高圓寺站前廣場游擊電台直播。

五月二十七日：下北澤站前廣場游擊電台直播。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於長野JIROS Big Mountain舉辦「沒什麼大不了嘉年華2010夏天恐慌會！」  
九月三十日：入境韓國遭拒！受首爾市的團體之邀演講，結果竟然在仁川機場被禁止入境！當天被關進拘留所後隔天遣返。後來聽說是韓國政府誤以為我要去當時正在韓國舉辦的G20高峰會鬧場。事後韓國媒體發出誤報「日本的暢銷作家入境被拒」，演變成一個大新聞。  
十月十一日：五號店分店素人之亂三河屋於新高圓寺開張。  
十月十七日：又是五號店分店素人之亂越後屋於西荻開張。  
十一月一日：素人之亂十六號店「沒什麼大不了BAR」開張。  
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一日：法國大作戰。與高圓寺的瘋狂樂團們一同巡迴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高圓寺的牛鬼蛇神前進歐洲，徹底瓦解日本人的勤勉認真印象！也在柏林市中心舉辦火鍋集會。

十二月二十四日：釜山登陸作戰。為了測試是否能順利入境韓國，從福岡悄悄坐船到釜山，成功。

二〇一一年：  
三十六至三十七歲

一月二十八日：新春，於素人之亂十二號店舉辦「核電廠好危險喔集會」。這是場睽違已久的超認真活動，想不到兩個月後核電廠真的大爆炸！一切都是偶然……  
二月十四日：埃及革命成功祝賀會，與騷動學者一路口門子在沒什麼大不了Bar進行大酒宴。  
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巴母莎姆海盜團於東京、長野、京都、大阪舉辦騷亂Live演唱會。  
三月十一日：大地震、大海嘯和核電廠大爆炸，日本陷入大恐慌。看到核電廠爆炸的瞬間，心想：「慘了！這



下真的沒命了。」一度放棄二手店經營逃離東京。可是四天後發現自己的財力已達界限，沒辦法只好回到高圓寺繼續開店。

**四月十日：**於高圓寺舉辦廢核遊行，是素人之亂發起的「廢核遊行」系列第一彈，也是福島核災後的首度巨大遊行，竟然有一萬五千人參加！

**五月七日：**於澀谷再度舉辦廢核遊行，再度聚集一萬五千人參加！

**五月下旬：**台灣作戰！前往台灣的笨蛋窮人據點「直走咖啡」及台南市等地舉辦活動及大宴會。

**六月十一日：**於新宿ALTA前舉辦廢核遊行，竟然有兩萬人湧入，徹底癱瘓新宿東口站前廣場。

**八月六日：**銀座東京電力本社前舉辦廢核遊行，參與人數約五、六千人。

**九月七日：**於阿佐谷舉辦廢核遊行。因為覺得偶爾還是要來場輕鬆的遊行，於是與山下陽光祕密協商，暗中策畫了一場完全沒人知道的廢核遊行，參加者人數六人，創下新低。

**九月十一日：**於新宿再度舉辦廢核遊行，共一萬人參加。

**九月十六至二十八日：**釜山作戰。於釜山的窮人據點「AGIT」舉辦一連串的工作坊活動！台灣和香港的笨蛋夥伴們都前來共襄盛舉，每天一邊狂飲韓國燒酒，一邊舉辦「窮人國際會議」。

**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參加發生於紐約的美國窮人起義「占領華爾街活動」

**十一月十三日：**東亞窮人大宴會。從香港、韓國來的白爛窮人們聚集於高圓寺，邊喝酒邊討論彼此的貧窮近況。

**十二月九日至十一日：**「沒什麼大不了嘉年華2011」，在冬天的深山裡忍受嚴寒，舉辦瘋狂派對！

二〇一二年：  
三十七歲

**二月：**《素人之亂》台灣版上市。

## 結語：窮人可是不會乖乖聽話的！

給讀到這裡，學得數不完的無敵作戰，充滿未來希望的諸君們——

雖說是「結語」，我才不會寫些「謝謝你讀到最後」之類的噁爛屁話。對今後要在世上任性生活的我們而言，講客套話只會害我們成爲一個虛偽的人類罷了！如果你有空在那邊學人知書達禮，倒不如在最後一刻，一起來想想下一場作戰才是！

其實我現在人在德國柏林。怎麼跑這麼遠來？因爲記載了高圓寺北中通及素人之亂遊行、選舉騷動等影像的紀錄片電影《素人之亂》（導演：中村有紀。電影片名真是一點也不拐彎抹角）正在德國各地巡迴上映中。

爲了散播革命火種，我親自跑到這裡。

特映會在柏林、科隆、漢堡……等地舉行，我在這些城市漫步，赫然發現德國的街道充滿許多勁爆空間。不管去哪都有免費入場的娛樂場所，莫名其妙也就會有免錢的飯可吃，也有地方住，甚至有些地方，連警察都無法進入。就算是鄉下小鎮，也有放蕩的夥伴在那創造自由據點，街上隨時都有神祕的傢伙在那晃來晃去。

特別是柏林，有許多人們任意占據巨大建築物的行動，令人嘆爲觀止！市中心有個叫「酷比」的大城堡，德國的隨興傢伙們多集結於此，地下室及一樓設有好幾個Live空間及酒吧，上面樓層則供人居住。我在參加當地的一場遊行後，光臨那棟建築物，看到裡面人聲沸騰，硬龐克樂團拚命彈奏駭人樂曲，大家都很High地吶喊：「警察敢來就把他們揍扁！」

這裡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穿皮夾克，一群看也沒看過的凶神惡煞，剛參加完

遊行，很亢奮地在那裡狂歡。我心想，酷比真是個可怕的地方。沒想到隔幾天再去時，卻聽到一般流行歌的樂聲，進去一看，美麗的女主唱正在那開演唱會，一旁則是幾個素食主義者正悠閒地吃著蔬菜，整體氣氛完全不同，不愧是任性的人們打造出來的隨興場所！

外觀也很棒，整棟建築物遍布著人們亂噴的油漆，牆壁上還裝有一個看起來像自由女神像脖子的東西，總之看起來氣勢駭人。後來聽當地人說，這裡是人們擅自占領的廢棄建築，房租免費。雖然最近來自於政府的壓力愈來愈大，但人們依舊頑強地待在這裡。嗯，真是群能幹的傢伙！

看看他們，再回頭望望現在的日本……

加免錢班？網咖難民？雇用會計師幫自己節稅？路上抽菸要罰款？過勞死？憂鬱症？在鳥不生蛋的郊區用三十年貸款買房？阿公阿嬤很高興地花光遺產買塔位？喂！等等！你們是笨蛋嗎？還要繼續在這樣的日本當乖乖聽話的好寶寶嗎？德國都已經進步到這種驚人的地步了，真他媽的畜牲！我們怎能落人之後？就是現在！一起在日本打造出數不清的「酷比」吧！

酷比的文化水準太高，想達成很困難？沒關係！我們擁有比世界各國傻上數倍的白爛文化！一定能創造出更厲害的東西的！別再遲疑，從現在開始，馬上去著手打造一個驚世駭俗的無敵解放區吧！

喔喔！太棒囉！沒錯，盡情瘋狂吧！盡量嘶吼吧！！！！

咳咳，嗯，好了好了，大家冷靜一下。

是說……創造一個可以自由生存的場所或條件固然很重要，但就算你突然跑去跟警察對戰，突然跑去占領大樓，恐怕也無法獲得夢想中的「酷比」的。

我的結論是，  
從日常生活中盡力爭取空間，  
實踐自己喜歡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啊！

討厭自己的工作，常咕噥著：「這種工作要幹到什麼時候啊？我再三年就不幹了！」結果卻幹到退休的人很多。別再這樣時時刻刻地勉強自己了吧！不放手去做的話，那個充滿解放感的世界是永遠不會降臨的。就像一天到晚誇口：「我家黃臉婆喔？敢不聽話我就賞她兩巴掌！」結果每天回到家都在跪算盤的阿伯一樣。（呃……歹勢，這例子好像不大好）

嗯，總之我想說的是，光想是不會有結果的。「人生，只要一計畫就輸了！」正是此時此刻，這本書的存在將格外具有重要性。讓我們露宿、攔車，想辦法找出個方式來糊口吧！當你學會另一種活法後，有不滿時就能上街發動遊行和騷動，還能出來競選，大鬧街頭。公司把你開除也沒關係，只要跟商店街的人好好相處，就能開間店生活下去，不幸被抓時還有救援聯絡中心罩你。只要你精通露宿技法和攔車術等技能，就沒什麼能難倒你了！你會發現世界上到處都充滿希望！接下來只要轉換一下你的腦袋，悠閒過活就好。如果世上出現愈來愈多這種傢伙，我想多一、兩個「酷比」跑出來也不奇怪啊！

好！既然如此，現在就快點把這本書借給別人看吧！（←這很重要！）放手去做有趣的、白爛的、任誰也搞不清楚你在做什麼的事吧！雖然我不負責你的前途未來，不過那肯定會是個充滿歡樂的明天！

窮人可是不會乖乖聽話的！走著瞧吧！

## 台灣版後記：We are the 99%！

時間過得真快，這書於二〇〇八年在日本出版後，不知不覺已經過了三年半，這次換成台灣版問世了。在這段日子裡，我當然還是製造了各式各樣的混亂，如果一一介紹的話，恐怕又得出另外一本書了。不過既然大家都讀到這了，我就還是稍微介紹一些因本書所造成的騷動吧！

### 西日本巡迴之旅！

書剛出版時，爲了把這本窮人求生祕笈傳播到各地，我策畫了大量的打書活動，首先是在東京都內，於下北澤站前舉辦了游擊式打書集會（還利用麥當勞的無線網路擅自在店門口進行網路直播）。總之就是以書爲名發起了各式各樣的騷動。

打書愈打愈有趣，於是我們又計畫到其他城市擴大宣傳。那時不知道怎麼搞的，日本各地任性的傢伙紛紛出現，一問起各地的白爛夥伴說：「我想去玩，要不要順便來辦些活動？」馬上獲得熱情的回應：「那來辦座談啊！」、「來場上映會吧！」、「來搞個遊行如何？」真厲害。於是西日本之旅也不可不去，花了約一個月的時間走完半個日本。



這段期間我去了京都、松山、廣島、北九州、福岡、熊本、鹿兒島、奈良、大阪和名古屋。所到之處都發生了各種不得了的事。有些地方只是單純地喝酒聊天，也有搭配《素人之亂》紀錄片辦的上映座談，甚至還有遊行。於是我開始明白，其實日本各地真的都是臥虎藏龍啊，神祕傢伙們組成的社群早已到處蔓延。譬如說，四國愛媛縣的松山市有一位護士，有天心血來潮，想在松山惡搞一場什麼，於是就藉著這股不知道從哪來的神奇力量大肆宣傳這次活動。大家本來以為松山是個風平浪靜的城市，沒想到上映座談會那天竟然來了七、八十位觀眾。嗯……真是太猛了。

在廣島時，我們在當地窮人聚集的大本營、一間名為SHAREVARI的唱片行，以及橫川電影院舉辦活動。在熊本與當地網路電台的帝王DJ相遇，在奈良則發動了一場「反對觀光人潮遊行」，大家對著遊客最愛付費進去參觀的東大寺大佛大罵：「喂！你們的錢會不會太多了點！」還有人怒踩鹿屎，頓時令整個奈良陷入恐慌！

接下來則是在大阪辦的「大阪閒閒沒事做遊行」。主題雖然很白爛，但是場面卻異常熱絡，大群笨蛋接二連三地出現在街頭。搞Live House的朋友也出來幫忙籌備遊行，發揮了這群牛鬼蛇神的團結力量！

總而言之，這趟旅行讓我徹底體會了各地白爛社群的無敵潛能。我想距離全日本的窮人聯合起來放肆的日子應該不遠了。有錢的大爺呀，你們能苟延殘喘的時間不多囉！

## 愈來愈多不得了的傢伙 光臨本店！

隨著活動愈辦愈多，也有愈來愈多的人拜訪本店，其中不少人都是看完書後專程跑來的，而且每天都有好幾個。時機歹歹，竟然還有這麼多人願意千里迢迢跑來一睹我的真面目，這可真不得了。而且來的人總說：「我也想要做些什麼。」、「我已經開始在做什麼了。」甚至還有人說：「因為看了你的書，我決定要開麻將館。」真叫人猜不透這位有為青年到底是領悟了什麼？另外還有一天，接起電話那頭便傳來一陣垂垂老矣的乾枯聲說：「我八十歲了，看到你的書深受感動。下次我一定要去找你。咳咳。」實在驚人。

但是這裡卻有個問題。我們開二手店的，營業時間多是白天，而且週六、日正好是最忙的時候。很衰的是來拜訪我的客人，多半都集中在週末，所以我根本沒時間好好地與他們講話，真的很可惜。但總而言之超充奮的傢伙確實一天多過一天，間接也證明了這世界正在甦醒中吧。

倒是有一點想提醒大家，就是若想要真正瞭解在高圓寺出沒的白爛傢伙們，來一、兩天是不夠的。建議起碼要待一個禮拜以上，才能與更多奇怪的人及活動相遇。來得愈久，收穫愈多。

## 韓國版發售！

隨著這本書在日本持續發燒，一家嗅覺敏銳的韓國出版社也找上門來，轉眼間韓文版的翻譯也完成，二〇〇九年四月便正式出版。

當時，李明博剛當選總統不久，是一個非常不像話，滿腦子只懂賺錢的傢伙。以日本來講，就像是自民黨的石原慎太郎一樣，韓國人都對這個總統很頭痛（有錢人除外）。而在這種時局下，韓國政府竟然還企圖輸入美國牛肉，造成社會大眾一片嘩然，民眾紛紛上街抗議，正好就是窮人出來放肆的絕佳時機。有錢人大戰窮人的戰爭一向就不分國界，因緣際會之下，我也用這本書為韓國的窮人軍團加了油打了氣。就這樣，韓文版的《素人之亂》也誕生了！

呃……只是，想幫人加油很好，但仔細想想，本書雖然寫了許多有錢人的壞話，也介紹了很多超白爛的抗議作戰，可是再怎麼想，這些都是日本自古以來的傳統惡搞文化啊！韓國人真的能理解我們的調調嗎？我如果成為日本之恥可就慘了！結果書一出版就佳評如潮，各種報章雜誌都搶著報導本書，形成了一股社會話題。當時剛好有名鎮暴警察因為拒絕當民眾抗議時的警備隊，被抓去關起來，出獄那天，便在記者會上說：「我在獄中每天讀的就是《素人之亂》。」哇！這是怎麼一回事？被關的人真的適合讀這本書嗎！

就這樣，隨著反美牛的示威潮流，韓國也和日本一樣，一個接一個豁然開朗的窮人們，開始了自己的隨興生活！

只是沒想到，以李明博總統為首的地獄韓國保守軍團，竟然展開了攻擊！他們在朝鮮日報（就像日本的產經或讀賣那種超不像話的擁護財閥報）刊登了書評說：「韓國社會可不允許這種惡搞生活！」什麼？真可惡！這種話你們也說得出口？韓國富人軍團的逆襲可不只這樣。當時我常因宣傳活動往返於日本和韓國，想不到某次當我正要踏入首爾的機場時，竟然被拒絕入境！他們甚至直接把我抓去拘留所，隔天再押上飛機回國。喂！太離譜了吧？我是做了什麼壞事嗎？還我機票錢！我一直問機場職員到底是為什麼，他們只冷冷地回我一句：「因為你在黑名單內。」蛤？混帳李明博！這種下三濫的招數你也使得出來？

正在我出口成髒痛罵李明博的時候，不曉得怎麼搞的，這件事竟然在韓國成了一件大新聞，媒體全站到我這邊來一起指責政府「太超過了！」還有媒體搞不清楚狀況，在報導中指出：「我國政府拒絕日本暢銷作家入境！」引起了大騷動。呃……我只是二手店老闆啦，但也多虧了這些報導，讓我的書在韓國更加熱賣，也讓愈來愈多的白爛窮韓國人跳出來說想大鬧一場，這真是個完美結局。謝謝你李明博！（大心）

韓國政府大概怕了，之後我再入境，就沒再受到阻攔。最近我也因參加活動去了一趟韓國，沒想到在釜山巧遇三個韓國女生。她們說：「我們讀了《素人之亂：

日本抗議天王寫給22K崩世代的生存祕笈！》後開了一家咖啡店呢！」當下二話不說馬上跑去參觀，看見一間原本破爛不堪的民宅，在她們的巧手下改造成既時尚又舒適的咖啡店。她們說一整棟的月租才一萬日幣！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她們還若無其事地說：「其實我們沒有牌……」那……呃……這樣也就算了，結果店還開在市政府後面！嘖嘖嘖！按一個讚！明目張膽地挑戰公權的感覺還真不錯。這樣的奇店世界上如果可以多幾間，我們的明天想必也會更加光明！窮人的勢力終於開始在世界蔓延開來了，正當我這麼想時，這次又換台灣要出中文版了。這下子可不得了，台灣的小伙伴們肯定會和我們愈來愈緊密的，哈哈！太有趣了！真令人期待。既然大家都是亞洲鄰國，就讓我們手牽手地大搞一場吧！

## 窮人大鬧紐約！

世界各國的窮人夥伴愈來愈多，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紐約竟然也發生了一場窮人大騷動。一群窮得快被鬼拖去的年輕人喊著要「占領華爾街」，連日逗留在街上舉辦示威遊行及大型派對！他們的訴求內容是「世界上的財富都被百分之一的富人占據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全是貧窮人！」口號是「we are the 99%！」哇！這不正好跟這本書序章裡寫的東西一模一樣嗎？你看！我們的社會果然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在使壞，其他大部分的人都是窮光蛋！而且富人怕矛頭指向自己，總是說：「世上有許多比你更慘的人不是嗎？」笨蛋！誰要被你們洗腦呀？事實正好相反！就算你是中小企業的高幹或大企業職員，也只不過是看起來像富

人的大窮人罷了！大家都是窮人，別再繼續比較誰高誰低了！現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同樣的現象，再過不久，更不得了的事肯定會發生的。

各位窮人們！

世上的富人已經被我們這些窮人、廢人、沒路用卡小、大笨蛋、傻瓜、白痴、流鼻涕小孩、禿頭阿伯、神祕外國人、一天到晚只會睡覺的閒人給完全包圍啦！

這幾年來甚至有愈來愈多的牛鬼蛇神出現，貧窮的白爛傢伙們想擅自亂搞的困難度是愈來愈低了。

再加上福島核災發生之後，大家都開始領悟到，原來自己一直被這群利益集團操縱，再繼續配合他們當奴隸的話，可能連一條小命都要被輻射毒死！這種勾當怎麼還能再繼續幹下去呢？

就這樣，愈來愈多原本乖乖被富人支配、整天過得要死不活的人們，紛紛覺醒了！we are the 99%！大家都來開心地大搞一場吧！